

我與勞動人民

著夫耶達卡·聯蘇
譯 華 靖 曹



新華書店總發行所

我 是 勞 動 人 民 的 兒 子

蘇 聯 卡 達 耶 夫 著
曹 靖 華 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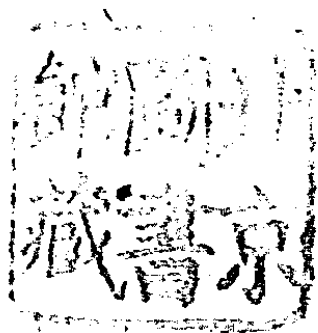
新 華 書 店 察 冀 分 社 翻 印

一 九 四 五 年 十 一 月

譯者序

蘇聯文壇上的「天之驕子」卞達耶夫（Valentin Katsay）於一八九七年一月二十八日，生於烏克蘭的奧得塞。父親是一個教員。一九一五年當志願軍，參加歐戰，在前綫兩次受傷，一次中毒氣。他的創作生活，在革命前即已開始，而專力於文學事業的，却是此一九一七年起。這以後，就不斷的在「赤新地」「新世界」「三十天」等雜誌上發表作品。爲了創作上的卓越的成就，於一九三九年一月三十一日，榮膺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所頒佈的最光榮的「列寧勳章」。

卞達耶夫的創作道路，約可分爲兩期。作爲這兩期的界石的，是他的長篇「時代前進吧！」在這以前，作者對於自己的真正的題材，自己的風格，自己的真正的主人公，可以說還沒有找到。「時代前進吧！」是他剛剛開始摸着這些的腳印。在這以前的作者的作品裏，都流瀉着一種市儈的淺薄、狹隘和孤獨的情調。



805962

這以前的作者，總是在市俗的意識裏兜圈子。

下達耶夫的前期創作的主要的基調，在不同的句子裏重複着：「人生的本身所以美麗而「公正」的，就因為它是人生。」這基調最顯明的，是表現在中篇「父親」裏。這是作者自認為他在一九二二——一九二五年所親自體驗的最得意的作品。這裏寫着一個衰老病苦的父親，在飢寒交迫裏，變賣了自己所有的財物，買東西送給被捕的兒子。捨身的，癡心的探視他，扶侍他，疼愛他。可是年輕少壯、豐衣足食、自私自利、忘恩負義的兒子出獄後，完全把父親忘記了。這父子孰是孰非呢？父親呢？兒子呢？據作者的意見，父子都同樣的是。父親討着飯，無依無靠的要餓死了，可是還完全在替兒子辯護。在作者看來，以為這是全人類の問題，是人類一般的老與少、父與子的问题，是人生的規律。

在「褐色的十字架」裏，寫着一個孤獨的、不幸的、喪失了人生幸福的女子，她決心要自殺。可是偶然翻開了曾經體驗過痛苦與幸福的「褐色的十字架」，就回想起來：「對自己丈夫的愛，嬰兒的死，弟兄的槍殺，飢餓……」一團幸福的，艱難的，警人的，難忍的平凡的人生，都使她想像起來了……於是她明白了幸福，痛苦，愛情，死亡，在人生裏原來都是一樣的啊，在人生裏，無所謂痛苦，也無所謂沒落。她明白地用不着死了……」

在小說「冬天」裏，寫着當心愛的女人走了的時候——「我怎麼辦呢？人本來是不滿足的啊。」

在作者的前期的作品，處處都流露着「人生的本身是美麗的，公正的」。這種哲學的社會意義是什麼呢？這是市儈主義的哲學，是不願改變人生的人們的哲學，是樂天知命的哲學。這些人們對於人生不幸的鬥爭，感到了厭倦，他們只得過且過的享樂人生。他們對於人生的不幸，對於人生的醜惡，喪失了改造的勇氣與信念。

作者在這期的作品裏，不會有過深刻的具、有社會意義的諷刺。他的作品，不會超出淺薄的，皮相的，市儈見解的範圍。甚至在他的有名的諷刺作品「虧公款的人」（一九二五——二六）裏，作者把舉世皆知的具有重大社會意義的顯弱的現象，也變成了「諧謔」。把虧公款的人，變成了無害的傻瓜。這裏寫着莫發科一個機關裏的會計及出納課員，在銀行裏領了一筆款子，給自己機關裏的人員發薪。這兩位就攜款潛逃，過起浪蕩生活了。最初到了列寧格勒，後來到外省去，把錢揮霍完了，回到莫斯科，在這裏受到了應得的處分。

當他們在列寧格勒的「衛生」飯店裏，優遊享樂的時候，有一天，一個人入到他們房間了，那人腋下夾着裝得鼓騰騰的皮包。他一人到房間裏，嚴神的把房

內的陣設環顧了一下，就連着說了幾次「啊哈，」——這麼着的——這麼着的。他請他們原諒他把他們的話打斷了，問了他們的姓名。他們即刻就明白這快樂生活完了，他們想着這美妙的生活還沒有過足，案子可犯了。

後來，當他們曉得這位不速之客，原來是兜售美術出版品的時候，他們的氣兒真是不可以言語形容的！在歡喜中，他們購了他兩份出版品。

作者把他們的虧公款，寫成偶然的，無傷大體的。把他們寫成無害的傻瓜，寫成小孩子似的，自己不曉得幹些什麼才好。作者對這樣的人，認為可以「憐憫」，不必判刑的，認為對他們「叱責」一頓就夠了。

總之，在卡達耶夫的這期作品裏，作者的見解，幽默，辭句，對比，以及藝術的細目，聯想等等——這一切，都限制在狹隘的、市僧的小世界裏。這使作者的作品，受到不少的損害。使他的作品，喪失了社會的意義與力量。作者盡力來擴大自己的視野，克服自己的市僧的偏狹性，接近社會主義的建設。這努力，跨過了長篇『時代前進吧！』（一九二三）直到『孤帆兒閃着白光』（一九三六）出世，作者不但完全克服了市僧的偏狹性，躍進了自己創作的光耀的時代，而且給蘇聯文學添了一顆晶瑩的寶石。

『孤帆兒閃着白光』——是取材於俄國史上的暴風雨時代——一九〇五年的大

革命，這次的革命，對於這部小說的主人公——還在兒童時代的畢迦的印象，是浪漫的，新奇的，而且是驚心動魄的。

當畢迦趕着一輛馬車，從奧得塞回鄉下去的時候，在路上就遇見了一件稀奇的事情，一個從暴動的『波多木金』鑑上逃亡的水兵茹珂夫，爲了躲避後面追來的沙皇的憲兵，突然就跳到他的馬車上。從此以後，這位奇怪的『乘客』——水兵茹珂夫，就和畢迦共同生活起來。同時，還有一位捕魚的兒童加夫里克，是畢迦的好朋友，是這部作品的第三個主人公。

畢迦的性格是浪漫的，可是加夫里克的爲人，却是非常實際，認真，審慎，沈默，而且經歷了人生的冷酷和無情。因爲他們這種友誼關係，使畢迦在加夫里克的影響下，同時又被水兵的神秘的來歷所吸引，他被捲入到革命鬥爭的漩渦裏了；他發現他自己是在一個新的世界裏。他們幫助武裝暴動——運子彈，散傳單，這新世界充滿着勇敢和正義，以及大公無私的事業的思想。被加夫里克所開導的畢迦的這種新生活，毀棄了他已往的空想的浪漫思想，而代之一新世界的和寫於新理想的浪漫思想了。這裏充滿着對於新社會的光明的樂觀的思想。

×

×

×

而使卡達耶夫成爲蘇聯文壇成了蘇聯文壇上的『天之驕子』的，則是他的『

九三七年出版的新的傑作——「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

這作品的結構，非常單純，故事與主題，也非常單純而明澈。這是關於幸福的愛情，關於幸福的命運的小說，而同時，通過了這故事，從側面照耀着蘇聯國防的史詩發展的行程。

這部作品，浸透着烏克蘭的色澤，充溢着俄羅斯——烏克蘭的倒裝語，呼吸着烏克蘭的詩的氣氛。這些，使這部作品與民俗學接近了。在這裏，有民間的詩的傳統的一切成份；有民間的傳統的故事的開展與人物，有烏克蘭的矢志不渝的青年同濃眉的姑娘的戀愛故事，他們的愛情是純真的，堅實的；他們有殘暴的、凶惡的、離開他們愛情的父親；有慈祥的母親；有富貴的，寡廉鮮恥的討厭鬼；姑娘的父親，不讓這一對有情人成爲眷屬，而強迫着把女兒嫁給那討厭鬼……這一切傳統的故事的發展和人物，在卡達耶夫的作品裏，完全充滿着嶄新的，顯赫的歷史的內容，因此，這部作品的手法，是傳統的，而同時也是革新的，新的內容，似乎在對古代的傳統的形式發着微笑。新的主題，依照着新的線索，在那古代的傳統的形式裏發展着。這是全部作品的微笑，幽默的根源。這微笑與幽默交織着巨大的、深刻的歷史內容，創造了全部作品的驚人的光芒四射的氛圍。

這作品的開端，同真正的民間故事的開端一樣。「兵士從前線回來了，」

——這是小說的「開場」。小說的主人公——兵士柯德科從前趕往回走着，幻想着闊別四年多的故鄉的村莊，幻想着久已白首相約的自己的愛人蘇菲亞。

蘇菲亞的父親台加琴科，是沙皇軍隊的事務長，是一個攀高結貴、嫌貧愛富的「真正的敲詐鬼」，蘇菲亞同貧農柯德科的戀愛，他盡力的破壞着。可是一九一七年夏天，台加琴科在羅馬尼亞戰綫上，因為要砲擊不願對德奧繼續作戰而暴動的部隊，被暴動的司令部逮捕要執行槍決了。在槍決前，被押在一座避彈室裏。而担任監視的，恰恰就是他的女兒蘇菲亞的愛人柯德科。他哀求着這老實的兵士救他的命。而且發誓把自己的女兒許給他，柯德科就偷偷的把他放跑了。

歐戰停止了，柯德科回到家鄉裏，就打發媒人到事務長台加琴科家裏求親，村裏已經成立了蘇維埃政權。事務長把一個沙皇的軍官克倫伯，藏匿到家裏，喬裝爲自己的雇農。克倫伯是沙皇的軍官，是地主，是貴族，是「寡廉鮮恥的討厭鬼」。事務長夢想將來蘇維埃政權坍台，舊的統治恢復的時候，當地主把在革命時被農民奪去的財產，重由農民手裏奪回的時候，他好把自己的女兒蘇菲亞嫁給克倫伯。當貧農柯德科打發媒人去求親的時候，事務長百般刁難着，不願意答應媒人，而且對蘇菲亞勸告着，威嚇着，使她直接拒絕了媒人，可是蘇菲亞不聽勸告，也不怕威嚇，她一心一意的愛着柯德科。事務長迫不得已，只有答應了，因

爲無論如何是不能拒絕媒人的。『村裏是蘇維埃政權，請一個媒人且是『鄉約蘇維埃主席』。訂婚了。可是事務長拖延着結婚；他和地主克倫伯等待着新政權的毀滅，等待着在國際武裝干涉者的援助下，恢復舊政權；等待着德國軍隊來，——而且這一定馬上就要來到的。那時一切就改變了：把柯德科和蘇維埃政權一同結束了，就把蘇菲亞嫁給地主克倫伯。

事務長的如意算盤打對了。德國軍隊來到了。柯德科離開了家園，投入到游擊隊裏。他的兩個媒人——布爾塞維克、鄉村蘇維埃主席李梅紐克和布爾塞維克、水手查列夫——都被德國人絞死了。蘇菲亞強不愛以爲愛的在教堂裏同克倫伯舉行着結婚禮。這一切，都按着千百年來的，舊的傳統手法發展着——父親的強迫，憎恨的丈夫。甚至連柯德科帶着手榴彈，駕着武裝了的輕車，實行逃婚，以及劫婚的失敗，這些都不出傳統故事的範圍。柯德科被捕了，被德國野戰軍法庭判決了死刑。現在成了新貴的台加琴科，在柯德科臨刑前，去教訓着他，說他是鴨子想吃天鵝肉，夢想着同富貴的小姐結婚是『想得太高了』。說他『把一切都恢復舊觀了』，確立了『永久生活的秩序』。至於柯德科從前在羅馬尼亞前綫上，曾救過他的命，關於這，他現在連想都沒想到，更想不到現在來救柯德科的會呢，如果這些『惡魔』——德國強盜及其走狗克倫伯之流，不從烏克蘭的領土

上被驅逐出去，這故事也就收場了。這是很合乎傳統的民間創作和世界文學主題的精神的。主題的交點，決定了作品的命運：它將是「傳統的」呢？抑是「革新的」呢？這問題是被「誰戰勝了誰」這一問題所決定的。是烏克蘭的勞動人民戰勝了呢？抑是德國強盜戰勝了呢？這一對「有情人」——柯德科與蘇菲亞的命運，他們的愛情，他們的幸福，這一切都完全全被這一歷史問題的解決所決定的。他們個人的幸福與命運，是骨與肉的同全人民的幸福與命運相關連的。烏克蘭的勞動人民不擺脫了異族的羈絆，柯德科與蘇菲亞是沒有幸福可言的。

德國的強盜軍閥，帶來了奴役和壓迫，帶來了舊制度的復活，因此，也就復活了舊式的悲慘的愛情，復活了悲慘命運的主題。

卡達耶夫的主題，所以是革新的主題的，是在於這主題把個人的幸福，同成千萬萬的人民大眾的幸福、同國家的幸福，表現成不可分離的一體。

在這裏，作者把歷史的真實，赤裸裸的揭示出來了：如果你要想做一個幸福的人，如果你要想愛人和被人愛，如果你要想在這世界上過着人的生活，你就爲着人民大眾的幸福去鬥爭吧，——這是歷史在全世界勞動者而前提供的課題。如果全體勞動人民沒有幸福，勞動者個人是不會有幸福的。這種個人與全體間的聯繫，在歷史中是前無古人的大眾的英雄主義的源泉。柯德科和蘇菲亞，——這一

對在全民族得到解放的喜悅裏成了眷屬的有情人的故事，是蘇聯文學突破了傳統的民間故事的手法，而深刻的獨創出來的新奇的故事。這種獨創和新奇，實際上是蘇維埃的獨創的和新奇的生活的本身所授予的。這種蘇維埃型的「大團圓」，不需要神仙故事中的好事遇魔時的慈悲的「神仙」或「妖術」的解救，也不需要主人公的「神奇的例外的僥倖」，而是在勞動人民解放的鬥爭裏，擺脫了異族的羈絆，粉碎了勞動人民的公敵，在勞動人民幸福的歡笑裏，「有情人」才成了「眷屬」。民間故事的傳統的主題，第一次的成了現實的勞動大眾的主題了。這不但不因此失掉了作品的詩意，反而使作品得到一種嶄新的詩的力量。這是具有深刻偉大的民衆性的。柯德科得到了自己的蘇菲亞之後，更英勇，更堅決，更長久的同勞動人民的公敵——德國的武裝干涉者及其御用走狗們戰鬥着，直到從自己的故土上，把他們驅逐或消滅而後止。他爲着自己的勞動人民的幸福而鬥爭，同時也是爲着自己的和自己女人的幸福而鬥爭。

所以柯德科帶着瘋狂的、不妥協的憤怒，爲着萬衆的幸福而鬥爭着，就是那靜默的、沈思的蘇菲亞，也突然同他一樣，帶着同樣的憤怒而鬥爭着，這憤怒使她的父親都吃驚起來：

「他驚奇的望着她的臉，她的鬍鬚都好像要出在了一。蘇菲亞把自己都忘了。」

她精神錯亂的爲着自己的幸福而苦鬥的。他從來沒有料到她會這樣的。他怕起來了。」

或許有人問道：可是蘇菲亞是爲着個人的幸福鬥爭呢，她的狂憤，是由她個人的刺激引起的。不錯，是這樣的。可是社會主義的力量也就在此。這力量的堅強，就在乎它不曉得個人與社會間的幸福的分。社會主義，也就是萬衆人民的幸福，是他們的個人自身的事情。柯德科的妹妹——十四歲的少女芙落霞的英勇，同柯德科自己，同水手查列夫，同鄉村蘇維埃主席李梅紐克的英勇都是一樣的，他們的堅定，甚至他們不知道什麼是動搖，他們準備着在任何一分鐘內，爲勞動人民的幸福而獻出自己的生命的。在社會主義的勝利裏這種英雄主義，深刻的、緊密的同他們個人的利益聯系着的。

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勞動人民的幸福。有些作品所以是貧血的，無力的，就因爲在那些作品裏沒有主人公個人與社會主義間的緊密的聯系。L·列昂諾夫的「斯庫達聊夫斯基」等，就是顯著的例子。在那裏表現着：人爲了社會主義的鬥爭，就犧牲了個人的幸福與愉快。

這種情緒，完全不是蘇維埃人民文學的主人公的情緒。蘇維埃文學的英雄，帶着滿腔的熱情，呼應着領袖的話：「我們痛快而喜悅的曉得我們人民所流的大

員的血，不是白流的……」是的，他們爲着那秀麗的海濱上，兀立着宮殿似的修養院，在那裏住着勞動者和他們的子弟而流血的！他們爲着勞動人民的生活的尊嚴，舒適，而流血的！他們爲着勞動人民的自由幸福而流血的！這是他們爭取來的，實現了的幸福，這是勞動人民的幸福。因此，在那些表現蘇聯真正英雄的心情與思想的作品裏，這些心情與思想，是不能同現實分割開的。

×

×

×

明白，質樸，透澈，形式的純樸，思想情緒的完整，絲毫不帶裝腔作勢的存樣，也沒有捕風捉影的比喻。——這是真正人民文學的真正特徵，也是卡達耶夫這部傑構所具的特色，這作品的理想，題材，故事，以及全部的線索，都互相團和着，緊湊的交織着，互相間沒有一點牽強。這只有在內部和諧與完整的真正偉大藝術傑構裏才會如此的。在這裏，作品的題材，完完全全的替作品的理想而服務，用作品的全部的開展，來顯示着個人與全體的不可分離的聯系性。作品的整個的氛圍，都貫徹着自覺的愉快，貫徹着個人與社會的有機的聯系的愉快，貫徹着人類史上第一次發掘出來的個人與社會的愉快的聯系，貫徹着作者的愉快。作者敏銳的感覺到這愉快，而且顯明的，有力的把它表現了出來。作者在這裏把自己的命運，同新的主人公的命運聯系起來，這藝術的力量，是顯得十倍豐富而有

力的。

但是，卡達耶夫的這部作品的主人公，不是憑空創造的，他是繼承着俄羅斯民間偉大文學的優秀傳統的，繼承着古典作家果戈里的「達拉斯·布爾巴」等的允榮英勇的反抗外寇侵入捍衛故土烏克蘭的英武精神的。

作者把自己的命運，自己的作品，同民間的英雄聯系起來，他不可免的要同古典文學的優秀傳統相呼應的，因為這些傳統，也就是人民的傳統。對於烏克蘭人民的熱愛，對於烏克蘭的勞動，對於他的歷史，他的天才，他的為祖國而鬥爭的精神，對於他的充溢着詩意的風俗習尚等等的崇敬，——這一切，都貫澈着果戈里的「達拉斯·布爾巴」，同時也貫澈着卡達耶夫的「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

卡達耶夫在這裏所寫的「晚會」，充滿着無限的幽默，同時，對於傳統的風習，表示着無限的敬愛。尤其在「訂婚」，「會親」，和「回拜」等章裏，關於柯德科和蘇菲亞的描寫，使讀者對於烏克蘭得到一種深刻的生動的、如詩如畫的感覺，使讀者深刻的感覺到烏克蘭人民的愉快的、聰慧的、秀麗的音樂般的風韻。那真是字裏行間都洋溢着令人陶醉的烏克蘭芬芳的清香！

作者帶着無限的溫情，匠心的刻繪着蘇菲亞與柯德科的訂婚儀式。在這裏寫

得最出色的地方是：——在沙皇時代過了十二年充軍生活的布爾塞維克、總編輯維埃主席李梅紐克，現在當着媒人。他執行着儀式，對於傳統風習細目的嚴格的崇敬，和第二個媒人——愉快的善於拉手風琴的水手查列夫，他幽默的，外行的時時打斷了這種傳統的，莊嚴的訂婚儀式，時時發些文不對題的話，說些笑話，不斷的冒犯了嚴格的規矩。可是老練的李梅紐克能够及時制止他，不致使這位外行的胃失鬼，在這莊嚴的場面裏露出馬腳來。這裏寫得有聲有色，顯示了藝術大匠的手腕。

「柯德科的母親，對這樣老練的媒人，是不十分滿意的。說句笑話：差不多十二來歲的人，就去過着可怕的沙皇的充軍生活，農民的風度失掉了，可是一切風俗都記着的。大概他在西比利亞的大森林裏，在高高的西比利亞的繁星下，不只一次兩次的夢見了故鄉的村莊，故鄉農人的生活吧。」

布爾塞維克同自己的人民是骨肉相連的。李梅紐克憎惡着宗教與教堂，他從那些宗教的儀式裏，全刷清了。在這裏，他對於人民的習尚，如此的深愛，對於人民的過去，如此的崇敬，這只有忠實的人民的兒子才能如此的。

第二個媒人——水手查列夫，對於禮節的關係，也寫得恰如其分，寫得處處都流露着內心的幽默，流露輕快的、溫情的諷刺。他並非嘲笑傳統風尚的，恰相

反，他處處想維護這種風尚。不過他對作媒有點外行，他的善意的說笑話，這些都是表露着事件是在新的時代進行的，表露着在舊的形式裏，裝入了新的內容。這是新的內容，親切的，溫情的在微笑着它所披的傳統的外衣。這是這部作品的幽默的特色。我們已經提過這作品主題本身的傳統性。這裏的人物的安排，形式的顯明與完整，令人看了不知不覺的就聯想到民間風行的作品。可是這些人物，本質上却表現着一種嶄新的、巨大的、歷史的內容。作者很明白這種局勢的矛盾，這局勢也就構成了那用自己的光芒貫徹全作品的機敏的幽默的根源。這些主人公，自己不了解一切歷史的意義，不了解一切的傳統性，不了解他們所作的和同他們所發生的那些事件的新奇。他們只知戀愛，訂婚……可是在他們這些平凡人的平凡行爲的背後，開展着深刻的歷史事變，這些平凡的行爲，決定了隱藏在人物的行動與生活細目的描寫裏的作品的微笑。這是藏在全部作品裏的幽默。這幽默，這微笑，在作品裏不時的露到外面來，這是所謂「新的內容對傳統的形式發着微笑」。

讀者們讀到那外行的媒人，不斷的盲撞，和那老練的媒人，時時制止着他的地方，是不能不發笑的。

可是，這些幽默不是皮相的，浮淺的。同樣，關於「訂婚」，「會親」，「

「回拜」等風尚細目的刻繪，這些都並不是一種裝飾，也不是爲了理想化，爲了浮淺的審美的欣賞。這是全部的作品，在我們面前，顯示着、展開着繽紛的、豐富的、具着自己風俗習尚的整個的世界。我們只要拿柯德科由前綫回來，和村人談話的一節來看，也就很可以看出來——在我們面前，簡直是揭開了一部「禮法大全」。這樣的場合，在全書裏真不在少呢。

在這部作品裏，作者對於勞動人民的生活，對於剛剛被蘇維埃政權爭取來的新的農村生活，刻繪得越鮮艷，越可愛，越覺得企圖毀滅這生活的反動份子之可惡！德國的強盜恰好就是要毀滅這種充滿着詩意、具有優良傳統的生活的。地主克倫伯同他的爪牙台加琴科，這些東西的本質，就是人民的死對頭。他們不久以前還高呼着對德「戰爭到底」，可是現在却奴顏婢膝的吻着德國強盜的靴頭；克倫伯把自己的「金刀」，恭恭敬敬的雙手獻給外國「主子」，台加琴科給德國強盜擔任着警犬的職務。這些民族敗類敵視人民的心情，在一切的細目的刻繪裏，處處都流露着。比方，作者對台加琴科的充滿着十足的「公事房」氣味的房間的描寫，和對於「發着烏克蘭芬芳氣味」的蘇菲亞及其母親的房間的描寫，使人很難相信這兩個房間是在一個房子裏呢。

愛國的熱情，同真正的人民主義是不可分離的。歷史歷次的證明着，只有

對人民的兒子，是忠於自己的祖國，而且準備着為祖國而獻身的。真正壯麗偉大的民族利益的，却是克倫伯之流所屬的階級。這是歷史屢次證明了的。俄國文學的古典作如普希金，果戈里，柏林斯基，車內舍夫斯基等，對於愛國的熱情及人民主義的緊密的聯系，是非常明白的。

對於自己的人民，沒有真誠的愛，就不會有任何的國際主義。真正的國際主義，同愛國的熱情是緊密的聯系着的，卡達耶夫的『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就充滿了這種愛國的熱情，充滿了勞動人民的愛國的熱情。這是同狹隘的民族主義深刻敵對的。狹隘的民族主義者，這實際上是真正的民族的敗類，是把烏克蘭出賣給德國強盜的克倫伯之流，及其爪牙台加琴科們。他們對人民是永遠懷着敵意的，他們永遠是憎惡和離棄自己人民的。

卡達耶夫懷着無限的手足的情愛與崇高的敬意，描寫着烏克蘭人民抗戰的英勇鬥爭。貫徹全部作品的烏克蘭的藝術色彩，以及作品中的烏克蘭的語言，風潮，這一切，都是共同反抗公共敵人的兩民族的真實的友愛的表現。作者在寫到反抗外寇，捍衛祖國的時候，充滿了悲壯的基調。鄉村蘇維埃主席李姆涅克在村民大會上的演說裏，呼吸着高亢的熱情：

『他簡短的，可是從容的述說了事變，突然間，就用全嗓子喊道：

卡達耶夫對於人民，對於烏克蘭，是如何的熱愛，如何的嚴肅。對自己的小說的巨大的題材。是如何的嚴肅。在這小說的卓越的結局裏，當克里姆宮的灰色的宮牆，當米寧和波仁爾斯基的銅像和那顫動的空氣都在歌詠着：『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的時候，那時，勞動人民的優秀的兒子斯大林，穿着用士兵的兒子做的粗外套，嚴肅而誠樸的站到列寧陵上監誓。這結局同全部的作品，是如何緊密的，有機的聯系着，作品的一切內在的雄壯的緊張，都在這裏揭示出來了。

蘇聯的文學，在它的優秀的作品裏，決定了這文學是人民的文學。這文學是在新的土壤上，繼承着俄國和世界文學的優秀傳統的。它是各民族友愛團結的旗幟，它是人民主義和愛國主義的旗幟。它是愛人類，愛自由，憎惡壓迫，反對奴役，和爲人類幸福而鬥爭的旗幟。它向着偉大的藝術力量挺進，它清清楚楚的認識它的任務和道路——人民文學的道路。

× × ×
 『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曾由作者改爲影劇，由蘇聯製片廠製爲電影，名爲『兵士從前線回來了』，在中國銀幕上出現時，換名爲『孤村情劫』。

蘇聯在十月革命二十週年紀念時，在文藝方面，也和其他部門一樣，曾大規模的發動所有的作家，來紀念這世界『十月』的二十週年，在這次大規模紀念中

「進步作品，被濃濃批評多一我愛俄國文學」。

本書原文在十月革命二十週年紀念時，在莫斯科出版之巨型純文藝叢刊『新地』及中型純文藝叢刊『戰報』(Kontinentalnoye)上同時一次發表。這兩種刊物在字句上及分頁上都略有出入，譯文主要的是根據後者，但間有參照前者

的。
關於插圖及封面，係根據一九三八年莫斯科——列寧格勒兒童文學出版社印行的『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的繪本仿造，該書美術主編者為巴雷莫夫(А.А. Бармо́в)。 (chomoy)。

本序文曾參考『蘇聯文學百科全書第五卷』；L. 列文論『諷刺散文』(『青年衛軍』雜誌，一九三九年，九日號)；V. 葉爾米洛夫『關於人民幸福的小說』(『赤新地』雜誌，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號)；李柯林譯『卡達耶夫及其傑作』(蘇聯『VOKS』英文通訊稿)。

六，三，一九四〇。靖華於白沙。

民對西方的異國的羈絆，蘇維埃烏克蘭掀起了解放

祖國的戰爭。——在烏克蘭演出的事件的真義

是如此的。

「新大林：『烏克蘭的交戰』。蘇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新聞報』

一九一八年三月十四日，第四十七號」

第一章 砲隊上等兵——瞄準手

兵士從前線回來了。他出去打仗的時候，是一個年輕的砲手，退休歸來的時候，就成了一個砲隊上等兵——瞄準手了。手裏帶着手槍——兵士式的手槍，附着十顆子彈和一把「別布特」——砲兵的彎彎的短劍，插在尖端帶着小銅球的疙瘡皮的劍鞘裏。

這件官武器是填入在復員的證明書上，蓋着喪失了自己短促壽命的臨時政府的（沒有王冠，金球十字和帝王權標）帶着短尾馬的砲兵連的藍印。（註）

（註）臨時政府時代國徽將帝俄國徽的王冠，金球十字和帝王權標取消，並將帝俄國徽上之燕尾裁去，改為臨時政府國徽。——譯者。

此外，我們的確兵，在路上爲防萬一遇見，還帶了一枝馬槍和一對「樽樣式」的手榴彈。

短小而豪邁的謝明，柯德科把犢牛掌皮做的皮帽子，嵌到眼上，穿着兩膀間吹脹得鼓騰騰的合適的外套，傍晚的時候，在嚴冷的曠野的路上走着，滿裝着各種東西的背囊，在脊背上磕碰着。

他早已應該休息了；換一換腳，用切成大片的羅馬尼亞的下等煙葉捲一根烟。可是他却步步的向家圍走去了。他四年多沒有回家了。

越走近家鄉，兩腿的移動就越快了，地方也更其熟悉起來了，最後的八哩（註）地，這位兵士不是走的，而幾乎是跑的。

胡蘿蔔色的手槍繩，在胸上擺動着，靴底掌發燒起來了。

冰般的月亮，帶着尖尖的星兒，立在天上，那星兒好像從它旁邊飛了似的，飛着沒有落到地上，就冷凝到青雲裏了。夜間起了的二月的風，帶着乾燥的颯颯聲，吹到玉蜀黍的葉莖上。

很快的就聽見了犬吠聲。房舍都望見了。謝明認出了長形的鐵匠爐。一串蹄鏟，掛在釘在沒皮的牆上的鈎釘上，那牆被月色映成青的了。他繞過了被馬嚼了的熟爛的怪馬槽。熟爛的帶着卸了棚蓋的馬車，在熟爛的院子中間的土屋的斜影

身停放着。

兵士停住換了一口氣。然後他帶着孩子一般的姿勢，用脚尖走到跟前，到黑洞口的窗子上敲了一下，就即刻跳到旁邊去，背囊緊貼到牆上。他張着手和仰着下巴。性急得連喘息的力氣都沒有了，他咬着沒有刮臉的嘴唇。謎一般的微笑，停留在他緊緊密縫着眼的圓臉上。心裏好像水泉似的激蕩着。

這戲謔他期待了四年了。四年來他夢想着：他從前綫回來了，他用脚尖走到家屋跟前，到那親人似的窗子上敲着：母親從屋裏出來問道：『誰在那裏，幹嗎的？』她氣憤憤的看着那不相識的兵士，可是他照着行軍的樣子——粗野而愉快的——喊道：『好吧，女主人！讓砲兵的英雄，讓帶勳章的英雄宿一夜吧！從爐子裏把餡餅都掏出來，或者你鍋裏有什麼東西都盛來吧！砲隊上等兵——瞄準手想吃呢？』她不高興的望着他，可是認不出來。那時他筆直的挺着身子，手舉到帽緣跟前，就明確的報告道：『報告貴下，你的嫡子謝明·柯德科，本日由現役軍退休歸來，請舖桌子開飯吧，此外任何事件不會發生！』母親叫起來，抓着胸膛，吊到兒子的脖子上——就離開了。

可是，從房子裏什麼人也沒有出來。乾了的殘雪，好像雲母似的，在村的周圍（註）哩爲俄哩，每哩約合中國二里。全書同。——譯者

閃閃着光輝。然忽腫，緩門等了一下。門開了。一位高個子的瘦骨嶙峋的女人，穿着家織布的襯衫和粗布襯衫，敞着多血管的脖子，站到門限上。

他毫不恐懼和驚奇的端詳着那站在門限上的兵士。

「是誰呀？」他問着受了這驚的瘦子問道。

「別嚇着，」兵士的心，心裏停住了。

兵士由黑影裏出來，用兩隻手說了這話，這非說的話會說了這的話。

「媽媽，」他訴苦的說。

總注視着他，忽然把手放進口袋裏。

「媽媽，」他又說了一聲，衝上去抱住瘦的乾瘦的脖子，忽然間，鼻子碰到瘦的乾瘦的羊皮氣的襯衫上，好像小孩子碰到了笑起來。

第一章 美夢

黎明幸薄的睡醒了。當他睡滿床的時候，已然是很晚的早晨了。可是對這位兵士是多麼奇怪的睡眠，是熱烈的刺眼光線的樹光，交融着用玉簡奏的乾草燒的

爐火的玫瑰色的反光。玻璃也是潔淨的，它們都閃耀了。

謝明把非常大而且重的，平平的好像銅鑄似的鑄鐵子從身上揭下去。舊松木床吱吱的響起來。

窮屋子充滿了兵士的名貴的東西，衣服和武器，佔滿了牆壁和窗台，武器和衣服後邊藏着一副家用的雜物：篩子、時鐘、小畫片、神像、蠟型的復活節作的花餅子。

「瞧，一個兵士從前線能帶回多少的東西啊！」謝明由夢中醒來，不能不帶着誇耀的神氣想道，「滿滿一屋子東西！而且還有滿滿的一背囊！」

有一位十四來歲的姑娘，穿着褐色的自織呢的棉的男上衣和很大的麋人的長皮靴，她照着農婦的樣子，包着細棉紗頭巾，她的臉好像在三角形紙袋裏似的，由那裏露出來，她帶着胆大和好奇的心情，好像望太陽似的，從遮手下忽而望着謝明，忽而望着遍地掃着的兵士的東西，已經望得好久了。

兵士望見了姑娘。他帶着些許狐疑的神情跟着她。

「瞧！」忽然間，她帶着愉快的驚訝叫起來：「可是我看着，這是那一個個的娃娃呢？他從那來呢？誰知道這裏我們的小芙蓉啊！你瞧一瞧，長多高了……呀？你幹嗎不作聲呢？小妹妹，把舌頭吃掉了嗎？可是你是大芙蓉呢，或者起

不是芙落霞呢？照規矩回答吧！」

「小芙落霞，」小姑娘一點也不因為同兵士說話就難為情的勇敢的說着。

「昨天你在那裏，我沒有看見你呢？」

「在爐炕上的。你沒有看見我，可是我看見你了。你是帶勳章的嗎？」

「啊，你怎麼着呢！帶勳章的！」謝明哈哈大笑起來。「這樣的小毛丫頭，可是已經明白什麼是帶勳章的了，你這從那看我是帶勳章的呢？」

「你胸上有十字架的，」姑娘說着，走到棹子跟前，棹上鋪着一件對襟制服，制服的兩袖展開着，她把縫在衣兜上的小十字架摸了一下。「白的。不帶小綾結。這麼一來，是第四級的。聖十字勳章。你說吧——不是嗎？啊，這怎麼呢！的確的——馬槍！」芙落霞不注意哥哥，繼續閒聊着。

他注視着她，駕奇着這四年的光景，她竟長得這樣大了；去打仗的時候——她完全是很小的，沒人注意的，回來的時候——你瞧吧！他成了很高的，什麼也不拘束的，帶着胆大眼睛的（好像山羊的眼睛一樣）人了，主要的，是懂得兵士的事情了——真可以出嫁了！

「奇怪，」姑娘一件東西一件東西的看着說；「奇怪，多少東西啊！瞧吧——多麼好的黑軟皮鞋，皮鞋頭也還完全好着的！可是刀子有多麼彎。砲兵的刀子

。你說吧——不是嗎？呵哈，背囊呵！真重得很。兩隻手也搬不起來。整整一箱子，這裏邊裝些什麼呢？」

「別遭那背囊吧。」

「我並沒有遭它。我只是瞧一瞧就放下了。」

「呵，小芙落霞，動起手來了！」

「一點也不，你從床上够不着我的。」

「呵，我的帶銅扣環的腰帶在那裏？它能够着呢。」

「你的帶銅扣環的腰帶沒有了。」小姑娘哈哈大笑着：「我把它摔到山上去
了！」

「實在說，去你的啊！把背囊放下。你想叫把房子炸壞嗎？怎麼呢？或者，這背囊裏裝有手榴彈呢，你從那知道呢？」

「檸檬式呢，還是瓶子式呢？」芙落霞不放下背囊，很快的帶着活潑的好奇心問道。

「你說什麼呢？」他呵哈了一聲，「檸檬式或者瓶子式！你從那學的懂得這個呢？就讓是檸檬式的吧。怎麼呢？」

「我曉得！檸檬式的才上來應當把這樣的小安全針扣開，不然的話，它總是

不會炸的。你說呢……不是嗎？

「現在我就照你屁股上來抽一下。」謝明咕噥着忽然敏捷的從被窩裏跳出來，這敏捷，當時雖他那幸福而微腫的臉色看起來，是帶着不可思議的。

但天落霞却比尋常更忙，更忙了。這帶着可怕尖銳的叫聲，轉眼間就鑽到門洞裏了——頭巾從頭上溜下來，掛到發響的小簾上——只有用細紗布條綁着的長的硬鬚，在謝明的鼻子前閃了一下。

亮亮的，圓圓的，鬚鬚的鬚鬚，亮閃閃的鬚鬚裏邊……

「可沒有捉住呢！」

「我正愛這樣的，」謝明帶着假裝的冷淡說着。

他玩滑頭的。他帶着想捉住這鬚鬚的小結，抽她一頓做榜樣，叫她對軍人……

這他很明白……這裏邊發的是毫不猶豫的……

他不注意美若麗，小心的在屋內來回踱着，他發覺找着他所要的什麼東西似的。他甚至故意的走得盡可能離門遠些。並且到窗台上亂翻着，不敢連地……

「反正捉不住，」美濃霞的聲音從後邊傳來。

他隔着肩膀斜着望了一眼。無賴的小姑娘一雙腳已經站到屋裏了，她爲防讓一起見，捉住門搭連，爲的是在任何時候，在哥哥鼻子的緊跟前，好把班嘩嘩的關起來。

「我正要這樣的，」他咕囁着，不慌不忙的搶着東西，可是他自己恨不得撲上去捉住小姑娘。

「可是反正捉不住。」
「正要這樣的。我願意，就這樣要捉住的。我現在把鞋子和短褲穿上，把腰帶拿到手裏……」

「一點也不成！」

「那時候瞧着吧。」

剛明懶洋洋的向短褲欠着身子，忽然間，振起可怕的面孔，向美濃霞撲去。可是她好像一股風似的，由門洞裏飛去了。水擔倒了，水桶嘩嘩的響起來。外門的搭連嘩嘩的響了一聲，兵士沒有抑制住自己，就穿着中央亞細亞的布襯褲。濕潤院子裏，在二月的溼溼的光艷的陽光下，在眩目的、閃爍的濕濕的冰冷的地上，光着腳跑起來。

有幾個姑娘和農婦，從早晨就已經在房子旁邊徘徊着，要一看由戰場回來的男子——謝明，——她們都帶着尖銳的叫聲，向四面八方的撲去了，假裝着用頭巾蓋着臉，叫得滿街上都能聽見：

「鬼東西，不知羞的！救救吧，好人們，站崗的！」

謝明用手遮着太陽。他看見在跑着的姑娘中間，有一個穿着黑色的短上衣和打襞的裙子，特別的時時回顧着，特別的高聲哈哈大笑，特別的羞答答的用帶着綠玫瑰花粉紅色的頭巾尖掩着臉，黑黝黝的好像櫻桃似的眼睛，從那頭巾下邊閃着光芒。

忽然間，他那寬大的，溫厚的，帶着小皺紋的全臉上，起了褐色的兵士的紅潮。他抓住開了的大門，羞答答的提了提襯褲，用拳頭對芙落霞威嚇了一下，就飛快的跑進屋裏去了。

「怎麼呢，捉住了嗎？」芙落霞的聲音從街上送來。

第三章 牢不可破的誓言

「這是誰：謝明呢？或者不是謝明？」謝明在小鏡子裏端詳着自己的一禮拜沒有剃的下巴想着。他用自造的鋸柄的小毛刷，到頰上抹着胰子，沉思着：把鬍子留下呢，還是不留？如果說句老實話，鬍子是不大高明的。稀落落的微褐色的幾根硬毛。這些只生在嘴邊上。鼻子下邊什麼也沒有長。這根本可以隨便剃了的。但是，從另一方面講，聖十字勳章和軍人的身份，無條約的要求留着鬍子。鬍子對砲隊上等兵——隨筆手是如此必需的附屬品，都就好像兩條白金邊——一根橫着肩章，一根豎着肩章似的。雖然謝明還在戰場上的時候，早已就把肩章撕去了，可是，同鬍子分離是不出心願的。

「只是別把鬍子刮了，讓他留着吧，」芙蓉霞的聲音從門洞裏抱怨着說。『我們這裏從前綫回來的一切兵士，都留有鬍子的』。

「你又在這裏嗎？」

「在這裏。」

「你藏着幹嗎呢？到屋裏來吧。」

「滑頭！」

「不要緊，進來吧。」

「你打的。」

「不打。」

「你發誓。」

「如果我失信神怎麼？」

「不，你發誓。」

「你發誓那知道呢？」

「我知道，那些管砲兵區的人——都完全信神的。可是那些管步兵或從黑海艦隊回來的水手們——都完全不信神的。」

「你瞧瞧炮：炮什麼都懂得的。可是，比方管步兵或下來的砲臺人該怎麼樣呢？信神呢，或是不信神呢？」

「那些我不曉得。我們這裏還沒有人從騎兵和工兵隊裏回來呢。」

美落霞這樣的同哥哥談着，慢慢的就進到屋裏了，相信的停到距他不遠的地方，注視着和欣賞着這有趣的刮臉的場面。

拔開的剃刀，隨心應手的在潔明的手中閃着光，在屋內，在自己的周圍，散佈着反射的光影。刀刃小心謹慎的從下巴上刮着鬚子。它下邊露出了乾乾淨淨的磨擦到發紅的肉皮。

小姑娘歪着頭，屏着氣，細聽着。

「你聽——沒聽見嗎？反正好像蟋蟀一樣。」

「什麼？」
「蟋蟀？」
「蟋蟀——細細的。好像蟋蟀一樣，你說吧——不是嗎？」

「這大爺是在你金子裏叮咬響呢。」
芙洛霞——吓一下，就害羞起來。

她低低地說：「這金子裏叮咬響呢。她早已要告訴哥哥一件事的。但是這件事情是如他這般容易，這使得他無論如何在戲謔的談話中都沒得輸一小句要說話。這並不是沒有嚇倒金子，用酸白菜、黍子和豬肉給兒子做着好湯的母親妨礙了金子。」

「芙洛霞金子首飾背盤，走到哥哥緊跟前，扯着自己的鬚辮。她的栗色的眉毛深深——她這金子首飾背盤，起了皺紋，好像老太婆的嘴圈似的。」

「你聽着——明明，——他終於眼睛向門望了一下，很快的說，『有一個人問候你，——至於什麼人——你自己知道。——』那個人問你的心思怎麼樣？你請媒人到他那裏去罷。——這是不容易，或者你已經忘記了想那個人呢？」

「刀在謝明手裏抖動了——下。」

「哈，你想怎麼呢！乘機來胡插嘴吧。我會隨心應手的刺呢！」

他用盡一切的力氣，把額顫一皺，盡力的用紙擦着刺刀。

「你轉告那個人吧，」他望着旁邊說，「就說或者她忘記想我了，可是我對她，無論如何都忘不了，我的話過去如此，現在還是如此——是牢不可破的。」

芙蓉霞莊重的點着頭。但是，突然，在一瞬間，她的臉就好像鄉下的老長舌婦似的，成了狡猾而活潑的了。她到哥哥的肩上，親熱的緊對着他的乾了腴子沐的，沙沙響着的耳朵咕嚕着：

「今天到李梅紐克家裏開晚會；只是不是到瓜田挨着伊凡辛克的瓜田的那個李梅紐克家裏去，而是到那有兩個兒子在前綫當步兵陣亡了的，他的房子北刻在水塘那邊的那個李梅紐克家裏去。今天輪到李梅紐克的柳碧開晚會的。在那裏你可以遇見那個人。買些小餅子款待姑娘們，你有零錢嗎？」

「零錢是可以找來的。」

「用不着。我說笑話的。當兵回來的人，姑娘們什麼也不向他要的。」

可是母親已經進到屋裏了，在伸着的多筋的手裏，拿着從箱子裏取出來的用黑紅棉線繡成華麗的小十字的過節用的手巾，遞給了兒子。

第四章 主人

謝明好久沒有吃過帶胡椒的，帶大蒜的，帶好馬鈴薯的這樣稠而且熱的菜湯了。由純粹的粗麥麵做的盤花的發灰的麵包，他覺得比羅馬尼亞小白麵包還好吃。

對於豬油是很難忘懷的。這豬油是從去年過復活節最後一次殺小牡豬的時候，專門給他保存的。把這肥油密密的撒了一層大鹽粒，裹到麻布抹布裏，深深的押到地底下，這樣就是放三年也可以的。因為在地下放得久的原故，它更細膩得好像黃油似的。

用行軍用的小刀子剔着土和鹽，切去了微黃的、半透明的硬皮，把它的厚的大理石似的長條，切成小薄片，這是多麼賞心的樂事呵！

好好的吃了一頓，喝了一杯放着砂糖的茶——在謝明的背囊裏也有煮的食物，也有好好一小袋磨碎的砂糖——兵士從棹子後邊站起來，低低的給母親鞠了一躬——母親好像對主人似的，也低低的對他鞠了一躬，——把棉坎肩披到肩上，

這棉坎肩也仍然是在他那背囊裏裝着的，於是就出去到院裏作活去了。

自然，今天他很可以逛逛的。但是風俗要求着頭一天不能出院子的。社會上對於一個人的尊嚴和優點的特徵，就是從這一點看出來的。

在這天以前，謝明從來還不會覺得自己完全是一個主人。雖然父親在戰前兩年去世了，但是在世的尚有還結實的外祖父，他和他自己的女兒——謝明的母親——從容的處理着鐵匠爐。可是他當時七十多歲了。

他那時是這樣的人呵！高高的，瘦瘦的，一切牙齒全都照樣的長着——開起玩笑來，他可以背兩口袋麥子，每袋五「普特」（註一），穿過全村，由村這頭到村那頭。要不是在戰爭剛開始的時候，他給輕騎兵的馬釘掌，不被馬到他胸口上踢那一腳，他活得還要長壽呢。可是這一腳踢得實在重。外祖父吐着血，躺着，這樣就沒有起來了。戰爭的第二年把他埋了，鐵匠爐也就鎖起了。

沒有田地，沒有牲口，得去對付努力掙扎的。如果要不是十七年的十月革命——不知道事情是怎樣結局呢。

現在事情是有頭緒了。秋天的時候，由克倫伯地主手裏奪來的田地，大家平均的給一切窮戶分了分，給謝明分了六頃（註二）的一塊地——每人按二頃分，土地局從克倫伯的貯藏裏還幫助了些種子，在分牲口的時候，給了馬、牛和三隻

牛。這麼着，現在兩頃地種着冬麥，其餘的四頃等着謝明，看他怎麼來決定吧。

——種向日葵呢，種瓜呢，或是完全種燕麥和大麥呢。

這些消息在吃中飯的時候，母親不慌不忙的告訴了謝明，現在出去到院子裏，他心滿意足的視察着自己的家業。

他首先去到敞棚裏，在那裏停着新的馬。他忍不住的要看一看，那馬不久以前還站在貴族的馬房裏，吃着貴族的大麥料，可是現在却站到貧農砲隊上等兵——瞄準手——謝明的小敞棚裏了，不曉得明天叫它作什麼活呢；去犁前地主克倫伯的地種燕麥呢，或者套上車到河邊去拉葦草蓋新房頂呢。謝明已經來得及聽見房頂朽得不堪了，不妨把它重新來鋪一下。

新馬謝明很喜歡，這比他所預料的好得多了。他在溫柔的天鵝絨般的鼻梁上動了一下，在肚子下邊撫摸着，這時就很可惜不會想到把砲兵連的刷子和馬梳子隨身帶回來。

牛隻還可以，在料地主的牛一定是很大的。

（註一）「普特」俄重量名，每普特約四十磅。——譯者

（註二）頃爲俄頃原名爲「得夏金」每頃等於一三〇六八方碼，約合市畝二十畝。——譯者

至於羊呢，那其中有兩隻是剛生的。謝明把一隻帶着小骨蹄的和那小臉硬得好像山木頭刮成似的，重擔擔的捲毛的小羊，從乾草上抱起來，他寬寬的裂着嘴微笑着，照小羊的鼻子吹了一下，就帶着管家的神氣叫着：

『喂，媽媽，應當叫羊到屋裏睡，不然小羊會凍壞了呢！』

第五章 鄰居

謝明開了鐵匠爐。這裏黑而且冷。由烟筒飛進來的舊雪，凝凍成小塚，把鐵砧都蓋住了。

謝明把發鏽的鐵絲拉了一下。硬磅磅的皮風箱，重擔擔的發着吱吱的響聲，喘着氣。風吹到爐子裏，把灰揚起來，好像黑雲似的。冷鐵的和石炭的乞丐似的气味，充滿了鐵匠爐立刻就悽愴和苦悶起來了。謝明不意識的畫了十字，就出去了，小心的把那很寬的好像車門似的門，隨身關起來。

這裏，在門旁邊，應該放着一個從兒童時代就熟識的石臼。不錯，石臼放在原地方。謝明想起了當夏天的時候，好好兒鼓一鼓勁，把石臼從草地上搬起來，瞧一瞧那下邊都有些什麼玩意，那是多麼有趣呵。那下邊常常沸騰着，蠕動着整

個無色的、透明的小蛆，仔蟲，小甲蟲的世界。不見陽光的，好像這些仔蟲一樣的無色的可憐的小根和細草，就即刻長起來了。

現在春天雖然已經開始了，——石頭還依然牢牢的凍在地下裏。又悽愴苦悶起來了。

但是，光豔的二月的蒼天，是如此的可愛呵——它好像由最純淨的冰——蔚藍的，在太陽下流動的閃光的冰鑄成的一樣——它使得謝明用那愉快的指揮官的眼光，把自己的院子環顧了一下，就瞧見院子中間，凍結着一堆糞，這實在不是地方，就拿起叉來。

對於真正有益的工作不習慣了的，——實在說，對於人，那是什麼工作呢，時時帶着自己的大炮，在別人田野上走着，走着，挖着避彈壕，眼睛俯到瞄準鏡上，匆匆的尋找着瞄準點，然後照着砲兵下士的號令『第三門，放射！』把繩子一拉，就由那震耳的和眩目的大炮跟前跳開來，——對於真正有益的工作不習慣了的謝明，心滿意足的把輕輕的糞層用叉挑起來，把它送到小做棚後邊去。

有時他站着用袖子拭着額顱，想着，——瞧吧，我是多麼好的主人，不比我過去在戰場上當瞄準手壞！不！這樣自立的人，應該毫無顧忌的把村中最漂亮的姑娘嫁給他！——這種思想燒着他去工作。

姑娘，鼓眼睛——黑黝黝的好像櫻桃似的光亮的眼睛，她，微笑得起了皺紋的小鼻子，離不開他的思想。

太陽越西沉，謝明的思想越堅強。愛如殞滅，他覺得這世界沒了。

可是鄰居們不斷的從街上來到這裏，謝明，這是在他這兒。羊頭子們好奇的好像女人似的，舉着寬大的棉襖，油布，或着長毛的羊皮帽，感到長眉毛上，發着聲，不管不問的一塊兒，一會兒，他們把老人的拐棍從右手換到左手裏，圍着小木匣裏的餘項，這是在這兒，他們把着頭說：「謝明」，或「帶着羊的」，這是在這兒，謝明不放下文，走到這兒，在這兒，他放聲大哭，這是在這兒，他同人們握手，應答着。回答要強壯，這是在這兒，他同人們握手，人，自立與家常一特徵，也就表現在這裏。

「格里戈里，」謝明回答着老頭兒，把帽子戴了，這是在這兒，他同人們握手，應答着。回答要強壯，這是在這兒，他同人們握手，人，自立與家常一特徵，也就表現在這裏。

女人們都來了，同老頭子們一樣的好奇。她們的嘴，這是在這兒，他同人們握手，應答着。回答要強壯，這是在這兒，他同人們握手，人，自立與家常一特徵，也就表現在這裏。

「謝天謝地。」——「歡迎，歡迎。爲什麼你在前綫得個十字章這樣少！」——「帶勳章的，你的肩章弄到什麼地方了？」

「不，」他簡短的快口的說；「當最好在察裏對面做個……直接照準女人們打的時候，我幹嗎白消耗官子彈去追德國人呢。在前綫我帶了一個十字章，不過是木的，我沒有要。至於肩章呢，我給一個僕爪換煙吸了。」

大半早已「復員」回到村裏的舊朋友——同年的人們，都在離墳後邊挺着那掛着徽章的士兵的胸膛。折曲着軍帽——有幾位是戴着法國的黃銅盔，——他們首先要盡的義務是伸着煙布袋或黃煙盒和捲煙捲的紙。只在同輩間一起捲了煙，吸了一口，吐一口唾沫，那時他們才開始致意和詢問的。「好晒，同年的。事情怎麼樣？」——「在前綫聽到有什麼消息？完全講和了嗎？或者還打着呢？」——「你是那一部份的，是六十四砲兵旅嗎？我恰好是在第七榴彈砲兵連裏。十六年冬天我們在史莫崗附近的威列克地方同你處的不遠呢。不過你們在大路右邊，我們在大路左邊，恰好在畢亞爾村那邊的拐彎上。」——「沒有聽說列寧還在辦事嗎？」——「克倫斯基（註）還沒有捉住嗎？」

（註）克倫斯基（Kerensky, A. F. 1881）俄國二月革命後臨時政府執政者。錢

歷十月革命失敗後，即亡命海外，爲反革命首領之一。——譯者。

『好吧，老鄉，』謝明對自己的同年回答着。『我們的事情只是求家舍平安就得了。遵照大元帥准尉克雷林科（註）同志的命令，從本年二月二十日起，各路都完全停戰議和了，現役軍都完全復員了。六十四砲兵旅第一連，在十六年冬天，確實是在史莫岡附近，在大路右邊，在小白楊森林緊跟前的。關於列寧，聽說他還坐在原位置上辦理一切事務，而且完全沒想着辭職。至於克倫斯基那壞東西，可沒有把他捉住，因為英國人給他開了一張假路引子，他就帶着那張假路引子坐火車到處走開了。他改裝成女人或者改裝成中學生。』

小孩子們互相推擁着，在籬垣跟前擠着，低聲叫着：

『謝明伯伯，或者你不是布爾塞維克嗎？』

『謝明伯伯，你有沒有什麼子彈或者舊白鐵小瓶？借給我們吧！』

『有的，小光棍，對你們有一根帶銅扣環的皮帶！』謝明假裝着生氣的嚷道：『唔，光蛋，別淘氣，從籬笆牆跟前走開吧，不然，我要撕耳朵的！』

小孩子們撲撲通通的向四面八方跑散了，只在屋角後邊露着紅鼻子和閃着好奇的眼睛。

晚上終於來到了。

第六章 晚會

二月將盡了，冬季也隨着快完了，到春天的三月，也不過還有一個禮拜。

青年夥子和姑娘們感覺到前途的原野裏的艱苦的工作，就盡情的及時行樂起來了。他們每天不在這家就在那家開起晚會來。

今天是輪到在柳碧。李梅紐克家裏開會了。他把那帶着一吋二口徑大的玻璃罩的吊燈，滿滿的上了油，把骯髒的地下乾乾淨淨的打掃了打掃，擺好了板凳，把不用的東西從屋裏拿出去，而她自己穿着家常穿的裙子和短衣，謙遜的坐到紡車後邊。

在脚的緊壓下，木紡輪悠揚的轉動着——刮尖的輪輻在閃爍着。伶俐的手指，揸着麻屑。紡出的綫由手指下奔跑着。紡錘懸在這細綫的端頭。神速的旋轉着

(註)克雷林科 (Krylenko, N. V.) 生於一八八五年，律師，爲一九〇五年——一九一七年十一月被任命爲大元帥。——譯者。

，忽而落下去，緊挨着地，忽而魔術似的舉起來，貼到那遊戲的，彷彿帶磁性的手指上。

姑娘們馬上就聚齊了。他們都順着牆坐下，從肩上把頭巾取下來，即刻都從去年晚秋就開始了的，專門預定在晚會上作的手工，由懷裏掏出來。

從古以來都不興姑娘們在晚會上袖手閒坐的。這裏每一個姑娘都可以在青年男子面前誇耀自己的手藝和在意中人面前裝出很好的風度來的。

當最後一個姑娘剛剛進到屋裏的時候，窗外就送來了悠揚而且輕佻的手風琴聲，在玻璃窗上輕輕的敲着。外邊閃着幾付男人的面孔。可是姑娘們在屋裏連眉毛也沒抬，彷彿這對她們毫不相干似的。眼睛冷淡的望着手工，繃上起着皺紋，只有對於一切人所共有的的一個微微能辨的冷笑，掠過了顏面，匆促的抖動着這個或那個人的小嘴角。

窗外聽見有私語聲，低笑聲。把門當心的閉了一點。起初從那裏擠進來的是一隻肩膀和手風琴的寬皮帶，後來，出現了後腦上嵌着海軍帽的理了髮的寬額鬚的頭。水手好像狐狸似的，用那雀斑的鼻子，向兩旁張望了一下。

完全被工作吞沒了的姑娘們，對他連一眼也不睬。

「注意等於零，輕視有一斤，」水手擲着那山門洞裏在後邊擠着的青年夥子

睛，很留意的看着。

姑娘們依然是淡漠的。水手用兩手隻脫了帽子，諂媚的行着禮。

「請允許到你跟前去吧？」

「來吧，如果你高興的話。」女主人不望水手，聳着肩，同時把溜下來的頭巾整理了一下，用冰冷的口氣回答着：「我們誰也不把他關到門外去的。」

她輕蔑的抿着粗硬的嘴唇，這樣使勁的用脚把條板一蹬，蹬得那紡輪都嘩嘩的響起來。輪管的影子，一個跟着一個的在土屋的白牆上移動着。

「我很高興。」水手說。

他又向青年夥子們瞟了一眼，大概想對那些傲慢的姑娘們發一句毒辣的誹謗，可是沒來得及。一羣性急的跳舞的男人，帶着默然的不安的神情，從後邊擠着用膝蓋踢着他，就進到屋裏了。

當謝明一出現的時候，晚會就熾熱起來了。誠然，在場人的禮貌的，甚至有點掩護的精神，依然還主宰着屋內的場面。但是跳舞的男子中，也有人無聊的倚靠着牆，彷彿偶然的坐到板凳的緊邊上，已經在用兵士的下巴，擦着溫柔的耳朵，對自己的美人兒低語着各種的秘密，從自己方面姑娘們也已經不這樣樣勤勉的注視着那刺着厚布紋的針，已經在不留神的，不只在一個被刺破的手指上掛起小

血珠了。一般的嚴格的沈默被突破了。青年夥子們，懶洋洋的同姑姑們投送些瑣細的話語，這些話語的背後，有時猜想着有這樣多的隱密的意思，有這樣多的隱密的戀愛的把戲，使得好多人的雙頰都已經燃燒到流眼淚的緋紅了。

甚至連老成持重的女房主柳碧也一時忘却了自己的紡績，肩膀緊貼着水手的帆布海軍裝，帶着蒼白的神魂飄蕩的面孔，帶着半睜半閉的眼睛和迷惑的微笑——好像開了催眠劑似的——坐着，不意識的用抖顫的手指，掠着水手帽子的飄帶。

謝明停到門口裏，悄悄的用眼睛尋找着爲她而來的那個人，可是他第一個瞧見的却是芙落霞……這使他驚奇得才上來甚至他以爲是認錯了人。怎麼呢！妹妹小芙落霞呵！

兩隻白鵝，一個跟着一個走着，一個長腿的小姑娘，手裏拿着一根楊木棍，赤着腳，在刺叢裏，在鵝後邊吃力的跟着。鼻子底下弄的很髒，小髮微細得好像老鼠尾巴似的，在頭上蹺着。在謝明的想像裏所保留的芙落霞，就是這樣的。

可是突然間，你瞧吧！就是這位芙落霞，此刻在成人的姑娘們——未婚妻們中間，在晚會上坐着是如此的莊重，眼睛連睬也不睬……哦，鬼氣，真長成了！實在的，芙落霞穿着很大的花洋布上衣，頭髮上插着梳子，帶着十四歲的未婚妻的異常的莊嚴，坐着，竭誠盡智的用很大的舊針，鑲着男人的襯衣邊。

不僅這樣呢。她旁邊坐着一位十七八歲的，蓬頭的，穿着白大衣的青年，自在的把長胳膊放到膝蓋上——大概是還沒有來得及被徵調的，他心神不安的向旁邊張望着。

當謝明一看見這個的時候，就想開心起來，他蹣着皮靴，叫着：『哈，我叫你試試的！』——就打算說些關於芙落霞的恰富的非難，可是突然間，話到嗓子裏就塞住了。一切笑話都從腦子裏飛出去了。他看見了蘇菲亞。

姑娘用那櫻桃的眼睛，由那隆起的睫毛下，斜望着他。小窩在裂着的一個肉色的唇邊上微顫着，微微的張着的純潔的牙齒——密密的好像嫩玉蜀黍粒似的。兵士想着這晚會想了四年了。現在他心神錯亂的站着，自己不知道怎麼樣才好。

青年夥子們看見他的徬徨不安的神情，都盡情的咳嗽着。姑娘們偷偷的同蘇菲亞送巧言花語的眼色。芙落霞帶着溫柔的，可是狡猾的同情望着哥哥。

蘇菲亞帶着愁悶的心情，扭了扭肩膀，臉上慢慢的漲起紅潮來，用帶着頂針的手，裝着整理額上頭髮的樣子，把臉蓋起來，她用絲線繡的華美的細麻布手帕，從膝蓋上溜到地下來。

謝明準備不顧一切了。可是那位在世界不但知道水手的歌，而且也知道陸軍

士兵歌的水手，把手風琴一拉就唱起恰當的砲兵的歌來：

有一次，一個砲兵來到我這裏，

對我談起這樣的話語：

「你好能，我可愛的人兒。

戰爭馬上要完結了

我要來教你學射擊罷。」

晚會若無其事地在繼續着。

可是女主人打着呵欠，望了望燈。姑娘們把手工塞到懷裏，一個跟着一個的開始由屋裏出去了。青年夥子們保持着尊嚴，懶洋洋的也跟在她們後邊。這是好久期待着的議送回家裏。瞬間，這是合法的幽會的可能。

青年夥子們和姑娘們，在黑暗的门洞裏相遇見了。聽見有很快的私語。過了一分鐘兩個影子緊緊擁抱着，已經順着黑暗的街上走去了。

最後，蘇菲亞也從自己正坐位上起來，跟在別人的後邊出去了。她穿着羊皮靴，小小地移動着腳步。他看個人的、好看的頭，從謝明緊跟前走過去。他對蘇菲亞望了一下，她即刻把眼放下來。他爲着禮貌，少等了一分鐘，就從容的跟着她到門前裏去了。她在等着他的。

望不見的手，在黑暗裏抱住了他的肩膀。頂着頭巾的頭，貼到兵士的胸上。

「啊嚏，謝明，」無力的聲音低語着：「啊嚏，謝明，我的可愛的，好好的，沒有被打死。」

冬季的皎潔的明月，遠遠的走過了午夜了。鄉村睡去了。謝明護送着蘇菲亞。他們在披着的砲兵的大衣下，珍重的相互的依附着，牽着手，彷彿失了視覺似的，在寂靜的街上慢慢的溜着。

「你的小手熱得很，呵，你的小手熱得很，」姑娘重復着，曲折着，同時緊握着謝明的手，貼到胸上，好像嬰兒睡眠似的搖着他。

可是他屏着氣息，帶着體貼入微的溫情扶着她，順着那冰凍的有轍跡的街上走着。

可是他心裏總是不平靜。習慣了的懷疑，撩亂了他的驕傲的愉快的心情。台加琴科同意不同意把自己的姑娘嫁給他呢？不會食言嗎？可是，要明白這些懷疑，必須知道台加琴科是什麼人和爲什麼謝明怕他拒絕。

第七章 有錢的未婚妻

台加琴科是屬於那樣的農民的典型的，那典型就是一旦被徵去當兵的話，很快的就過慣了兵士的生活，在那裏找得了便宜，就不即刻的回家來，自願的留下，額外再服務五六年，十來年，有時竟到十五年。台加琴科當時被徵到砲兵裏，服完了砲手的現役期，就額外的去當砲兵下士。日俄戰爭裏，他得到了兩個十字勳章，一門第三級襟章，這麼以來，不知不覺的就變成了一排的主人，嚴厲的公務員，自己的軍官的右臂和砲兵們的雷霆了，總而言之——變成了所謂敲詐鬼。

他一年到村裏回來一次或二次，那裏有他的女人和房子。他把在砲兵連裏積蓄的薪金，統統都帶回家，精心考慮的置成了產業。可是錢，每次都在八十來元，九十來元。按着鄉村的生活，這筆錢算可觀了。他的女人是普通的貧女。他娶她的時候，就是孤女。在他額外服軍役的頭幾年大家都非常可憐她，可是突然間，說也奇怪，她竟成了村中最有錢的主婦之一了。現在人們都已經羨慕起她和恭敬起她來了。可是她是溫和的、不識字的、心地純潔的女子，無論如何，對自己

的新境遇，總習慣不來，她却也難以真正的了解這境遇。

她家居依然是如此的質樸，也甚至於受窮，依然如此的勞作，在自己丈夫的家裏，與其說她是一個主婦，毋寧說她是一個雇工。她愛丈夫而且怕她好像怕高貴人物似的。他謙遜的來容忍着她。他們生了一個女兒。他由部隊裏來信，吩咐爲着紀念砲兵營長的妻蘇菲亞，給女兒受了洗禮。

姑娘在質樸和寵愛裏，被母親教養大了。父親在她的眼中，也是高貴的人物。在大戰的前夜，她滿十六歲了。她作未婚妻和同謝明遊玩已經兩年了。

雖然他很窮，而她很富，——障礙是不曾預見的。蘇菲亞的母親願意把自己的女兒嫁給一個好的勞動的人。

從旁打聽了她母親的心情，同姑娘協議了。謝明已經決定打發媒人去。可是在這時恰好台加琴科回來了，他剛剛升爲事務長。他打聽出了未來的親事就狂憤起來。

在他的計劃裏，無論如何，都不能把自己的唯一的女兒嫁給貧農。他早已都夢想着同有錢的，同高一些的人物做親，夢想着經過銀行買一所好的很大的莊宅，最後，辭了職，就做一個如果不是地主的話，那麼至少也是那一類的人。

他吩咐叫告訴謝明，要扭斷了他的胳膊和腿，如果看見他在自己房子跟前的

話，他稱妻子是老妖怪，可是女兒呢，想好好用事務長的馬刀鞘，照她的肩胛骨上抽一頓，甚至已經揮起了，——可是一看見她的美麗的黑眼睛，駭得圓圓的翻着，就心痛起自己的孩子來，心血潮上來，用可怕的聲音，嚷着令人不解的，可是顯然是侮辱的話：『黑毋良！』

在最近的一個節日，事務長穿着禮服，帶着馬刀，十字章，紀念羅曼諾夫皇室三百年紀念的橙色的徽章，親自領着女兒到巴爾達野市上去了。在姑娘的低低的垂着的頭上，戴着用紅線繡着數字的細葛布的壓髮帽。這數字是表示未婚妻陪多少錢嫁妝的。這是鄉裏的舊風俗，台加琴科不願違背了這種風俗。

野市驚奇起來了。通常在本地未婚妻的壓髮帽上儉約的寫着三五，五〇，七五——算是不少了。一〇〇這數字足以令人起敬的。一五〇這個數字是要使好事者都集到周圍，而且後來關於這個，整年的都在談論呢。可是在蘇菲亞的壓髮帽上繡着大寫的三〇〇。

人們都聚集到新的、畫着小玫瑰花的、帶彈簧的綠馬車跟前了。侷促的和屈辱的眼淚，順着姑娘的緋紅的雙頰流着。父親站到馬車前邊，好像站到自己的大袍前邊似的，誰也不看，擺着事務長的架子，撇着那帶着馬刺的穿着長統皮靴的腿，用三個手指掠着黑鬍子。

第八章 兵士的惡毒

但是，野心的幻想沒有實現，總動員令打擊來了，台加琴科趕緊的歸了隊。戰爭開始了。把謝明也徵去了。他秘密的同那俯在他肩上哭着的蘇菲亞告別了。於是偶然的就入到事務長台加琴科所在的那同一的砲兵旅裏，入到那同一的砲兵營裏，而且入到那同一的砲兵連裏了。

在這裏——出現到陣地裏，而且還處在自己敵人的威權下——謝明知道了兵士的惡毒值多少錢一斤呵。

自從台加琴科把手插到腰帶裏，第一次的從砲兵連的正面走過，而且帶着惡意的嘲笑，斜着眼睛，向拚着全付力氣，挺直着身子的砲手謝明望了一眼的那一天起，一直到一九一七年止——謝明沒有一分鐘不覺到自己處在事務長的威權的高壓下的。

台加琴科命令他做着最艱苦的工作——做土工，砍森林。他有着些微的疏忽，就處罰他，謝明常常背着背囊，帶着全付武裝罰站。更其不斷的命令他額外的

到廚房裏削馬鈴薯，這工作雖然是很輕，然而是很卑賤的。

幸虧謝明對自己還不會灰心和墮落。不然，他就糟了。相反的，他生性是堅定的和有心思的人，他明白他只有一條路：努力。他也就這樣幹了。無論如何，不久他就成了砲兵連裏最正直的兵士了。

可是台加琴科繼續走着騰達的路。在東普魯士一仗就得了一個二等十字章。在奧古斯特森林地帶，得了一等的十字章。

在十五年末，在撤兵以後，在莫洛德奇諾舉行了沙皇的檢閱。給砲兵們發了新大衣。小身幹長鬍鬚的團長，穿着全付武裝，胸上帶着白十字小章，由自己跟前放過了陸軍的軍團。謝明喊着『烏拉』，也聽不見自己的聲音，很神速的望見馬身上一行黃臉，帶着光輝繡紋的窄窄的皇帝的眼睛。臉是很熟識的——活像半元的銀幣。

檢閱以後，就發獎賞。砲兵連得到十個十字章。旅長匆匆的，由行列的正面走了一遍，把十字章給謝明掛到身上，照砲隊上等兵的袖子上拍了一下說：『好漢』。謝明不知所措起來了。但是他抬起臉叫道：『願效微力，大人！』

就在這一天，台加琴科升為特任事務長。他的兵士式的馬刀上帶起了軍官的刀緒，毛皮帽子上，綴起了軍官的帽章，肩章上鑲着寬金邊。

這是到頂點了，下級的官職。要跨過這境界是不可能的了。這麼以來，台加琴科由事務長升成了特任事務長。新的稱號截然的把他和士兵們分開來，可是同軍官們一點也沒有接近。台加琴科停止吸帶小洋鐵蓋的木烟斗，改吸便宜的紙烟了，用由子彈壳做的打火筒，代替了洋火。他有一個私人僕役——勤務兵一類的，——這是他由第二種行李隊裏弄來的。

戰爭在繼續着。十六年的時候，在史莫岡附近，台加琴科由砲兵連經過，看見了謝明。謝明蹲在一堆不大的燎火跟前，火裏邊燒着榴霰彈的彈筒。彈筒裏鑄解着德國的鉛質的大砲的距離測定管。謝明用鉛鑄着湯匙。

台加琴科人不知鬼不覺的站到謝明的背後，端詳着這全部的小小的鑄造場，它帶着土模型和旁邊的沙上放着的冷却了的多孔的白匙子。周圍一個人也沒有。砲兵們利用這沉寂，個個人都作起自己的事來。有的洗衣服，有的打木棒遊戲，有的在自製的棋盤上寫信，這棋盤腿是插在周圍栽着小松樹做掩蔽的大砲跟前的地下的。

玫瑰色的五月的晚上照徹着赫赫有名的斯莫凌大道旁的古楊的葱綠的嫩葉，從前拿破崙的軍隊由這大道上走過的。五月的甲蟲，有時帶着遲鈍的嗡嗡的叫聲，由耳上飛過，偵察回來的德國的飛機，好像應答這些甲蟲似的，不斷的送來微

弱的軋軋的聲響。

「料理家事的嗎？」台加琴科問道。

謝明打了一個寒顫就跳起來，筆直的挺着身子，站到特任事務長面前。台加琴科把眼睛密縫了一下用三個指頭把鬍子一掠，就不緊不慢的在謝明跟前來回踱着，好像在行列前面踱着似的。最後，他撇着腿，側身子站着。

「怎麼呢？柯德科！」他用手動了一下軍帽的遮緣，哭喪着臉冷嘲着：「你的念頭已經斷了嗎，或者還沒有斷呢？」

「不知道，特任事務長老爺。」謝明回答着，放下眼睛來。

台加琴科少微沉默了一下。他的羸瘦的，多筋的，帶着青紫色紅暈的臉，表現着兇惡的沉思。

「隨便吧，這是你的事，記着吧。」

台加琴科不緊不慢的走到謝明的砲跟前，拉開門，往砲膛裏望了一下。

「不錯，好得很。有兩指厚的餅，額外服役四天。」

「是，特任事務長老爺，」頂多不到兩點鐘以前用煤油擦了砲的謝明，帶着精幹的神氣喊道。

兵士的假期不久就開始了。下級人員都得了二十一天假，輪流回家了。全砲

兵連都回過家了，但是沒有輪到謝明。

十六年夏天過完了。

第九章 十七年

大戰的第三年過去了。軍隊由戰綫上來回調動着。到處打着仗。沿着威列克附近的森林，用窒息性的瓦斯燒了十五里遠。那些林木又乾又黃的好像秋天的一般。

在巴蘭諾維其那邊，在吉文斯基附近和前去一直到利加一帶，無止息的成幾禮拜的地都在震動着。夜間在那被遺棄的毀滅的田野上，起着砲火的風暴的岩狀的漫天的紅光。

輜重順着燒紅對車諾維次的街上趕着，載着布魯西洛夫的進攻的預備隊的大汽車在飛駛着。唐恩瓦特被雷電震得轟鳴着。

豐美的梅子在布科文菓園裏掛着。

八月，羅馬尼亞加入作戰了。俄國軍團過了多腦河就很快的踏過了全多布魯

日。砲兵們從瞭望所已經望見在玉蜀黍地和瓜田那邊的保加利亞的城市，巴查日克裏的回教堂的尖頂。

可是這時用卓越的力量打擊了馬克任（註），一切都混亂了。德國的飛機在無由掩蔽的曠野大道的上空裏，用機槍照着部隊迴環掃射着。套着公牛的羅馬尼亞的大砲，墜入到泥濘裏。德國人空手把它拿來了。秋天的月亮，冷冷的照耀着發漲的死屍和散亂在玉蜀黍地裏的軍需品。

凝然不動的牧人們，戴着頂高的羊皮帽子，手裏拿着長棍子，被羊包圍着，站到圓得好像臼一般的石井跟前。他們淡然漠然的望着這毫無秩序在曠野裏遊牧的軍隊。

水瀉瀉的太陽，微弱的照耀着鋪在山腳上的山毛榉的黃葉。

慘淡的秋天，懸掛到多腦河上邊。被砲聲震得轟響的喀爾巴阡山的齒狀的支脈，透過了淡水的河霧，微微的隱現着。戰爭的結局是看不見的。『士兵的戰壕的痛苦是受不住了，』冬天謝明往村裏給母親寫信說。二月末工人在彼得堡暴動了，沙皇退位了。太陽在小河裏反射着光輝。藍天反映到軍樂隊的銅喇叭上，看起來成了綠色了。

從那來的這麼多的紅絹條和紅布啊！臨時政府的委員——穿着厚毛絨皮大衣

和戴着上等羔皮帽子的魁梧的便裝的老爺——由秘書陪着到輕重隊裏開大會，興奮的兵士們，夜間不睡覺的避彈室裏討論着土地與和平。謝明焦躁得傻裏傻氣的走着。一切都覺得戰爭是完結了。

起初台加琴科十分不安起來。他還不能夠想像到這對他有利呢，還是有害。可是不久他就明白大概是有益的。革命廢除了階級的特權，對他開放了做軍官的可能性。

他胸上帶着紅絹條。他被選到砲兵連委員會裏了。

春天在沉醉裏過去了，夏天來到了。被折磨的士兵們一分鐘一分鐘的期待着和平。克倫斯基却宣佈了進攻來代替和平。補充連打着展開的紅旗，由預備隊裏向前線開着。

臨時政府的委員又來了。現在這都是些戴着眼鏡，打着皮裹腿，帶着替代馬刀的短劍，掛着望遠鏡和行軍圖囊，披着長髮的善於叫喊的人。袖上綴着骷髏袖章的義勇敢死營，護送着他們。

他們順着交通溝，到了戰壕裏向流彈鞠着躬，肩膀擦着壕角，騰起了可怕的

(註)馬克任 (Mackensen 1894) 德國元帥。歐戰初，任十七軍長，後任第九和第十一集團軍總司令。一九一六年到羅馬尼亞，在那裏任都統，直到歐戰

止終——譯者
灰塵。

在那夏天，砲兵連紮在羅馬尼亞，在亞沙那邊的一千〇一呎的高地上。裝着軍火的小型貨車，日夜順着輕便鐵道走着。在山坡上挖的地洞裏，密密的貯藏着裝着法國榴彈和燒夷彈的木箱子。工兵用水門了面着塲子，裝置着威克斯式的遠射砲。步兵戰壕裏，裝設着千百門的迫擊砲。

暑熱燒着掘翻過來的土地。

好像穿便裝駝背似的克倫斯基，親自來到師部裏——下垂的鼻子好像馬鈴薯似的，——戴着解了遮緣的英國呢帽。一隻有毛病的手，戴着羚羊皮手套，貼到軍衣胸前的衣袋上。他站到司令部的汽車上，被好奇的兵士們包圍着。刮了臉的口袋，深深的打着呵欠，用沙嗓子對他們嚷着，用自由與革命的名義，要求着進攻。他至少曠了半點鐘。兵士們默然的聽着，有的站得疲乏了，就坐在地上去。在很久的停頓裏，當克倫斯基用那隻健康的手，扶着汽車夫的紅肩章，用公民與領袖的從容的眼光，向聽衆望了一下的時候，突然送了一聲雖然侷促的，可是很夠勇敢的都拉人的口音：

在連裏都質問道——「議和快成功了嗎？我們要回家的。」

克倫斯基很快的扭過身來，就看見一個短小的步兵，戴着不合適的德國的大鋼盔，那下邊突出着曲折着的小孩子似的耳朵，耳朵外邊，尤其是裏邊，被羅馬尼亞的灰塵染成黑的了。他照着土耳其的樣子，在頭一堆裏，在燒了的草地上，規規矩矩的坐着。

「是嚙牙巴骨的時候了，」他對鄰近的人們解釋道。

人羣裏起了一聲哄笑，嗤起來。

「沒有什麼可笑的，」有人不平的說着，「都關心的，應該說的。」

可是那步兵繼續的坐着，好像什麼事也沒有似的，仰着髒臉，陽光照得他密縫着眼睛，天真爛漫的望着最高司令官。

「士兵同志們！」克倫斯基醒悟過來，喊道。「自由的公民們！弟兄們！革命給了你們翅膀，歷史把劍放到你們手裏。你們要勝利的。可是你們中間有叛徒的，個人的幸福對他們比自由的偉大理想還貴重呢。這就是他們裏邊的一個！」最高司令官用抖顫的手勢伸着那隻健康的手，對那個步兵的方向指着，惹起長官這些話，那步兵已經不高興起來了。「這就是這些叛徒中的一個。你們自己對我說吧。對這些人怎麼辦呢？交到革命法庭嗎？當作叛逆就地槍決嗎？」

兵士們都不作聲，覺得不知如何才好。

克倫斯基轉過身來，疑視着那個步兵。

「滾開吧！」他突然叫了一聲，作着悲劇的手勢。

「不，」小兵悲傷的說着，站起來，手搥得小艇似的，順着立整綫放着。

「我用革命的名義命令你——滾開吧！回家去吧。我剝奪了你的俄國軍隊的兵士的稱呼。你自由了。」

步兵躁着腳，不知所措的向旁邊轉着頭。最高司令官已經又用公民的眼光，向大會望了一下。

「或者這裏還有小胆子的人嗎？這麼樣，讓他們統統都回家吧，他們都自由了，我們輕蔑的不睬他們。革命不需要叛徒們的。滾開吧！」

於是，這兒就發生了到這樣程度的想不到的事，簡直使謝明後來好久的都稽會不開來。同他並排站着的有位同連的不大年輕的砲兵韋金科，他有一個毫不出奇的，有大家庭的，不大識字的，不愛說話的騎傳令兵。當克倫斯基在開會的全部時間裏，他的臉很痛苦的好像病人似的在蹙着。可是他貪婪的每一個字都細聽着。當時有幾次好像忍不住的要說什麼似的。當克倫斯基在說出最後的話：「革命不需要叛徒們。滾開吧！」停頓了一下的時候，韋金科突然呻吟起來，奇怪的冷笑着睡了一口，就用够高的聲音說：「讓他們統統都跟到那戰爭的屁股後邊走

吧。」穿着棉背心，手裏拿着馬絡頭，轉過那汗透的脊背，就從陣地裏步行着往郝爾桑省回家了。

第十章 志願兵沙桑諾夫

七月八日的晚上，開始了砲兵的準備。一百多個輕砲和重砲的砲兵連，在晝夜之間，不停的在一師的不大的一段上工作着。兵士們都震聾了。三天的光景，地都被沉重的好像水銀似的窒息的煙氣覆蓋着。電閃三夜都沒有從天上消失，德國人的鐵絲網，被颯風似的砲火毀滅得乾乾淨淨了。在十五日黎明的時候，突然完全沉寂起來。步兵由戰壕裏衝出去了。在最後的突進裏，俄國軍隊在自己的可怕的沉寂裏，衝入到巴威的第一道戰壕裏。過了二十分鐘，佔領第二道戰壕。德國人把大砲都丟掉了。大身幹的巴黎人的死屍，蓋遍了被砲彈犁翻了的田野，死屍的敞着的軍裝下，露着網眼衣。他們各種姿勢的躺着，插到被掘翻了的，發着被燒了的帶着觀音柳氣味的田地裏。到處都散亂着帶着灰套的鋼盔和短劍。俄國人衝破了第三道戰綫的時候，就開始挖起戰壕來。可是在這時候，從右邊突然

用榴霰彈照他們打起來。這完全是意想不到的，主要的是不可解的。在最初大家甚至都以爲這是砲兵沒來得及把砲火向前推進，所以偶然的打着自己人了。絕望的喊聲，由爆炸的砲彈的濃煙裏騰起了。信號箭向上飛起了。可是砲火不會停止。她一分鐘比一分鐘的猛烈起來了。躺在暴露陣地的，沒有任何掩蔽的散兵綫，混亂起來了。砲彈不知道從何處飛來，它落得很準確，一下子可消滅整整的一排人。步兵都逃亡了，同預備隊混雜在一起裏。差不多就在同時，換防的砲兵連，也同他們連接在一起。人，馬，彈藥箱，大砲和被爆炸的黑煙所籠罩的救護車，都凌亂的堆積起來，構成了可怕的景象。無論誰什麼也不明白。准尉們揮着手槍，在士兵中間跑着。驚惶混亂起來了，這混亂不是馬上可以停止的。就在這時候，德國的預備隊開到了，就反攻起來了。繼續不斷的屠殺了五晝夜。七月十六日，一切都完結了。神疲力盡的俄國人和德國人，面對面的都站到準備位置上。

後來才知道發生了這樣的事情：當俄國步兵開始進攻，而且佔領到德國的三道戰壕的時候，鄰近的羅馬尼亞師就誤了，因此就暴露了俄軍的右翼。

這被敵人利用了，就從側面幾乎是從後方，照俄國軍隊打起來。高級指揮沒考慮到這一層，惶惶失措起來，就沒有採取任何辦法，士兵們爲着將領的糊塗，付了罕有的傷亡的代價。

從戰爭開始以來，在謝明的砲兵連裏，都沒有過這樣多的傷亡。兩門砲和四個彈藥箱，都打成了碎片。八個穿着黑褲子和好皮靴的砲兵，都蠟皮一般的，臉向下貼到那堅硬的羅馬尼亞的地上，不動一下的——好像木偶似的——長眠在那裏了。十二個人很快的用個人帶的粉色的綳帶紮了紮，就抬到救護車上了。關於步兵，一點也沒提到。它的損失是可怕的。有的一營總共只剩幾個人。

需要補充了。補充得很遲緩。補充連在路上往前綫開着。部隊的補充，沒有任何計劃，——誰來就收。主要的，這都是由軍醫院回來的傷兵和最後徵調的粗野的青年。他們帶來了後方的嚴重的要求。好多的布爾塞維克在部隊裏出現了。

砲兵連的成份劇烈的改變了。它完全不是一個月以前的那副面目了。大半都不相信軍官了，都憎惡起他們了。對一切要繼續戰爭的人都憎惡起來了。

在十六年受傷的，由太學生出身的，兵士們最寵愛的志願兵沙桑諾夫，由軍醫院裏意外的回到砲兵連裏了。他潮光了頭回來，瘦瘦的成了大人了，輕輕的扶着棍子。他的年輕的藍眼睛，旁若無人的微笑着，他怠慢的到了事務長跟前，就即刻去到電話瞭望指揮員的帳幕裏，按着他帶的條子，就被編為砲兵下士。

帳幕裏整夜的點着大煤油燈，這還是電話隊庶務員在十五年末的時候，在第二近衛軍團的被水淹的戰壕裏取出來的那盞燈。聽見有笑聲，話聲及三弦提琴的

彈奏聲。全旅裏沒有一個人，在彈這種樂器上，能與志願兵沙桑諾夫競爭的。有名的電話員的洋鐵壺，在野火上煮了四壺茶了，這壺也是在史莫崗附近的近衛軍團的戰壕裏拿來的。全砲兵連都來到志願兵這裏，聽後方的新消息。也真有可聽的呢，到彼得堡，到莫斯科，到奧得塞，這時候沙桑諾夫那裏沒到過呢。

第二天，全砲兵連都只是談着布爾塞維克，談着列寧，最後談着克倫斯基。黨報『士兵』手遞手的傳閱着。

台加琴科把志願兵叫到跟前，手插到腰裏，撇着腿，好久的沉默着。用自己的，美觀的，栗色的，差不多是黑色的眼睛，尖尖的釘着他的年輕的臉。突然間，他的臉漲得血紅的叫起來：

『你在這裏算什麼人呢，想宣傳砲兵連的嗎？』

『可是你算什麼人呢？』

台加琴科少想了一下。

『砲兵連委員會主席。』

『我沒有選舉你。』

『監禁十五天。』

『把我嗎？』

沙桑諾夫咬着牙，臉發白了。

『我手裏有布爾塞維克軍事組織的公文呢。』

他從制服外邊的衣服裏，掏出來一張一疊四摺的紙，伸給特任事務長。

『把眼鏡戴上吧，如果你不識字的話。』

對他用了『眼鏡』這個字和志願兵的大學生的眼睛，使事務長怒起來了。但他把怒氣抑制住了。

阿彌爾佛，在我們的砲兵連裏，此刻布爾塞維克還不會指揮呢，『他說着，向集在周圍的士兵們瞟了一眼，說——瞞見了嗎？蠢貨！但誰也沒有微笑。』

第二天，砲兵連委員會改選了。現在沙桑諾夫做了主席。在大多數通過的決議案中說：『我們，九月四日集會的砲兵第二連的士兵們，宣佈我們的主張：一，即刻公佈秘密條約；二，即刻談判議和；三，即刻將一切土地交給農民委員會；四，主張監視一切生產；五，即刻召集蘇維埃。我們砲兵們，雖然不屬於布爾塞維克黨，但是爲着一切要求與口號，我們將同他們死在一起。』

實在說，雖然謝明無論同誰都不願意死，而主要的，在世界上想活着和回家去，可是他依然滿心滿意的舉起那遮着太陽的煙草色的手，好久的把它在軍帽上高舉着。台加琴科帶着憎惡的心情，望着他。旅長遞了因病的報告，就從前綫走

了。好多軍官都跟着他走了。

第十一章 事務長

戰爭的第四年秋天來到了。殘葉在森林裏亂舞着。充滿着風雨的黑夜，懸掛在前綫的天空裏。逃兵們打着溼裹腿，在路上走着。士兵們藏到那沙沙作響的灌木叢裏，溜到軍官們的小土屋跟前，在窗子上傾聽着。

大砲的響聲時時在響着。

有一天夜裏，在師裏有一團人暴動了，士兵們不願從預備隊裏往戰壕裏開。軍長下令叫把他們包圍起來，用機關槍掃死，機關槍隊拒絕了。

夜裏三點鐘，陸軍上尉——兵砲連連長，穿着雨衣，戴着雨帽，來到砲兵連裏。他後邊跟着二位老軍官——中尉。

事務長用手電筒給他們照着路。

「砲兵連作戰！」老軍官指揮着。

士兵們都由小土屋裏逃出來，在雨地裏打着寒戰，撲到砲跟前。上尉把套着玻璃紙框的地圖，拿到眼跟前。事務長用手電筒照着地圖。上尉用指南針把方向定好，想了一下，就命令第二排的兩門砲從避難室裏開出來，就轉向後去，眼睛俯到瞄準鏡上，他親自選擇了射擊點，規定了角度。

『用溜霰彈，』他平心靜氣的說着，走開來，又照地圖看了一下：『表尺七十五，信管七十。第三門和第四門砲，發射！』

謝明半睡半醒的沒有考慮到是怎麼一回事，就用習慣成自然的動作，對好表尺，對平了地平綫，關上砲門，就已經準備去拉繩子的時候，突然從後面起了一聲可怕的喊聲：

『停住！別放！』

謝明手裏挽着繩子，麻木起來。

志願兵沙桑諾夫用手燈在頭上揮着，披着外套，從電話壕裏跑出來。他趕開了砲手——不知從那裏來的這股勁，——就走到連長緊跟前，揪住他的咽喉。

『可是你告訴了士兵同志們，你命令他們照誰開砲了沒有？告訴了沒有？』就是在這時候，台加琴科用拳頭狠狠的照沙桑諾夫臉上打了一拳。把志願兵打倒了。

『開砲！』上尉喊著。

砲手們遲緩著。那時上尉走到謝明跟前，說了一聲『對不起，』就從他的失了知覺的手中把繩子奪過來。

『中尉，勞駕到第四門大砲跟前當一下砲手吧。發射！』上尉喊了一聲，就即刻帶著打穿了的頭，倒到地下去，第二顆子彈當場打到中尉身上。發射擊的呢，成了不可知的了。可是由暴動的團裏派的代表團提著步槍，打着飄展的紅旗，已經到砲兵連裏來了。

電話員們捉住台加琴科的手。有些人從他身上卸着手槍和馬刀。他當場就被捕了。沙桑諾夫跟他的從地下起來，吐了一口血，就下令派衛兵把事務長帶起來。把他帶到一座空的避彈室裏，派上衛兵，爲着早晨把他押解到暴動的團部裏去。可是在那時，士兵們是不愛開玩笑的。

在黎明前，謝明到被捕人那裏接崗了。他把拔出的『別布特』背到肩上，順着避彈室來回踱了幾次。

在小小的窗子裏，從地下透着光亮。謝明彎下腰，往那裏望了一眼。他想要知道台加琴科在自己生命的最後這幾小時作些什麼。

蘇菲亞的父親不束腰帶的坐在床上，手和頭放到釘在地上的小木棹上。旁邊

放着綴着軍官帽章的帽子。掛在柱子上的煤油燈，照射着帶着蒼白頭髮的黑頭和櫻桃紅的耳朵。臉望不見，只望見蒼然的閃光的黑鬍子的邊緣。

謝明自己搖了搖頭，就又走起來。過了三十分鐘，他又往避彈室裏望了一下。台加琴科照舊的坐在那裏。謝明覺得事務長在哭的，可憐起他了。謝明離開窗子想着，到被捕人跟前，送他一袋烟吸不吸呢。

天要發亮了，水溜溜的黑雲在黑天上微微的出現了。

從避彈室裏突然到小窗子上敲起來。事務長用模糊的聲音，要求着他帶出去大便。謝明略微想了一下，然後沿着土台階下去，把門一開就說：『只是任何糊塗把戲不要耍，』——就讓事務長在前面走着。

在晨曦裏，事務長認出了是謝明。他們默然的向旁邊走了幾步，到了灌木叢後邊。

『唔，一——二，就完畢了。』謝明說着。

事務長低着頭站着。謝明看見了他的臉。這是一付已經不年輕的，剛剛哭了的，可憐相。淚珠還掛在下垂的鬍子上。

『你聽着，謝明，』台加琴科鼓着力氣說：『我知道你，你也很知道我。雖然我在你面前和在人們面前，或者很失錯了，可是那不是我的錯，而是我們的一』

切軍事生活的錯。你還在吃娘奶的時候，我已經幹完教導隊了。你把我從砲兵連裏放了。這對你什麼也不會有的，可是對於我……」他哭起來。「天說地說，總是一個村裏人。你看着這一層。第二層，我對真神說話：你好好的一回到家裏——就打發媒人來吧。」

他卸了軍帽，揮起大衣袖子，把眼睛揩了一下，眼裏流着淚。

謝明心同意轉了。他提心吊胆的往四面看了一下，砲兵連睡着了。

「你聽着……」他低聲說着，決然的把手一揮：「跑吧！我沒看見。」

台加琴科小心翼翼的鑽到灌木叢裏，轉瞬就不見了。

早晨由團部裏派人來提台加琴科的時候，謝明只說：

「他連鬼影也沒有了。出去大便到現在就沒有回來。」

「盡他去吧，滾他奶奶的吧。」團委員會的代表出乎意料的說着，用木片從裏腿上刮着稀泥層。「還要使這些壞東西再污了手嗎！砲兵同志們，誰有烟吸沒有？」

謝明甘心願意的從褲袋裏把洋鐵盒掏出來，但是沒有把它送到團代表手裏，因為他很知道步兵的習慣。自己打開，恰恰的取了一撮，放到那伸着的帶着黑的線紋的手掌裏。在這當兒，他嘆了一口氣說：

『都是一個村裏人。天說地說，到別人身上去賺一點吧。』

第十一章 大戰結局了

十月二十五日，士兵們的戰壕的痛苦結束了，一切政權都歸了蘇維埃。

『被十一月六日——七日（十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的命令

（註）創造出來的和依存於工農兵代表蘇維埃的工農政府，對一切交戰的人民及其政府提議，立即開始正義的民主的和平談判。』

列寧在全俄第二次蘇維埃大會上說的這幾句話，在前綫上傳遍了。

現在對於議和已經沒有一個人疑惑了，謝明對於這個也不疑惑了。

但是當同德國人進行談判的時候，又經過了三個月。誠然，有好多兵士不等

命令，都帶着槍回家了。沒有可能止住他們的。他們去奪取了地主的田地。

部隊稀疏起來了。前綫還在支持着，但是，良心不允許謝明無主人的把自己親人似的大砲拋棄了。手裏不帶着官長簽字的、蓋着關防的、退休的字據，就

（註）即十月革命。以俄歷計，為十月二十四——二十五日，以公歷計

，為十一月六——七日。譯者。

開砲兵連，這時對於砲隊上等兵——瞄準手，對於老士兵和戴十字章者是不妥當的。

最後，二月十二日，大元帥克雷林科准尉，下了復員令。

這時，砲兵駐紮在後方的預備隊裏，在加敏涅次，波多斯克附近。砲兵連司令部紮在被燒了的地主莊園的馬房裏。馬房的門被挪到一邊去了。

剛剛被士兵們舉出來的砲兵連連長——志願兵沙桑諾夫，坐在砲兵連辦公處的粗縫的釘成的松木箱跟前，坐在用雨布縫的行軍用的軍官的箱子上，他們的臉發瘦了，但是剃得很乾淨。

砲兵連的書記，蹲在他旁邊，在公文夾子裏亂翻着。在代替棹子的木箱上，放着表冊，預備好了的證明書，關防，在開着的保險櫃裏，放着一束鈔票。

沙桑諾夫戴着沒有帽章的毛皮帽子，穿着不帶肩章的瑞典的皮短衣，但是帶着全付武裝，把那隻有病的腿，伸得遠遠的坐着。

風把乾雪花從院中送來。這些雪花不融化的在馬房裏的黑暗的天空中飛舞着。砲兵們一個跟着一個進來了，穿着軍裝帶着什物袋和背囊。他們微微的帶着不好意思的神情，站到木箱跟前，領着證明書和錢。

『唔，謝明，想出什麼辦法了麼？』當輪着謝明走到跟前的時候，沙桑諾夫

問道。謝明忸怩起來。

『唔！想多過一點生活嗎？』

『一點辦法也沒有，連長同志，』謝明嘆着氣說。『該回家了，地種得
了。』

『是的。怎麼呢？沒辦法？可惜！頂好的瞄準手。或者再改一改主意吧？這
不是，你瞧：郭列夫留下了，包賓科留下了，安德樂留下了。有二十來個人都留
下了。一個月有五十塊錢的餉。天說地說，總算是工農紅軍呢。』

『還拐回頭去打仗的嗎？』

『或許會的。』

『當同一切人都澈底講和了的時候，這同誰去打仗呢！』

『唉！我的好朋友，』沙桑諾夫嘆着氣說，用拳頭支着頰沈思着。『唔，好
吧，隨意吧，在領到簿上簽個字，就快回去種地去吧！』

謝明領了證明書和錢——復員的得十字章的人，附加口糧和兵餉，一共四十
多塊錢——兩張二十元的黃鈔票，幾張在當時通行的找零用的郵票。他把這些都
牢牢的裝到特別為這縫的褲裏上的兜裏，挺直着身子，對連長行了禮，就向左邊
轉過身來，從馬房裏出去了。

院裏停着帶砲架前車的六門大砲。一個面生的衛兵，帶着拔出的『別布，毛皮帽子的前邊，橫綴着紅絹帶，在大砲附近踱着。謝明認出了自己的大砲。在千百門大砲中，他好像母親認識自己嬰兒身上的一切斑點和小血斑似的，按照他所認識的許多記號，會把他的大砲認出來的。謝明的心都收縮了。

『挺不錯的一門砲，』他嚴峻的把眉頭一皺，對那不相認識的衛兵說。『這門砲發射了三千八百二十五發的實彈射擊了。總共這麼多。』

於是他不等答話，就毅然決然的從院裏出去了，背囊在他背上磕碰着。他走着，哼着那著名的前綫的歌曲：

喧鬧着，燃燒着，奧苦斯特的森林喲。

那是在二月的事呵。

我們從東普魯士而來。

德國人民跟蹤在我們的後邊。

第十三章 籬旁

狗已經好久的停止叫了。雄雞在村裏叫了三遍了。可是謝明和蘇菲亞無論如何總不能夠分手來。

在整整兩點鐘以前，他們最後一次的接了吻，蘇菲亞進到自己的柵欄裏，用木棒隨手把籬笆門插起來。彷彿粘住了似的，就這樣的留到籬笆跟前了。

「可是父親怎麼樣呢？」謝明成十次的低聲問着，想乘機由籬笆上面把姑娘抱住，用外套邊蓋着她的肩膀。

「父親十月中間從前綫回來了，」她成十次的低聲回答着。

「惡狠狠的吧？」

「比狗還壞呢！」

「沒有提到我嗎？」

「一點也沒有。」

「或許提到了的，不過是你忘記了吧？」

「的確的，一點也沒提到，就這樣再會吧。不然，我的腳已經凍得了不得了，我要跑回家了。」

「等一等，可是老傢伙知道我在這裏嗎？」
「他不在家。昨天上巴爾達趕集去了。唔，我去了。不然，你瞧，人家的煙

筒前冒煙了。」

「等一等，還來得及呢……」

謝明很想把他在前綫上同她父親所發生的事情，都告訴給姑娘。可是他明白，——這是不應該說的。同連的兩個人發生點事情有什麼稀奇呢？這同別人有什麼相干呢？從另一方面說，他急着想快些知道台加琴科的企圖。他不想反悔，違背了自己的牢不可破的士兵的誓言呢。這些壞蛋什麼事都會幹出來的。

、蘇菲亞突然拉住他的手緊緊的握着。

「什麼，我的小心肝？」他溫存的問道，往她眼裏望着。

「喂……」他用微微能聽得見的低聲說着，傾聽着。「喂……什麼也沒有聽見嗎？」

謝明扭過頭來。在黎明前的靜寂裏，送來一聲馬車聲。這聲音傳來已經很久了。它最初是很遠，很微——勉強聽得見的單調的在曠野的硬路上的叮叮聲。現在它響得很近了，耳朵很清暫的辨出了蹣跚的馬蹄聲，隆隆的車輪聲和鼓鼓冬冬的浮鐵桶聲。

「爸爸從集上回來了，真害我不輕，」蘇菲亞生氣的說。「可玩好了，唔，你實在走開吧，回家去吧！」於是又最後一次的把謝明的脖子抱了一下，就跑到

屋裏去了。

謝明走開了幾步，就躲到籬笆跟前。車停了。聽見有可笑的和威嚴的熟識的口音：

「喂，朋友們！妻子！誰在屋裏：把大門開開！」

台加琴科戴着用灰色的小羊皮製的軍官的毛皮帽子，羊皮外套上邊，套着帶雨帽的雨衣，把他弄得非常的胖，他手裏拿着鞭子，高聳在馬車上。同他在一起的有一位謝明不認識的瘦瘦的農人，他坐在布袋上，裹着壞的皮上衣，細長的頭上的頭髮，好久沒有剪了。據當時在微明裏所能看出的——不是老年人。

「到家了，」台加琴科說着，到同路人的肩上動了一下。

「我沒有睡着，」那人一下不動的答着。

一個赤脚的，穿着舊襪裙的睡醒的女人把大門開了，馬車入到大門裏去了。

「這能夠是誰呢？」謝明往家裏走着，沉思着。

走到自己的屋子跟前，他看見了兩個人影。一個站在籬笆那邊，一個站在這邊。

「唔，就這樣再會吧。」謝明聽見了芙落霞的很快的慎重的劇音。「不然，我的腳已經凍得不得了了。我要跑回家了——生得爐子了。」

『再等一分鐘吧。』

『一分鐘，一分鐘，鬼亂子從來就出在這一分鐘呢。祝你夜安，祝你快樂的夢吧。』

『小芙落霞……』

『我對誰是小芙落霞，對誰是葉芙落西亞。費杜落夫娜。重來一次再會吧。不然，我們的謝明要看見的話——會把胳膊腿都扭壞了的。』

『把誰的扭壞了呢？』

『把你的。』

『把我的嗎？咳咳！那樣人在世界上還沒有生出來吧！』

『到那時候你瞧瞧吧。一捉住就用帶銅扣環的砲兵的皮帶抽起來的……』

『你拿兵來嚇我嗎？我自己可以隨便的到前綫去，只是我這樣的年紀還沒輪到呢。』

『可是，看一看吧，這裏誰不怕兵？』謝明從旁邊冒出來，用可怕的次中音說。

細長的人影，抖顫了一下，好像有人用錐子從後邊鑽了一下似的。青年夥子由籬笆跟前跳開，順着街跑走了，彎着頭，怕滑倒了，就揮着長胳膊。

謝明不離地方的向他後邊威嚇着，踩着皮靴。芙落霞的頭倒到木樑上掛的繡子上，要笑死了。

「這是誰？」謝明嚴厲的問道。

「伊凡辛克的梅柯拉。」

「就是在戰前給克倫伯放牛的那個人嗎？」

「哼。」

「哼，的確的，那時他也不過十三歲！有什麼可說呢：當我們在前綫打了四年仗的時候，這裏一切小夥子們都變成了未婚夫了。你同他逛得很久了嗎，芙落霞？」

「今天頭一天，」姑娘怕羞的說。「再逛兩三年，到那時再看吧，——或者出嫁的。」她想了一下，補充着。

「你嫁誰呢，紅頭毛的？」

「我不是紅頭毛的。」

「可是，你是什麼頭毛呢？」

「我是栗色頭毛呢。」

「你真能幹！你生平看見的栗子真不少吧？」

「我看見過。有一個水手從奧得塞坡來李梅紐克家裏閑住——他到現在還在同柳碧玩呢——他就從通報機「寶石」號上，給姑娘們帶了一普特，或許是一普特半普特那樣的栗子。」

謝明坐在土階上，捲着煙捲。

「你聽着，芙蓉從坐下——我們坐一會吧。台加琴科那老傢伙剛剛從巴爾達回來。同他一起坐在車上的還有一個人。那是誰，你曉得不曉得？」

「穿着破的皮短衣嗎？」

「是的。」

「這是不久以前他們找到的做活的。」

「看來不是咱們本地人吧？」

「不。他是台加琴科那老傢伙從前綫的半路上把他弄來的。他或者是從波蘭來的，或者怎麼的。好像難民一樣。也是兵。德國人把他們的省份佔了，他沒有地方去。」

「都是那一場戰爭弄下的結果，」謝明嘆了一口氣。

兄妹倆又少坐了一會，就打着呵欠，到屋裏去了。已經是早晨了。這樣也就沒有睡了。

『我想着，』在吃中飯的時候，謝明的筋肉在抖顫着，聚精會神的皺着額頭說，『我想打發媒人到台加琴科家裏同蘇菲亞說親去。你有什麼勸告呢，媽媽？』

母親不慌不忙的用麵包揩着鋁質的匙子，——從謝明回來的時候起，家裏就用鋁質的匙子吃飯了，——不慌不忙的轉過那瘦骨嶙嶙的長臉，對着兒子。

『我只說：託福上帝就是了，』她畫着十字，很快的說。『可是台加琴科接見我們的媒人嗎？』

『這個我們走着看吧！』兒子把肩頭往上一抬，着重的說。『或許接見的。』在謝明家裏於是就張羅起來了。

第十四章 媒人

台加琴科從旁人打聽到謝明平安無事的由戰場上回到村裏了，什麼話也沒有提。好像這對他一點都不相干似的。只在他那有力的臉上，更顯然的露着細血管，細得好像吸墨紙上的纖維似的。

在最近，台加琴科學會了沈默。他終日忙着家務；自己去到地陰子裏，擺起

事務長的架子，撇着腿，看做活的怎樣刷馬和飲馬；自己按照砲隊的標準，給馬倒着大麥料，量木料蓋着新房子，——總而言之，百般生法的料理着家務，彷彿要把在服軍役期間所放過的工作，趕着補起來似的。這一切，都是這位額外服役的士兵，沈默的帶着從容的頑強和確實去作的。

僅只在晚上，當妻子把那裝着有凝乳的乳皮餅的盤子，盛着乳油的玻璃杯子，和個別的食具，擺到他面前的時候（台加琴科把自己的家，擺設得好像軍官的家似的，）而她自己如同平常一樣，快快不樂的站到門跟前，——他忍不住了。

「這是什麼一回事，我不明白，」他狠狠的聳着肩說。「有些人到戰場上，他們的頭一下子就被彈拔去了，可是有些人在大戰時，始終的坐在砲兵連裏，只是對這些開心。真糊塗極了。」台加琴科對妻子斜着望了一眼。「那兒事情怎麼樣：蘇菲亞的念頭斷了嗎，或者還在夢想呢？」

妻子用三個手指抵起來，揩了揩眼睛。

「誰曉得她們現在呢。這樣的年光，一切姑娘們都直然出頭了。」

「黑毋良？」台加琴科用一切力量叫着，用拳頭從桌子上把杯子都掃了下來。那時謝明正找尋着稱做「長老」的媒人。這事不是平常的事。這要的是聰明。不然的話，事實上：不加思索的你請了長老，倔強的事務長或者連話都不願同

他們說，連門都不讓他們進呢。應該選擇有聲望的，對台加琴科合適的人。

平常都是請男家的親戚或朋友當長老的，可是謝明的親戚，都是些無聲無嗅的人。

朋友誠然很多。但他們——當然都是活活的從前綫回來的人——對這樣的事，都是不中用的：去時當一個普通的士兵，回時還是那樣；雖然有人也熬到了上等兵，但那只多見笑人。

可是在謝明的複雜的情況裏，需要能够使台加琴科無處回避的長老。

至少有兩個禮拜光景，謝明苦思着不知選誰才好。最後他決定，第一，要請那位在晚會上見過的，而且同他已經結為好友的水手查列夫；第二，要請村蘇維埃主席、布爾塞維克李梅紐克，但又不是瓜田挨着伊凡辛克的瓜田那個李梅紐克，也不是兩個兒子當步兵陣亡了的那個李梅紐克，（大概應當說，半個村子都是那位李梅紐克的，）而是因為刺殺村巡，終身充軍，在一九一七年回來的那個李梅紐克。

雖然水手查列夫這時自己也在求婚，走起路來真是飄飄然，但是，爲着對朋友行點恩惠，而且也爲着不要錯過了在很好的結婚典禮上逛的機會，於是就很快地答應了。

謝明把自己同台加琴科所發生的一切事情都告訴了他。

「哈哈，壞蛋！唔，對這壞蛋你說怎麼好！」水手感歎的叫着。「在我們的黑海艦隊上也是一樣的。你曉得，下士裏邊這樣的混蛋落到手裏的時候，只有一樣——用槍托劈頭一做，就發到黑海裏去了，無條件的。唔，不要緊，老兄。將來是我們的。我們給你定親。」

大身幹的，右手缺少兩個指頭的，帶着凸出的，可是早已醫好了的眼睛，因此他的臉顯得可怕，而且顯得全然是失明的李梅紐克，在最初的瞬間，甚至完全不了然爲什麼謝明來找他呢。

在從前舊村長的房子裏，在地上散亂着裝在被太陽晒焦的封套裏的舊政府的案卷和中央議會（註）的公文的殘片，在小松木櫃子裏，塞着帶着破金框的皇帝像片，在這裏，在穿着皮短衣的中間，在穿着士兵外套的中間，在因事來的和無事來的穿着烏克蘭式的短外套的中間，在下等烟草的烟氣瀰漫裏——李梅紐克坐在會議室裏小棹子跟前，處理着事務。在這裏，很快的，帶着革命的嚴峻的公正，用烏克蘭蘇維埃共和國的名義，就地實現了人民的自由。

在燭上熏了的鄉村蘇維埃的小圖章，用油烟蓋在斜行的寫得歪歪扭扭的一疊八摺的紙上，確定了千百年來農村所夢想的真理。

李梅紐克用白眼睛釘着謝明。粗大的皺紋，在傷壞的額上皺起來，好像波浪似的，順着刮得精光的青頭皮上滲了過去。

謝明把自己的請求重復了一遍。李梅紐克想了一下就答應了，雖然當着這他說：

『請你看一看吧。士兵應該懂得請誰做長老前。壞是壞，可是很在滑頭呢。』

第十五章 不速之客

過了幾天，在禮拜日，村長同水手由謝明家裏向村的那一頭的台加琴科家裏去了。他們不慌不忙的在街中間走着。農婦們用好奇的眼光送着他們。農人們對

(註)中央議會即烏克蘭議會，第十八世紀前烏克蘭的人民會議。從十月革命和自治運動初期，在畿輔組織了中央會議，完全為脫離人民利益之資產階級政府。中央會議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與德訂約，助德侵略烏克蘭。到一九一八年，議會被德取消，代以德走狗政權——史科洛巴斯基的反動政權(參看本書一一二頁註)。——譯者。

他們默默的鞠着躬。

台加琴科老遠的就看見了他們。他即刻就明白這是媒人：他們手裏執着木杖——使節的標記——用白皂角樹新刮的小木棒。此外，水手的懷裏，還裝着露出的短頸瓶，瓶口用玉蜀黍塞着，村長的腋下，夾着用最細的麥麵做的盤花的圓麵包。

台加琴科還沒來得及好好的醒悟過來，長老們已經站到房子跟前，用木杖敲起來了。水手後腦上嵌着破海軍帽，村長——獨眼龍穿着雨衣，戴着雨帽，顯得又長又寬。

「我們到你府上來的，台加琴科先生，」村長說着，由籬笆上邊向前事務長伸着沒有指頭的手。

「到你府上來的，台加琴科同志，到你府上來的——並不是到別人家裏去的……」水手多嘴的開始說着，但村長用眼色把他止住了。

一般的應該說，李梅紐克忽然成了一個農村風俗的很大的百事通了。他一答應做說親的長老，對於事情就很切實，一點小節目都不放鬆，他要求着未婚夫給他和水手各執一根木杖，要求謝明的母親烤麵包，要求水手帶一瓶最好的自製的糖燒酒——一切都是禮該怎樣就怎樣，——不失未婚夫的尊嚴和對於未婚妻家的

尊敬。

當要出發的時候，李梅紐克對慌張的水手，長篇大論的教訓了一番，教他怎麼舉動和說什麼話——這些又都是照着風俗來的。

謝明的母親對於這樣老練的媒人是不十分滿意的，說句笑話：差不多十二歲的人，就去過那可怕的沙皇的充軍生活，農民的風度失掉了，可是一切的風俗記着的。大概他在西比利亞的大森林裏，在高高的西比利亞的繁星下，不只一次兩次的夢見故鄉的村莊，故鄉的農人的生活吧。

「承你光顧，」台加琴科說了，想了一下，就用鷹一般的眼光照客人估量了一下。

他說着這話，就親手把槓門的槓子下了，開了大門。村長和水手進到大門裏，雖然鬆鬆的也可以由側門進來的，但這是風俗。

「請到房間裏去吧。」

台加琴科不說到茅舍裏去。『這一點他要使這兩位不速之客明白他們不是來到平常人的家裏，而是來到過慣富人生活的人的家裏了。』

也實在對的。台加琴科的小房子，不能完全說是茅舍。它雖海也是土築的，泥塗的，小窗子的窗框也是藍的，好像村中一切其他的茅舍似的，可是在它裏邊

完全沒有那蘆葦頂的，畫着小玫瑰花的土階的，和爲着吉祥，門限上釘着馬蹄鉄的烏克蘭的茅舍所具的那種質樸的風味。

台加琴科的小屋是藍色的鐵房，用長凳子代替了土階，門頂上蓋着門樓，用六根細柱子支着，很像鎮上的郵務局似的。

這一切，雖然使官辦琴科的住宅顯得闊綽，但是總帶些公共場所的氣味。

媒人們面面相顧着。他們用肘子互相推着，跟在主人後邊，入到屋裏去了。

這裏還是不像一般的人家一樣。在鋪着新的馬衣的擦開的行軍床上邊，掛着砲隊的長筒大衣和軍帽，總帶章的地方是一塊斑點。放着公事房用的小棹子，軸的周圍擺着三張長桌子——農村木匠的蹩腳的手藝——帶着格子眼的高靠背。牆跟前放着擀斗櫃，上邊放着石膏花瓶。那裏邊插了兩根用靛青染的羽毛章；一根是粉紅的，另一根是青綠的，抽斗櫃上的牆上，掛着帶玻璃的窄鏡框，裏邊裝着發着藍色光澤的教隊前合影的照片，在那裏，如果你要好好的找一找，就可以把台加琴科找出來。他是年輕的，穿着帶馬刺的新皮靴，照着土耳其的樣子盤着腿，坐在教堂前第一排的地上。

窗子上掛着紗窗幔，可是沒有一朵花。覺得索然無味。

『對不起，』台加琴科說。『請坐到椅子上。』

主人同媒人都坐下了。

「真好像城裏人家一樣，」水手觀察了一下，小心的斜着眼照李梅紐克望了
一下說。

可是這一次，大概村長是很稱贊水手的機敏的開場的。按照一般的規矩，未
談正事之先，應當談些其他不相干的事。

「台加琴科先生，你怎麼不上我們鄉村蘇維埃裏去呢？」李梅紐克問着，往
小棹上放着麵包，用自己的沒指頭的手掌撫摩着它。

「怎麼呢，將來去吧。」台加琴科用三個指頭掠一掠鬍子，那手指覺得好像
作十字標似的。「只是我不知道我到那鄉村蘇維埃裏對自己有什麼用？別人的馬
我不要，因為幸虧此刻我還有自己的馬。同樣，沒有別人的土地，我也並非不能
過。」

「他們是站在右派社會革命黨的土地問題的立場上的，再不然，是站在普通
的立憲民主黨的立場上的，」水手看出來，聳着肩，對村長說。「他們不同意我
們的口號；把被掠奪去的拿回來。你說怎麼樣，李梅紐克同志？」

71

「我說本地農民中，還有很不覺悟的人。」
台加琴科的黑眼睛都氣得變黃了。他臉上每一條筋肉都顯明的繃着。但是僅

此而已。前事務長什麼再沒有表示。

『可是我要倒回頭來說，』他怠慢的說：『一切都成了異常覺悟的了。』話到這裏就弄僵了。賓主都好久的沉默着。最後，台加琴科沉默了禮節上所容許的那麼大的一會，就從容的敝起他打算蓋的新敞棚。

可是這時村長和水手突然忍不住的用木杖敲起來。台加琴科所最怕的就是這一瞬間。

『青年公子向你致敬，』村長決然的說。

『是你所曉得的謝明同志，』水手慌張的補充着。『人是十分正派的，健康的，沒定親的，就是現在不論任何人都可以吊上的……』

『你！』李梅紐克預示着不利的神氣對水手說：『你住嘴，作點好事吧！別往老前途搶！』於是又對台加琴科親切的繼續說。『青年公子向你致敬，並且請問你：把自己的女兒蘇菲亞給他不給呢？』

『唔，還不是那一套嗎，』水手囁着。『可是我說的什麼呢？』

『把你的絃子收拾起來吧……至於我們，他的媒人們也向你致敬，而且請你賞光，不要叫我們說親說不成，轉回頭去，使全村人都見笑。』

李梅紐克打得很準。狡猾的台加琴科要想拒絕這樣的媒人，是沒有力量的。

台加琴科自己也明白這個。但是，他慢慢的用拳頭支住下巴。

「你們曉得：你們給我猜一個謎吧，」他密縫着眼，慢慢的說。「我沒有料到這樣的事。」

如果蘇菲亞要年輕點的話，他或許用她的年齡以搪塞的。可是姑娘已經十九歲了。這年齡對農村的未婚妻，是危機的年齡了，差不多成了老處女了。

「叫想一想吧，」

「那有什麼可想呢，」水手不滿意的說，對於他，一切虛禮與因循比鬼都壞。『實在說！姑娘同意嗎？同意的。謝明同意嗎？同意的。至於父親呢，父親也是同意的。父親還在羅馬尼亞戰綫上的時候，就把自己的牢不可破的誓言給謝明了。在那裏他們談了一次話。別不作聲吧，老人家，當面來證明這事實或者來完全否認吧。』

「自己的話我不收回。女兒怎樣，我也怎樣，」台加琴科連眼都不抬的說。

「關於她，讓她自己說吧。」

他帶着這些話就出去了。

第十六章 訂婚

蘇菲亞在屋子的那一半等待着自已命運的決定。這是一個清潔的不住人的房間。帶着新面的土地，粉得白淨淨的火爐和爐台，小罐子上畫着花和好像孔雀似的有冠的鳥。在幾幅人畫的寒素的神像的周圍，在牆上的釘子上，都掛着小束的發香的乾的草和花：羅來紅，香草，矢車菊，茴香，苦艾。爐台上堆了一堆去年的罌粟果。這裏放着兩個畫着波紋的上泐子的深盤：一個裝得鼓堆堆的青的罌粟果，另一個盛着暗黑色的蜂蜜，一直盛到邊緣了，那裏邊浮着蜜蜂的小翅膀。

這個房間竟如此的不像主人所住的那個房間，竟如此的可親，質樸，如此的可愛，這裏邊如此的吹着涼爽的烏克蘭氣，真使人難以相信這兩個房間是緊連着在一所房子裏，而且是共着一個房頂呢。

蘇菲亞穿着鬆緊口的帶小豎耳的山羊皮鞋，套着『荷蕩』牌的套鞋，同她的赤着腳的母親在倉卒打開了的陪嫁的箱子跟前的地上。（當媒人一進到屋裏的時候，女人們都撲到這裏，劃着十字，把髮針都弄丟了。）

蘇菲亞趕得及穿着新鞋、套鞋和細棉布小褂。母親什麼也沒來得及穿。台加琴科一進來，就隨身把門鎖了起來。

『的確嗎？』他說着。

『可憐可憐自己的女孩子吧，尼加多爾。瓦希里耶維其。』

『人家不同你講話，』他屏着氣，低語着，爲着不要叫隔壁的房間裏聽見鬧架，用靴子照老女人踢了一腳。『我問你的，蘇菲亞！的確嗎？』

蘇菲亞敏捷的跳起來，靠着爐台，仰着斑斑發紅的白臉。她正破裂的嘴唇唇抖顫着。

『我同意的！』她用破嗓子叫着，用手蓋着臉，彷彿防禦打擊似的。

『喂，』父親嚷着，『浪蕩女人……把手從臉上取下去。別裝看不見。喂……』

……我聽見你同意的。可是你好好想想，你同意什麼呢？你打算嫁誰呢？你給我弄什麼女婿呢？或許你想着這種亂七八糟的局面在俄國還繼續十年嗎？這樣我告訴你——不要作夢吧。奪去了克倫伯的土地，瓜分了克倫伯的牲口，克倫伯的山上的房子都空了，窗子都釘起來了，——他們都高興着，唱着歌。都想着沒有主人都能過了。同一些囚犯在一起。不是如此嗎？我告訴你，或者過一個半月的光景，一切都還原了——那時候，你同你的癆病鬼的謝明，對那偷來克倫伯的牛和對

那無賴的耕種了克倫伯的田地怎麼辦？跟一切人去打官司嗎？去作苦役嗎？被鎗斃嗎？因為這，也叫我丟一輩子人嗎？」

蘇菲亞站在父親面前，瞪着眼睛釘着他。

他緩和了，他把她的沉默當成了同意。

「你聽着，」他說。「你別相信他對你唱的好聽。對他的事情我更明白。阿彌陀佛。德國人馬上打到我們這裏來了，皇帝跟着他們，不久也就等到了。從巴爾達來的知道這事情的正直的人們都是這樣說。少少等一等。」他更把聲音降低些：「如果上帝保佑的話，那時會給你找到一個人的。」

恐怖在她眼睛裏閃了一下。

「我什麼人也不向你要，」她快言快語的說，突然間，絕望的，大胆的叫起來：「別管我，爸爸，除了謝明以外，我反正誰也不嫁！」

他走到她緊跟前。她用手掌頂住他的胸口，就用全力推了一下。

「瘋子！」

「你自己是瘋子！最後的一點良心都喪盡了！別遭我，走吧，媒人在那裏等着你的。」

他驚奇的望着她的臉，她的嘴唇咬到要出血了。蘇菲亞把自己都忘了。她精

神錯亂的爲着自己的幸福苦鬥着。他從來沒有料到她能會這樣的。他怕起來了。

「噓，唔，去你的吧。不要在家裏給我耍麻纏。把臉洗洗到我們跟前來。」他回到長老那邊去了，外面盡力裝着什麼不了的事情都沒有發生似的。

「女人的眼淚，」他帶着譏諷的神氣向門口點着頭說。

「平常的事，」水手承認着：「一股鹹水罷了。好像他們黑海的水一樣。僅此而已。」

蘇菲亞同母親來了。老太婆的耳朵上擺着大的銀耳環，好像鈎圈似的。使得脚痛的新皮鞋，在脚上格吱格吱的發響。蘇菲亞的面容很恬淡。

女人們向客人們行着禮。

「青年公子向你致敬，」水手微顫着說，「你所曉得的人，謝明；姓柯德科。你的回話怎麼樣？」這時他望着李梅紐克說：「這樣的麼？」

「就讓這樣吧。」

台加琴科悄悄的用那冷笑的臉上的憤怒的眼睛，望着女兒。還在希望着。對她只配唱：

別到我跟前來，
你別傷我的心。

如果你不歡喜我，
你就離開我吧。

這表示拒絕你。

蘇菲亞用肩膀作了一個頑梗的動作，把不合適的小褂調整了一下，就在父母面前跪下。

『爲着謝明，請你們爲我祝福吧。』

『協議完畢，』水手說着，就把酒瓶放在桌子上。

第十七章 未婚夫

自從媒人們把謝明留到家裏等待自己的命運，到台加琴科家裏去的那一分鐘起，芙落霞就空前的慌張忙碌起來了。她立時就有了大堆的事情。

第一種義務，是到台加琴科家裏的窗子上，探望事件的發展。第二種義務，是調查一切消息，即把它傳到全村去。最後，第三種義務，是應當盡可能的快些

招集姑娘們，未婚婦的女友們，在必要時到台加琴科家裏去。

芙落霞的大皮靴的聲音，吱吱的響着，她好像瘋了似的，在村裏跑着。頭巾從頭上溜下來。棕色的髮辮在瘦肩膀後邊亂着。羊一般的眼睛，凝然不動的停在那少魂失魄的好像葶麻刺了似的紅臉上。她這樣的慌張着，這簡直好像給她作嫁似的。

「喂，芙落霞，在那裏聽到有什麼消息？」女人們從籬笆後邊喊着。「已經訂婚了嗎？」

「還沒有呢！」她勉強的換口氣答着：「還在談着呢。」就又往台加琴科家裏跑去探望去了。

可是過了一分鐘，揮着長胳膊又跑回來了。

「訂婚的！訂婚的！訂婚的，扯謊叫我死！」

當蘇菲亞剛剛把用紅綫繡的花手帕纏到媒人的胳膊上，母親把麵包由李梅紐克手中接到自己當顫抖的手中的時候，——担心得和好奇得要命的女友們，皮鞋格吱格吱的響着就進了房間裏了。她們圍着未婚婦。

桌子上放着冷的小牛蹄，泡的酸的青辣椒和四個有稜的玻璃杯。

水手咳嗽着，向姑娘們瞟着，他自己的未婚妻柳碧也在裏邊，他斟着第一杯

酒。

『唔，同志們……』

可是村長用反對的眼色望了他一眼。

『又來了，』水手快快不樂的咕噥着。

村長用那三個完整的手指，舉起小玻璃杯，想了一下說：

『讓他們幸福吧。恭賀你訂婚。請不要拒絕。』

他謹慎小心的用自己的小玻璃杯把其餘杯子碰了一下，喝了，吃了一點青辣椒。水手做着他作了一番，但對於下酒的菜却沒有動，因為他覺得這是失身分的事。台加琴科喝着酒，不看任何人，母親只把抿起的薄紫色的嘴唇挨到酒杯上，不習慣的咳嗽着，噙着，流着幸福的眼淚。

水手機敏的拿起酒瓶。

『你等一等，賞個光，』村長用帶哭的聲音說。『由黑海艦隊出身的人，可是到現在什麼還不明白。好像小孩子似的。把酒照樣放下吧。』

這時女友們都唱起來了：

長老們，你們幹嗎還坐着呢，

幹嗎不回去呢？

小蘇菲亞還不算你們的——是我們的，

雖然訂婚了，可是沒有結婚呢，

還總算是我們的。

「現在可以斟酒了，」村長說，「明白嗎？」

「有什麼不明白呢，明白的。」水手苦喪着臉，斟着酒。

大家都喝了第二杯酒。

母親取出另一個麵包，送給村長作交換，把那一個麵包從他手裏接過來。然後，媒人們恭恭敬敬的行禮，就去報告未婚夫，說他的求婚被接受了。

謝明同母親坐在家裏等着。有時他出來到院裏順着街望着，看長老們回來了沒有呢。

全村已經都知道訂婚完成了。只有謝明一個人一點也不知道。風俗不允許他從院裏出去問一問人的。

媒人們終於回來了。謝明一下子就辨出來袖子上纏着手巾的村長和水手，雖然到他們跟前至少還有半哩地。瞄準手的準確的眼睛，現在對謝明可用着了！

「你可以樂吧，」李梅紐克進到院裏，把台加翠科的麵包送給謝明說：「給你訂了婚了。老鬼東西糾纏着，糾纏着，可是看出來反正是刁不過我們的。」

『老兄，你說謝謝我吧，』水手打斷他的話說：『我們對這個超等壞蛋，給了這樣的一個暗示，使他覺得他脚下的地，一下子就燒起來了。』

謝明和謝明的母親，恭恭敬敬的鞠了一躬。

『我說，』村長說：『我因為你這件糊塗事，叫我整整就誤了一天，蘇維埃裏的我的事情在那兒擺着呢。要編製克倫伯的耕種機的表冊。不然，人都不能及時耕種的。這事情我們要趕快把它結束起來。婚訂好了，現在要趕快去會親，下去你自己幹吧，只是請你不要把我往教堂裏拉，因為反正我是不去的。』

第十八章 會親（註）

當天晚上，謝明穿着軍裝，帶着十字章，腰裏帶着短劍，可是，當然是沒帶肩章的，由長老，母親，芙落霞和還有請來做『伴郎』的鄰人陪送着，到台加琴科家裏去了。

『唔，怎麼呢，謝明，你好吧？』前事務長說。

『祝你健康，尼加多爾，瓦希里耶維其。』

「我們又同你見面了。」

「是的。」

「離開砲兵連好久了嗎？」

「前月十五日復員回來的。」

「很好。砲和馬及一切輜重，都丟給德國人了嗎？」

「馬和砲都留在原地，不過現在這些都已經成了工農紅軍的了。」

「是這樣一回事呵！是了，是了，這麼着，砲兵連完全着的。誰當連長？」

「當連長的是我們的志願兵沙桑諾夫。」

台加琴科把眉毛高高的往起一抬，作了一下孩子似的幼稚的眼色，轉過來對着客人。

「你們只要想一想吧，」他感嘆的用細聲音說。「先生們，你們只要想一想吧，——或者，對不起，同志們，——現在軍隊裏的職務弄成多麼有趣的了。一個平常的志願兵，指揮起整連人來了。真不錯。打仗打成功了。謝明，這樣的話，你真至少可以指揮一個砲兵旅了。隨隨便便的可以指揮了。親愛的媒人們和客

(註)「會親」(Zinoivny)與第二十二章「回拜」(Poigiyaby)，均為烏克蘭風俗的婚姻的一種儀式，此處都是牽強的意譯，——譯者。

人們，幹嗎你們站着呢？到椅子上坐吧。」

「你們的宴席，我們的火酒，」水手說着，由懷裏掏出一瓶新的酒，「總共一加一是一。這是算術。」

這裏彷彿兩家——未婚夫家與未婚婦家——第一次的聯合起來了。宴飲就開始了。

當村長和台加琴科萎靡不振的商量着嫁妝的時候，當水手還在細心的用手指在自己的手風琴的低音鍵上彈着，而且用困倦的眼光瞟着柳碧的時候，當兩位母親用那還不曾洗過頭水的新手帕揩着淚溼了的鼻子，在屋角裏相互說着溫存的話，回想着青春時代和做了親家的時候，當姑娘們羞嗒嗒的互相開着玩笑，沒決意唱歌的時候，——被棹子擠在屋角裏坐着的謝明，盡力的不看蘇菲亞。

她照着風俗，孤零零的站到門限跟前。小小的淚珠，掛在她的粘着的睫毛上。

她把小褂整理了一下，走到未婚夫跟前，對他鞠了躬，就默默的把碟子裏放的手帕送給他。

「對了，」村長望見說。

謝明站起來，同樣默然的對蘇菲亞鞠了躬。他從碟子裏取了手帕，和短劍一

起插到腰裏。

未婚夫與未婚婦沈着氣，面對面的站了一會。最後，她抱住他的脖子，把嘴緊唇貼到那士兵的硬得好像木板一樣的頰上。他不自然的吻着她的鹹眼睛。後來他們擁抱着，互相吻着手。

那時姑娘們鼓了鼓氣，用熱情的聲音唱起來：

早啲，太早啲！

呵，山上有一所新院落，

院裏舉行着會親禮

那裏哥哥給妹妹主持着會親禮，

主持着儀式就問道：

「妹妹啲，什麼人你最愛？」

「我最愛的是父親。」

「妹妹啲，這是你的假裝。」

早啲，太早啲！

這古歌的每一個字，都在謝明的心裏親切的起着反響。

他摟住蘇菲亞的腰。她想把他的手取下去似的，抓住他的手指，小小的轉着

，更緊緊的把它貼到自己的脇上。

他們被幸福的嬌羞包圍着，端端正正的，一下不動的在棹子後邊並排坐着。覆盆子紅的太陽，低低的滾過了窗子，躲到那有風磨的遠遠的曠野的墳山後邊了。那風磨好像用黑紙剪成的一般。

「唔，風流公子，把你的馬刀給我，」村長說着，把謝明的「別布特」由刀鞘裏抽出來。

姑娘們的殷勤的手，即刻都貼到被水手拿來的一連三枝蠟燭的燭台柄上。照風俗，這燭台應該用矢車菊、白辛樹花和麥穗裝飾起來的。雖然院中是三月的天氣，可是好像有魔法似的，無論矢車菊，無論白辛樹花，無論麥穗，——誠然是乾的，可是總都保持着自己的強烈的色澤。夏天自己入到室內了。

村長用主人的眼光，把姑娘們環顧了一下。

「現在我們要一位善良的明星。」

通常都是選一位十二三歲的美麗的少女，來當這種角色的。這是婚儀上最有詩意的角色，——是處女生活的標記。

「唔，你們誰適當？」

當村長一提到這個的時候，芙蓉霞的臉都紅到頭髮根了，甚至她的手都紅得

好像紅甜菜一般。血也停止了，難怪她整天這樣的忙碌着，盡心竭力的奔走着，頭巾都從肩上溜下來了。她已經老早的，暗暗的，癡情的夢想着，就讓一輩子當一次婚儀上的明星也好呢。

小姑娘用盡一切的力量，咬着嘴唇。她的栗色的眉毛高聳着。瞪着眼睛。雖然不動的綠眼睛，失了魂似的望着李梅紐克，深心裏祈求着：『叫我當，伯伯。叫我當，伯伯！』

村長用可怕的眼睛，望着小姑娘，就用三個手指扯着她那緋紅的頰。

『你是什麼人在這裏？』

『芙落霞，』她只用嘴唇低聲說：『柯德科家的。謝明的妹妹。』

『用得。手裏能拿起馬刀嗎？拿住吧。你當明星。』

突然間，如此的恐怖襲擊着芙落霞，使得她撲到屋角裏，用手蓋着臉，踩着大皮靴。

『啊啾，不啊！啾不！』她抖擻着髮辮細聲說：『啊啾，不！我害拘束。』但是，過了一分鐘，她已經莊重起來了，因莊重而面色也變白了，她同村長並排坐着，兩隻手在自己前面端着刀和用麥穗、矢車菊和白辛樹花裝飾着的燃着的蠟燭。

純淨的燭焰，來回搖擺着。蠟油滴到芙落霞的新的衣襟上。明亮和凸出的小姑娘的被照耀着的臉，彷彿也來回搖擺着，好像有魔法似的，用水彩在空中畫出來的一般。

姑娘們繼續的唱着：

啊啾，早啾，太早啾。！

城外有橡樹和白楊，

城內有緋頰的女郎。

蘇菲亞在那兒擰着緋頰，

母親到她跟前說：

「別擰吧，女兒，

我願把你嫁給謝明。」

「我自己愛謝明。

戒指滾向那裏去了，

另一個上那找呢——」

第十九章 新傭工

客人們已經屢次的從坐位上起來，打算回家去，但每次台加琴科都惡狠狠的着眼睛，望着蠟燭說：

「沒關係，坐一坐吧。蠟還多着呢。」

按風俗，應當坐到蠟燭點到一半的時候。不願早回去的水手，從什麼地方又弄來了有一斤半蠟，這麼一來，跳舞和晚飯都有了保障了，至少可能點到夜間兩點鐘的時候。

一瓶酒，兩瓶酒，都早已喝完了。已經着人去取第三瓶、第四瓶去了。都來得及跳了四次的波爾加小鳥舞，波爾加舞，波爾加賣俏舞和由東普魯士帶回的專門士兵的波爾加舞。都唱了「旋風在叢林裏響着」，「荒徑」，當然也有「喧鬧着，燃燒着，奧古斯特的森林呀」，「寬闊的德尼浦大江咆哮吧」，和「呵哨，收穫人收着莊稼。」

後來村長和水手跳了一次新的，還沒來得及傳到鄉下的，很摩登的舞蹈「小蘋果」，那曲詞得到很大的歡迎。因為一下子就自然而然的記住了。你無論到那找一個拉提琴的來，他都可以拉出來。蠟燭幾乎着到一半了。

兩點鐘的時候，由屋裏出去吸新鮮空氣的村長，看見院子裏有一個人影。

「站住！你是誰？」他用雷一般的聲音喊着，可是即時就想起來這是台加琴

科的新傭工。『那麼，鬼氣，認錯了。你幹嗎一個人在院裏站着，不到屋裏去呢？這在蘇維埃政權下是絕對禁止的。我們此刻在蘇維埃政權下，一切都是個樣，沒有主人，也沒有傭工。去喝一點，吃一點吧。你沒見我袖子上的手巾嗎？我在這裏當長老，應該聽從我。』

村長說着，就拉住他的胳膊，他也不推辭，就被拉到屋裏了。

『跟我逛一逛吧，』水手說着，端了滿滿一玻璃杯酒給他。『喝吧。別怕挨罵。我們佔上風了！』

客人們都好奇的仔細的端詳着新傭工。雖然他在村裏住着已經很久了，可是人們不大看見他。他差不多連院子都不出。如果出去的時候，那麼他同任何人也不說話。在回答人們的時候，總是一個字音，而且是費解的。

現在他站到屋中間，白得好像病人似的手中端着杯子，帶着疑問的神情望着自己的主人。他穿着士兵的破舊的氈靴和用碎羊皮粗糙縫成的皮短衣。他那帶病的窄窄的臉上，滿生着稀疏的鬍鬚。幾個月沒剪的頭髮，落到短皮衣的油污的領子上。好像下僧的頭髮一般。無論如何，都看不出他有多大年紀了：二十五歲，十九歲或是五十歲。總而言之，他的樣子是一個不識字的。不久以前從鄰村的非戰鬥部隊裏被除名的墮落兵士的樣子。但是，在他的深藍的，差不多是青的眼睛

的最深處，照耀着如此令人不解的神色，每個人看着他，都會情不自禁的自己推猜道：在那一省裏生出這樣的人呢？

台加琴科帶着不滿意的神氣，望着自己的傭工。前事務長大概很不樂意他的僱農來參加到自己女兒的會親典禮上。但是他對他點着頭說：

「沒有關係。人們請喝，你應當喝了吧。」

「祝大家康健，」傭工說着，莫明其妙的冷笑了一聲，就把滿滿的一玻璃杯酒，一口氣喝下去了。

夜裏兩點鐘的時候，蠟點了四分之三了。

「呵哈，」水手悲傷的嘆了一口氣：「拿來的不是那蠟。完全不是那蠟。沒關係。當我自己將來舉行會親典禮的時候——我盡量的弄兩普特純蠟。對嗎，柳碧？」

客人們告辭了，台加琴科沒留他們。雄雞在村裏叫了。會親完畢了。

第二十章 夢

姐姬亞娜做了一個奇夢。

——普希金(註)

會親以後，應舉行回拜。未婚婦的父母和一切親族，應當到未婚夫家裏去觀光觀光他的生活。這裏未婚夫和未婚婦第一次的共同管家來招待客人。求婚的這一個階段，是有決定作用的。未婚夫及其家業，在未婚婦的父母面前，應該表現出最好的形態來。求婚的一切關鍵，都關乎這個的。

謝明無論如何的想快點結婚，無論如何的趕緊完成了一切手續，但他總得把回拜的儀式展延幾天。應當舖新房頂，到巴爾達去給未婚婦和她的親族買禮物。舖好了房頂，謝明把馬套到車上——把自己的克倫伯的，當時趕快取了一個有趣的新名字的母馬『馬什加』和芙落霞的情人梅柯拉爲着這事借給他的克倫伯的去勢的馬『古俠客』，一齊套上，——同蘇菲亞告了別，就到城裏去了。

他去了，而蘇菲亞早早的躺下睡了，她做了一個夢。

她夢見她在自己家裏，在她躺下睡覺的那地方醒了，醒了就看着，可是周圍什麼人也沒有——沒有父親，沒有母親，也沒有謝明。這不是徒然的。這總有什麼表示的。那時她決定到客室裏去，到爐子上放着罌粟果和蜂蜜的那地方去，

——那裏或者有人。但是即刻她就想起來，她醒了的那個房間，也就是那間客室，可是別的房间——在他們房子裏從生來都沒有過。在牆上依然是那些一束束的乾了的香草，依然是那些一束束的白辛樹花、矢車菊和大麥穗。但是一切家具都搬出去了。地上放着蠟燭，靜靜的燃着。大概是剛剛燃着的——燭心還沒有變黑呢。恐怖襲擊着蘇菲亞，她就趕快跑到院子裏。或許院裏有人呢？院子掃得一乾二淨，甚至掃帚的新鮮的痕跡還看得見，但周圍連人氣也沒有。或許馬還在馬房子裏呢？但是馬也沒有了，連馬房也沒有了。在空洞的院子上，是灰塵的苦悶的日子，悶熱的簡直要下雨似的。院子中間，燃着蠟燭，燭心已變黑了，一面滴着蠟油。「實在說，這是幹什麼事呢？」——蘇菲亞想着，折着手，即時就望見了儲工。他由她跟前走過，不看她，可是對她點着頭。蘇菲亞即刻明白他想什麼的，他趁家裏沒有一個人，叫她趕快同他一塊到曠野裏去。蘇菲亞更害怕起來。竭力的使他聽不見，她赤着腳，跑到街上去了。那裏完全是空洞的。不要說是人——就是連一隻雞連一條狗，連一個麻雀也看不見的。全村——由這頭到那頭——同着教堂寺院和乾草垛好像站在灰色的手掌上似的——空洞洞的，死寂寂的，真要令人發嘔。

(註) 姐姪亞娜爲普希金名作「葉甫格尼·奧茹良」中的女主人公。——譯者。

『你幹嗎跟着我走呢？』

『我沒有跟着你走。』他用土耳其話答着。

周圍更其灰色，更其空洞起來了。蘇菲亞明白應當跑到謝明跟前去，現在不遲。但是她剛剛跑過了一半路，明白已經晚了。一切都喪失了。那時她決定躲到鐵匠爐裏。這時鐵匠爐的門大開了，傭工出迎着她。蘇菲亞看見鐵匠爐中間的鐵砧上，燃着蠟燭，已經着了一半了。可是傭工用眼睛向曠野指示着。

『別跟着我走。』蘇菲亞哭着。

『我沒有跟着你走。』

蘇菲亞這時忽然看見了他的寒冷的微笑。這裏已經不是恐怖——而是驚愕包圍了她，使她從頭到腳都戰慄起來。好像旋風照她脊背上打擊了一下似的，從地上微微的把她吹起來了。她鼓着全力，在空中跑着，邁着小小的脚步，有時碰着從下邊隆起的小丘或石頭。她不省人事的就這樣飛入到牆上掛着馬刀的一個空房間裏。她帶着聲音的把彩色玻璃門撲通一聲的關起來，用肩膀頂住門把鑰匙轉了兩下，即刻就明白糟了。房中間燃着幾乎消耗盡了的蠟燭。傭工站到灰色的房角裏，他自己也是灰的，因此看得不大清楚。他匆匆的用腳把氈靴脫了。

『可憐可憐我吧！』蘇菲亞叫起來，但是她聽不見自己的聲音。

他不作聲。現在她明白這不是人，而是惡鬼。應當即刻的，一分鐘也不要遲的劃十字吧。但是她全身都麻木的站着，好像石頭似的。忽然間她的右手成了透亮的，無重量的，好像由光製成的一般。她自己抬起來，給蘇菲亞劃了十字。就在那一瞬間蘇菲亞看見是在空教堂裏的被鎖起來的聖門前面站着。可是在她的周圍，用可怕的、天使的聲音，吼着看不見的合唱，唱着輓歌。聲音越來越有力了。蠟燭完全着盡了。只有燭焰的舌頭，自己在石板上搖擺着。忽然間，聖門有力的敞開了。傭工由祭壇上偷偷的望着，看見在教堂裏除了他們倆以外，一個人也沒有，他從台階上往下走着，已經不躲藏的，也不裝腔作勢的把她往自己跟前拉。她看見那可憎的眼睛完全逼近了。她帶着意外的、最後的憤怒，用兩手抓住傭工咽喉上的皮紐，就把它撕斷了。皮短衣敞開了。脖子露出來了。蘇菲亞望見脖子上有一個東西，不像十字架，也不像護符。

「呵哈，可露出來了！」蘇菲亞幸災樂禍的叫起來。

可是他忽然間成了蒼白的，美麗的，悲哀的了，成了弱不勝衣的了，看着看着就融化了，好像香烟似的飄散了，一直到完全消失了的的時候。夢就完了。蘇菲亞即時就把他忘了。

第二十一章 在巴爾達的野市上

過了幾天，謝明回來帶來了新消息：德國人要進攻烏克蘭了。

關於這個謠傳早已在民間流行了。但是誰也不知道真相。現在好多人都不知道底細了。在正月末，被暴動的工農從前後壓迫得連鬼影都不能留在烏克蘭的中央議會，到二月初，就在日托米爾地方出現了，它由這裏正式請求德國協助反共，於是德國軍隊就侵入蘇維埃烏克蘭的邊境了。

「各蘇維埃，柏林，倫敦，……」

「烏克蘭共和國秘書廳代表團，由普斯科夫至哈爾科夫途中，對烏克蘭發出通告如下：

「德國軍事當局，將我方代表團由普斯科夫扣留一日半，過後不放我們到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其目的欲使承認烏克蘭舊政府。這就是德國要奪取我們的糧食，奪取我們的一切財富。和通過德奧帝國主義走狗如前畿輔會議，來政治的奴役烏克蘭。西方的進攻，給工農的烏克蘭帶來了死亡、毀滅和奴役。國家的唯一救星——是用一切力量與手段，直到流盡最後一滴血來防禦。退却時，

什麼都不留給敵人。凡一切不能攜帶的東西，無情的把牠完全銷毀。德奧強盜們應該相信，奴役蘇維埃烏克蘭，是他們力量做不到的事。去印刷千百萬份傳單，向農民解說德奧帝國主義強盜的陰謀吧。全世界勞動者，去支持烏克蘭工農，援救社會主義祖國的鬥爭吧。自由的工農烏克蘭共和國萬歲！社會主義萬歲！

烏克蘭和平代表團團員公啓

一九一八年三月三日。

印着這通告的報紙，是謝明在巴爾達，在野市上一個賣廢物的當兵的手裏借來的，那士兵忽忽的賣着很可觀的，差不多是新的帳幕，四個英國的手榴彈，和一隻在口袋裏裝着的活豬，那豬在口袋裏亂彈着，大叫得彷彿刀子已經插到它身上似的。

謝明就地讀了通告，就請求把這報紙給他，好帶到村裏。那士兵非常可惜把這張報紙自送給人。他好久的痛苦的皺着粗鼻梁，把軍帽從額顛上挪到後腦上，又從這邊耳朵上挪到那邊耳朵上，揩了幾次有傷痕的頰骨上的小汗珠，可是終於答應了。

『拿去吧！』他用沙嗓子叫得全野市都聽見了，如此絕望的用手在空中擊了一下，彷彿把身上最後的一件襯衫都脫下賣了似的：『讓人們都知道資本家是怎

樣的到處把他們出賣給德國人。讓人們都知道知道吧！……」

謝明慎重的把報紙疊起來，藏到帽子裏邊。

他在野市上還打聽出來了好多別的消息。當時的確確的曉得按照畿輔議會所訂的協約，烏克蘭在四月底以前，應當交德國三千萬普特糧食，同樣，允許自由輸出生礦。德國人樂意同被驅逐的議會訂約，這意義不僅是德國人打算把烏克蘭的糧食運走，而且，主要的，是要把被一切勞動人民承認的烏克蘭蘇維埃政權壓死，而且恢復舊的政權。

「是這樣的議會呵，」因事到野市上來的村人們說着：「議會高興，只是老百姓不高興呢。」於是就趕快回家告訴人們新消息去了。

親眼看見的人都說，在沃洛其斯克以北，向魯次克，洛甫諾，斯蘭，科洛斯頓，畿輔東部和東南方面，進行着大規模的進攻。

有一個小市民的女人，到羅馬尼亞前綫去找自己的失蹤的丈夫，在混亂中就流落到野市上，她發着誓，說她在舍畢託夫加和克查丁地方親眼看見了德國人的軍用列車。

「她甚至讓人看了用打字機印的，蓋着有怪鷹的，大約是德文的圖章和德國司令官簽着字的通行證。」

「在最前邊的，」她說着，用帶着銀戒指的不會彎曲的手指，敏捷的往頭巾下的亂髮裏杵着，「在最前邊走着的是帶着紅頂小羊皮帽子，胸上綴着肉黃色綉條的「葛達馬克，」（註）跟在那些「葛達馬克」後面的是各種各樣的軍官，——這裏也有帶着肩章和帽章的俄國的軍官，也有波蘭的軍官——軍帽上帶着純白的鷹章和粉紅色帽邊，也有匈牙利軍官，也有烏克蘭的軍官，也有加里西亞的軍官。唔，統統都很兇的！跟在那些軍官後面的，是俘虜加西利亞人和烏克蘭人。可是在那些俘虜後面跟着的，已經是德國人自己了。他們的大隊裏什麼沒有呢！一團是騎兵，一團是皇軍，一團完全騎着自行車，一團是這樣的，是一切德國人坐在鐵甲車上——車床上連一個人也看不見……」她忽然間皺了一下鼻子——順着鼻子流着眼淚——說：「我們的俄羅斯糟了！救救吧！人們！救救吧！」她的胸就倒到裝着玉蜀黍口袋的馬車上。

「唉！」謝明想着，不敢耽誤時候的把馬拉回頭來。

驚慌把他包圍了。他不可惜鞭子的照馬身上抽着，尤其是照從前克倫伯的那匹馬什加抽得利害，好像自己的一肚子氣，都要出在它骨子上似的。

（註）「葛達馬克」為社會民主黨右派畢特柳爾的部隊名稱，內戰時曾勾

結德國，作反烏克蘭蘇維埃政權活動。——譯者。

『你這不中用的東西！』他嘆息着，再不靠那鞭子本身了，跪着用鞭桿照馬什加的脊梁骨上抽着：『還稱作地主的馬呢。到現在連跑遠沒有學會。不要緊，我來教你吧！』

但是當謝明剛剛到了曠野裏，驚慌就慢慢的消失了。周圍的一切，都是如此的平常，如此的安靜。

他一晚上和整夜裏都在荒涼的道路上走着，這道路被三月的土地的黑暗和自幼就熟識的繁星包圍着，空闊的曠野的風，在星空裏刮着。在黎明前他覺得冷了。他躺到草料上，好像士兵似的，把短皮衣蓋到頭上，彷彿在搖籃裏一般；就在車上躺着睡着了。被露水潮濕了他的他，當睡醒的時候，就看見太陽出來了，他也到了自己的村跟前了。

教堂的十字架，閃着肉色的金光。還在發暗的塘岸，映到凝然不動的塘水裏，幾座藍色的茅舍和頂端已經發着鮮艷的玫瑰紅的抽水杆，也反映在水裏。周圍是田野在橫互着：火綠色的地帶是冬麥，木炭黑的三角地是預備種春麥的。在平坦盡處，正對着太陽，在高車輪上移動着長匣子。謝明把手掌遮到眼上，看了一下，就識出來這是從克倫伯莊園裏開出來的十二行的播種機。坐在上邊駕着馬的是芙落霞的未婚夫梅柯拉。到處都是出來種地的人。早期的雲雀，在這一切的

上邊，在春光明媚的天空裏，難望得見的飛翔着。

『我也得去種地了，』謝明想着。他覺得昨天的驚慌，不過是糊塗吧了。可是他卸了馬，吃了飯，依然到鄉村蘇維埃裏，把報紙給李梅紐克看。村長不作聲的把它看了幾遍。

正午當人們從地裏回來的時候，李梅紐克招集了大會。他簡短的可是從容的述說了事變，說着就突然間用全嗓子喊着：

『同村的同志們！你們聽了這些就要明白。德國人要到我們這裏來了，他是不愛開玩笑的。他是想把工人拿去當奴隸，奪取了農人的田地，剝奪了人民的自由的，他要把三千萬普特的糧食和一切可能的給養，都運到德國去，想把烏克蘭和俄羅斯置到死地呢。德奧地主和資本家的目的是這樣的。現在沒有工夫多說罷。應當下手幹呢。同村的同志們，我們現在應當拿事實給他看，我們不是利令智昏的壞貨，而是要同外寇的侵略戰鬥到底的，——這就如同我們的祖先反抗瑞典人似的，阿彌陀佛。有一次瑞典人到了烏克蘭，可是他們不知道後來怎麼樣從那裏滾出去的。同樣的，還有法國反革命黨拿破崙，也來嘗試了嘗試。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不給他們糧食，讓那些鬼東西都餓死，把莊稼塚都燒了，可是不要把它給德國人！都萬衆一心的起來，擁護革命和自由吧！』

第二十一章 回拜

第二天，在晚上以前的時候，台加琴科的全家都到謝明家裏回拜去了。

未婚夫家的局面，要佈置到最好的程度。由精選的莞草，絲毫不苟的厚厚的舖的新房頂，在太陽下，新鮮的發着金黃色。房子乾乾淨淨的粉了粉，房子周圍的地上，還保存着清新的石灰流的印子。用黍子莖纏的掃帚把院子乾乾淨淨的掃了掃，連一根雀子毛也沒有。棹子用近衛軍的帳幕舖着，那是謝明從前方帶回來的最好不過的帳幕，可以使最富的和吹求的親戚，心滿意足的。

在那棹上，依次擺着德國的，奧國的，和羅馬尼亞的鉛小壘——套着灰呢套的和全不套套的——都是用砂擦得乾乾淨淨，好像銀的一般。小壘後邊，擺着各種樣式的，帶着能握手柄的兵士的水壺——也都是鉛的。其次是瑪瑙杯子，小盤，茶碗。用俄國三四口徑的砲彈筒做兩個銅杯子。最後是巴威軍官用的調盤，這是和四個白洋鐵小碟，能盛的刀子，匙子，叉子及帶皮套的能盛的小杯子組成的。

最能點綴這棹子和使它驕傲的是被謝明帶着耐性與趣味，親手用距離測定管

鑄成的一打鉛匙子，這不是圓圓的木匙子的摹倣。這是真正橢圓形的城市的匙子，是仿照那還是被謝明在史莫崗附近，在第二近衛軍團遺棄的著名的戰壕裏拾的那軍官用的湯匙樣子鑄成的。

不過那軍官的匙子較爲寒儉些。這匙子是平光的。

謝明的匙子是用小枝條和用錐子鑽的花邊，豪華的裝飾着。在一個特別作得乾淨的匙子上題着「蘇菲亞」。

全屋裏——在住人的那一半裏和堂屋裏——都展覽着：築戰壕的工具，差不多是新的馬衣，冬夏的上衣，德國雨衣和塵罩，帳幕，英國靴，短褲叉，柴斯望遠鏡，鞋掌皮，中央亞細亞的布襯衫，女棉襖，羅馬尼亞的下等煙葉細，奧國的皮軍裝和裝在背囊及行李袋裏的好多其餘的東西，總而言之——治家手的謝明在戰場上所得的五花八門的戰利品，都在這裏展覽着。

照風俗，在這天，第一次在自己的未來的丈夫家裏料理家事和招待客人的蘇菲亞，不能夠使眼睛離開了這全部的財寶。她心裏藏着驕傲，對宴飲的人們行着禮，往棹上擺着盃盞，間或說道：

『用匙子吃吧，媽媽，隨便些吧。』
或者：

『小芙落霞，往小鉛杯子裏倒着喝吧。』

謝明呢，他是繙着臉，用全力緊鎖着眉頭，按他的意見，這可以裝出一種正派人的、自立的當家人的風度，帶着大丈夫的簡慢的威嚴責備道：

『蘇菲亞，我不明白，你袖手站着幹嗎呢？或者貴客們還要吃的。地窖裏媽放的有凍牛蹄。你知道咱的地窖在那裏嗎？勞駕把它拿來擺到棹子上吧。』

而他自己去却悠閒的端詳着自己的未來的岳父老台加琴科，——他們的光景給他的印象如何呢？

可是事務長連眉毛也沒抬。彷彿無論在棹子上，無論在屋子裏，連一點也沒有值得注意的東西似的。只是當剛進到屋裏的時候，只有一次用眼睛照東西睛了一下說：

『我們的謝明置了滿滿的一軍裝庫東西。把所有的錢都用光了。什麼也沒忘記。價錢很貴吧？』

馬，牛和羊，未來的岳父完全沒注意。對謝明母親的請求去看他們的家畜的時候，他答道：

『我看他幹嗎的。我對這知道得很清楚，當這些還是克倫伯的家畜的那個時候，我就知道的。』

於是就哭喪着臉，冷笑了一聲。

別人要處到謝明的地位的話，或者在台加琴科的話裏，覺到一種兇惡的不可絕滅的憎惡，隱藏在這簡短的冷笑裏。但是忙於自己幸福的謝明，當時顧不到這一個了。

回拜以後，應該定結婚的日子了。這事是完全關係着岳丈的。一切人，尤其是謝明和蘇菲亞，想盡可能的快一點結婚。可是正是過着大齋期。應該等到卸皇日。這時再到台加琴科家裏去。可是他堅決的宣佈說，地裏的莊稼沒有收以前，關於結婚連提也不能提。而到那時，再看天老爺吧。

大家都明白這是台加科故意拖延的。但是沒有法子，這是他的權柄。

可是謝明企圖去壓迫岳丈的。台加琴科帶着奇怪的神氣望着謝明說：

「謝明，你先尊敬了我，然後我才尊敬你的，現在你到尊敬起我來了。不是這樣嗎？」

謝明也明白要制服了執拗的事務長——這是做不通的事。

就到這裏結束了。

謝明的家屬，把台加琴科送到籬笆牆跟前，謝明把大門開開，台加琴科家的

人繞過了旁門，就一個跟一個的由大門出去到街上了。

台加琴科家的人離開謝明的房子還不到十步遠，兩個青年夥子和一個姑娘，就仰着頭，在街上跑着，狂喜的喊着：

「唉呀，瞧呀，飛機在飛的！」

飛機高高的在村上清朗而溫和的天空裏飛翔着。

村是荒僻的遠村，所以飛機的出現，使一切都注意起來了。人們都從屋裏跑出來，向天空抬着頭。

飛機深飛到內地了。不高的太陽，明晰照耀着飛機的尖端微向後彎的光亮的肋骨形的翅膀。在這翅膀上，人都看見了兩個沒有見過的兩個黑十字。

「德國的！」謝明立時說了，就跑到屋裏取望遠鏡去了。

飛機消失了，但很快的從另一方面出現了，又在村上邊向回飛着，閃耀了一下就全不見了。

人們都默然的面面相顧着。

這是德國的軍用飛機。

就在那夜，台加琴科騎了馬出門了。只到第二天晚上他才回來。

但是一天，兩天，三天過去了，周圍的一切都是安靜的——太平的……正在

農忙的村落，不去想德國人了。謝明也不想德國人了。在四年的大戰裏，他連一次也沒有到近處把德國人好好的看一看，因此，無論如何，不能想像到他們會能突然來到此地，來到這村裏的。這是不可信的事。不，大概是人們白鬧虛驚的，無論如何，大概這會好起來的。

春天很快的躍進着。不久就到復活節了，謝明處理了春麥，種了一小塊瓜，就第一次的到蘇菲亞那裏睡覺去了。風俗給了他這種權柄。特任事務長這裏一點辦法也沒有的。

姑娘敏捷的把自己未婚夫的靴子脫下來，他們蓋起富麗的寬大的黑羊皮裏子的白大衣，躺到爐坑上睡下了。

蘇菲亞把頭枕到謝明的伸着的胳膊上，握着拳頭，貼到他的硬胸上，失神的聽着他的心的跳動。他連呼吸都不敢呼吸了。

他們好像兄妹似的躺着，純潔的擁抱着，在香氣四溢的黑暗裏，低聲的談着自己的未來的家務，談着自己的未來的孩子們。他固執着要男孩子，她用硬嘴唇緊對着他的耳朵低聲說：

『我害怕。』

『你這糊塗蟲，怕什麼呢？』

「突然要活不長呢？」

「爲什麼你活不長呢？」

「誰曉得……」

「不想這吧。什麼事情還沒有過，你可已經一樣的隨便了。」

「你聽着，謝明。我們怎樣給他行洗禮？照着爺爺費杜洛的名字給他行洗

禮嗎，怎麼呢？」

「給誰行洗禮？」

「給男孩子。」

「什麼男孩子？」

「咱們的男孩子。」

他悄悄的笑起來。

蘇菲亞的母親，照風俗躺在爐坑跟前的地上，不睡着，守着這同衾共枕的初夜純潔。她細聽着這低語，就已經覺着自己的手裏有一個裹着富麗的小被子的外孫兒。她已經聽見了睡眠的搖籃的吱吱聲和看見了長着豌豆似的小鼻子的嬰兒的小圓臉。眼淚刺着她的多皺紋的鼻子，但是她不敢擰，怕驚動了訂了婚的人。

第二十三章 死刑

大齋期過了。遲遲的復活節過去了。南方的春天，榮華的過盡了，已經躲開了，把那兩旁叢生着飛廉和開着紅色喇叭花的旋菴草的灰塵的道路讓給夏天了。有一次，在油綠的麥田裏拔續隨子和天門冬的女人們，看見路上有二個人穿着灰軍裝，掛着有皮帶的步槍。他們往村中走着。

他們走到正對着那些恐怖和好奇得麻木了的女人的時候，有一個人——確實看來是當頭目的把手放到那無遮緣的平頂帽子跟前，油蟲色的向上蹣跚的鬍子動了一下，鼓了一下硬頰，就用好像從胃裏呼嚕出來似的扯長的低音說：

「莫———噫！」

「借光！」另一個人叫了一聲，把自己的平頂帽在頭上微微的舉着，帽上綴着小得好像小點似的圓圓的小帽章。

女人們倒到麥點裏，用襖裙蓋着頭就逃走了。

當外來的兵士還沒走到鐵匠爐跟前的時候，全村都已經知道德國人來了。

村人們與其說是帶着恐怖心，毋寧說是帶着好奇心，都站在籬垣和柵欄後邊從台上階上和門限上，順着街，望着那背後的厚腰帶上細着鋼盔的三個兵士。

德國人在寬敞的鄉村的街道中間走着，街上生着蓬亂的夏季的小草。他們身上穿着雖然窄狹的，但是後邊開叉的口袋形的軍裝和兩道縫的厚靴子。

照那被烏克蘭的太陽晒成了褐色的皮靴和腋下的汗斑推斷起來，顯然的德國人已經走了不在十五哩以下的路了。

他們不斷的停到人家院子跟前，那時當頭目的把粗大的手舉到無遮緣的帽子跟前，鼓着頰，扯長着聲音呼嚕道：

「莫——噫！」

然後，另一個人，大概看來，在德國人要算作俄語通了，他走上前來，微微的把平頂帽子在頭上一舉，精神十足的叫着：

「借光，掌櫃的！日安！怎麼這裏鄉村議會找，請問？」

但是主人或主婦——不然，就是主人和主婦再加上一對扯住母親裙子的大肚子的小孩子——都帶着沉默的好奇心，望着這些客人。

德國人在柵欄跟前站了一會，就向前走了。

他們這樣的在村裏走了一點半鐘，後來終於遇到了伊凡辛克老頭子。這是周

圍二十來哩都聞名的有學問的和對於一切問題都能插上嘴的人；他能一直談到使對方頭痛的時候才甘休。

『你們想要什麼呢？』伊凡辛克老頭開始了，預知道趣味風生的和洋洋大論的談話，就更牢穩的把肘子放到牆上：『你們想要什麼呢，先生們？你想知道村公所的所在地嗎，或者這現在還是那個村議會嗎？』

『對了，』俄語通高興的點着頭說。

『別忙着高興吧，』伊凡辛克老頭真受不住他們打斷了他的話，他嚴厲的吐責着：『你的話還在下邊的。你們這是想要什麼呢？』他欣賞着自己的語句的流暢與美麗，帶着教訓的口氣繼續說：『你們想，或者同樣的——你們奉軍令到我們村議會去嗎？這樣我對這只有一句話回答。那個村公所，或者同樣的，那個所謂村議會，從今年正月起，就連鬼影子也沒有了。現在你要問：那個公所，或者同樣的，那個所謂議會的到那去了？對這個我怎樣回答你們。它沒有了，它已經沒有了，它已經老早都沒有了，因為它早已壽終正寢了，或者——同樣的——本年正月就被驅逐了。它的地方到現在是辦公處佔着的，或者——同樣的——不過現在不叫做村議會，而是叫做工農兵代表鄉村蘇維埃。可是議會已經連影子也沒有的。連影子已經也沒有了議會。現在，你們想知道村辦公處所在地，或者——』

同樣的——現在的鄉村蘇維埃在什麼地方嗎？那麼，對於這個我只能回答一句話，不過不是一下子回答，而是要慢慢的想一想。……」

德國人聽了又聽，聽了又聽，可是後來沒聽到底，就把步槍收拾了一下，沉重的皮靴在旋蓋草上嚓嚓的響着，向前走去了。

伊凡辛克老頭子眼裏含着毒惡的凌辱，輕蔑的搖着頭，好久的在他們後邊望着。

「讓他去。他們都是這樣的聰明人——讓他們自己找去。讓他去。我們瞧着吧。」

最後德國人對對付付的找到鄉村蘇維埃了。

在蘆草房頂上，在那用一隻腿在自己的巢旁站着的鸛鳥附近，他們看見被太陽晒得很變色了的一面小小的紅旗。

大概，這便他們非常驚奇了，因為那當頭目的好久的望着小旗，後來鼓着頰，高高的抬起眉頭，用胃裏的低音說：

「喔！」

後來他們入到屋裏了。

屋裏好像以往似的，聚集了好多人。李梅紐克穿着自己的從來不改的雨衣和

戴着雨帽，這是無論冬夏，他都不脫身的，他若無其事的坐在小棹跟前，盡心竭力的用水汪汪的墨汁，畫着關於貧農委員會給貧農分配農具的表冊。

『借光，』俄語通雖然有點累了，可是依然還裝着精神十足的樣子，脫了平頂帽子喊着：『日安。』

他說着這些話，就猝然的轉向屋角裏，對着莫斯科的一幅新的彩色宣傳畫，自左至右的大大的畫着十字。那畫是繪着一個神甫帶着一筐雞蛋，題着德·白德內宜的詩句：

四海之內皆兄弟——

我愛抽他們的筋和剝他們的皮。(註)

這以後，那位當頭目的就說了一聲自己的肚子裏哼了出來的『莫———恩』，於是就把那從內衣兜裏掏出來的公文，放到棹子上。

(註)德·白德內宜(D. B. DUTY, 1883. —)布爾塞維克黨員，蘇聯著名無產階級詩人。其詩對無產階級及革命敵人，作極惡辣的諷嘲，打擊。詩中充溢着新鮮健康的幽默。此處所指的宣傳畫，為蘇聯著名漫畫家德尼(D. D. DENIS)所作，畫為一神甫，坐在安樂椅上，膝下放一筐雞蛋，一對農夫農婦必恭必敬的抱着老母雞來孝敬他。畫首題着白德內宜的詩句。

『貝特。』

『請吧，』那位語言學家翻譯道。

李梅紐克把汗透了的公文好好的展開，不慌不忙的低聲讀着那在俄文打字機上印的天皇和國王的聯軍的要求，那要求是限三天以內，往野戰軍需處的倉庫裏，運一千二百普特大麥或小麥，二百普特豬油，三千七百五十普特乾草和八百一十普特燕麥。如有違命，定予逮捕。

李梅紐克在一般的沉默裏，把公文一疊四摺的疊起來，把那硬得好像貝壳似的指痕，用指甲刮了刮，將它壓到肘子下邊，把額顱一皺，又畫起表冊來。

『啊里左？』那位當頭目的在好久的沈默以後說。

『郝爾下士，』俄語通翻譯道：『在俄國話是——下士先生，要從你們知道對於郝爾中尉的回答。』

『告訴他說，照辦吧，』主席冷淡的回答着，繼續的塗着自己的狗尾巴字。當頭目的讚美的點了一下頭，但是後來嚴厲的發怒起來，把粗大的食指向頂棚一指，斷斷續續的從胃裏說出來了一個字：

『啊畢爾！……』

『可以不必懷疑吧，』主席說。

德國人又少待了一下，闖入到屋角裏。大概是想找喝的呢。但是沒找着水。後來翻譯又對着帶筐子的神甫畫了十字，外交的說道：

『日安，夜安。』德國人被沉默的眼光送着出了蘇維埃。

他們在回頭的路上，入到一家院子裏喝水去了。當那位當頭目的賞心如意的用冰涼的泉水在洋鐵桶裏洗鬍子的時候，俄語通趁工夫同借桶的女主人交談了幾句話。

『少少的吃一點的，』他做着健談的手勢說：『用俄國話說就是——我們俄的像狗一樣。』

村人們雖然還在不久以前開的大會上，一致的舉起手——無論如何，不給德國人吃的和把他們趕出烏克蘭，但是女主人照着女人的舊脾氣，對這些人可憐起來了。她尤其可憐他們中的第三個人——長着龜甲似的乾枯的多摺紋的小頭，戴着用綫纏的圓圓的鋼絲眼鏡的最瘦最小的人。

女主人到屋裏給德國人取了一塊大圓麵包的四分之一的麵包和一大塊豬油。被這勝利鼓起勇氣來的俄語通，在村裏的路上，又進到幾家院子裏，在那裏攀談了幾句，這麼一來，當德國人走到鐵匠爐跟前的時候，翻譯的刺刀上，已經擺着一個重掂掂的小包，那是用紅色的嘎特字體簽着名號的乾淨手帕包的小包。

在麥地裏除草的那些女人們，看見德國人出了村，在墳山下坐着吃起來。吃了東西，掏出了印着印紙畫的，長嘴的，帶綠色小毛英的瓦烟管，就吸起烟來。

後來，他們前去了，而且那當頭目的已經把軍裝的釦子做開了，裏邊露着綴貝亮釦子的灰色的棉衛生衣和避蟲的香布袋。那個瘦子戴着眼鏡，用女人的聲音，唱着德國歌。

總之，德國人在村裏都還喜歡他。關於他們也都忘記了。可是整整的過了四天，他們又來了，就一直的去到蘇維埃裏。

可是這次蘇維埃門鎖了，門上用大麥麵糊貼着字條：『我在水塘那邊的李梅紐克家裏，在水手查列夫的會親禮上當長老，有找我者，請前往。鄉村蘇維埃主席李梅紐克啓。』

俄語通全然不會讀俄文，德國人站到鎖着的門前，有點爲難起來了。

可是這時在水塘那邊不遠的地方，他們清清楚楚的聽見有提琴，手風琴和手鼓的聲音。德國人計議了一下，就向奏樂的方向走去了，繞過了水塘，他們一下子就到了柵欄跟前，柵欄裏舉行着水手查列夫和柳碧的會親禮。

水手大規模的宴着客人。屋裏坐不下客人了，把棹子擺到院子裏。李梅紐克雖然忙到透頂了——可是總不能拒絕了水手。主席坐到首坐上，袖上纏着手巾，

執着木杖，從容的主持着會親禮。

當頭目的德國人，走到棹子跟前，翻着亮得好像子彈頭似的眼睛，直瞪着主席，可怕的鼓着頰，把鬍子一聳，用德國話喊了一聲，震得匙子都從棹子上落下來。

「郝爾下士問道：『翻譯聲明着：『應該給的食糧在那裏？』

『什麼食糧？』主席說道。

下士從旁邊的衣袋裏，掏出來一個小日記本，把它掀開，威嚇的用尖端帶着橡皮的化學鉛筆，在小日記頁上敲着。

「呵因塔仁特次瓦衣工得爾特，」翻譯說道：「用俄國話說，就是一又二百千普特麥子和二百普特豬油和三又七百五十普特乾草和八百一十普特燕麥。這些都在那裏？」

「你們這是幹嗎呢，拿我們開玩笑的嗎？」水手在一般的沉默以後嚷着。後來，他由瓶子裏倒了滿滿一杯酒，送給下士。

「最好喝一杯，別在家裏胡嚷吧。這樣在你們德國沒有的，將來也不會有
的。」

「納因！」下士說了，就用拳頭邊，堅決的，而且怕弄倒了酒，又當心的把

酒杯往旁邊一推，突後說了一句很長的話，就把步槍從肩上卸了下來。

翻譯向好多參加典禮的親朋好友及好事者與奏樂的人環顧了一下，有點躊躇起來了。他當心的微笑了一下，向後退了一步。

「郝爾下士要作，主席先生，就是你現在是被捕的人了，應該到司令官那方
向去。」

「亞！」下士說。「什特啊烏富！」就把槍端到手裏了。

「實在說，你笑什麼呢？」水手呻吟着，他們妨礙了他的好事，氣得幾乎要哭起來，把步槍從下士手裏奪過來，飛快的把槍的子彈退出來，使勁把它掄到地窖那面去了，在那兒的路上砸碎了狗窩，把一隻灰色的公鵝也就地打死了。

客人們都從坐位上跳起來了，過了一分鐘，那兩枝步槍也隔着院子飛過去，好像打木棒遊戲時擲出的木棒似的在跳着。

把德國人關到地窖裏，給他們送了一大碗帶大蒜的冷牛蹄，一個熱麵包和一小壺酒。

回親禮進行起來了。

最初，德國人狠狠的用拳頭到門上敲着，嚷着，可是逐漸的就安靜下去了。傍晚的時候，由地窖裏送來唱着德國歌的女人的聲音。

典禮在黎明時完畢了，那時就把德國人放出來了。他們要求着要回自己的槍，可是槍沒有影了。

德國人挨家問着，看有人瞧見他們的槍了沒有，村人們都不作聲。那時下士把手向無遮緣的帽子上舉，說了一聲「莫——」，「對自己的部隊作了一個轉彎的記號，氣得雙頰發顫着，從村裏走了。第二天，太陽還沒有出來的時候，塵霧在村外的路上就騰起來了。

村子被德國人包圍了。

當灰色的兵士把佈置在周圍高地上的四架機關槍的槍衣，從黑黢黢的機槍上脫去的時候，一排騎兵就衝進村裏了。在教堂附近，牠分作了三部分。一隊不變步調的一直往鄉村蘇維埃跑去了。第二隊往台加琴科家裏跑去了。第三隊留在原地方下了馬。

這次德國人對於村中佈置，知道的清清楚楚了。

患失眠症的起得最早的老頭子伊凡辛克，看見台加琴科同停在他房子跟前的德國的騎兵班談着話。

村人還沒來得及醒醒和跳到街上去，那些往鄉村蘇維埃去的騎兵們已經飛快的跑回到曠場上去了。主席李梅紐克穿着從頭破到底的雨衣，打着跛脚，痠攣着

，跟在騎兵巡察隊後邊跑着，手用繩子綁着，騎兵牽着繩頭。

第二隊拉着水手，緊跟着第一隊，即刻來到了。查列夫的樣子很可怕。從那用槍托打破了的嘴裏，往條子布小衫上流着寬寬一道血。被拔下來的額上的一半頭髮，貼到那在地下滾了的額顛上。被綁着的手，癱攣的握着手風琴的破片，水手用它抵抗着，水手的帽帶糾纏到繩子上，那帽子在擺動着，打着他的光脚。教堂前面長着一顆在去年被電擊了的乾的老梨樹。德國的騎兵事務長，在樹下邊蹬着馬銜，微站着，漫漫的迴轉着。

騎兵們圍着被虜的人，把他們套上繩結。騎兵事務長把馬刀揮了一下，死刑就在那一分鐘執行了。女人的喊聲即刻帶着這樣大的力氣叫起來，使得那鐘樓上的大銅鐘都顛得響起來。

柳碧向前伸着手，好像埋在地下似的站着，她那麻木的臉上的眼睛，成了玻璃的樣子了，有五步遠沒有走到梨樹跟前，就仰天倒了下去。

德國步兵帶着軍用廚房和輜重，在號聲裏入到村裏了。

第二十四章 金武器

德國的縣衛戍司令官，中尉威霍夫貴族，午後到了叛亂的村裏了。在他旁邊，在灰塵的馬車上，同一個上等兵坐在車夫坐位上的是烏克蘭新的統治者史科洛巴斯基（註）首領的一位青年官員。

路上是很熱的。

中尉脫了羚羊皮手套——差不多是白的但微微的帶點檸檬色，——把手套裏朝外的翻過來，掛到兩膝中間夾着的馬刀柄上。官員解開了帶着肩章的制服外套，卸了裏邊濕了的白軍帽。但是當進村的時候，中尉又戴上了手套，農業部的官員扣起鈕子，戴上帽子。

（註）史科洛巴斯基（Skoropadski）——全烏克蘭首領——沙皇的將軍。一九一八年德軍當局在烏克蘭時，因烏克蘭的小資產階級政權「議會」，對於德軍奪取民間糧食的幫助不夠，德御用機關「議會」隨被取消，代之以史科洛巴斯基政權，史氏勢力的主要組織與支持者是富農和地主，德軍從烏克蘭撤兵後，不久史氏就亡命海外。——譯者。

在那低着頭吊着李梅紐克和水手的樹下，戴着深鋼盔，跟有方步的衛兵，手順着立正線伸得直直的站起來。

中尉照舊向前望着，把兩個指頭向軍帽上舉了一下。官員斜着向梨樹瞟了一眼，從窄褲兜裏掏出來一個用埃及草編的煙盒，煙盒上嵌着磁瑯質的甲虫，代替着花字組成的姓氏，他果斷的取了一枝麥沙蘇德的咖啡色的香煙，投到嘴裏。

馬車從村裏過去，就入到克倫伯的莊園裏，那裏已經駐紮着司令部。

軍用廚在院裏冒着烟。交通隊在油漆的黃桿子上架着電話綫。騎兵的馬在拴馬椿跟前颯颯的響着尾巴，揮着馬繩。廊台上架着機關槍。

衛兵挺直着身子。中尉上了台階，把灰色外套掄到傳令兵手裏。農業部的官員飛快的跟着衛戍司令官，走着用手帕抽着皮鞋上的灰塵。

中尉沒有到室內去，把手往後一擺，指頭彈得響着。兩張椅子立時出現到廳台上了。軍官坐下，蹣着腿，把那一隻眼的眼鏡嵌到眼上。他全付的注意都集中到院子中間鋪着的大帳幕上。

帳幕上放着兩個生鏽的俄國式的三呎口徑步槍的子彈夾，帶着皮緒子的沒有鞘的馬刀，一枝老來福槍和一枝烏槍，就是看瓜的常用這裝上鹽粒、打小偷的烏槍。

村人——農夫或農婦——不斷的來到院裏，恐懼的環顧着，把自己的貢品——手榴彈或刺刀，他加入到這蒐集裏。

伊凡辛克老頭子一個人先來了。前邊所說的那枝來福槍——伊凡辛克的土耳其行軍的證物，就是屬於他的。

現在老頭扶着棍子，站到門前的村人中間，詳細說着他早晨看見台加琴科如何給德國騎兵們指示了李梅紐克的房子，那時水手查列夫就在那裏。但是，他照着自己的習慣的說得如此詳細，使得沒有人聽他了。

中尉望了一下錶，十二點半鐘了。照着早晨公佈的命令，居民手裏所有的一切武器，應當在午後一點鐘以前交來。過了這期限，匿藏武器的，就交野戰軍法處，執行槍決。

在其餘的人數中，謝明也把自己的武器送來了。他穿着乾乾淨淨的襯衫，領鈕敞着。他的臉白得好像那襯衫一般。那樹上吊着他的媒人的可怕的幻像，留到他那凝然不動的眼裏，不會消滅了。

當那關於死刑的消息一傳到他跟前的時候，他即刻就把自己的兵士式的手槍，手槍子彈，一對檸檬式的手榴彈，馬槍——這些都好好的用豬油擦了擦，用麻布包起來，埋到鐵匠爐。謝明暫時把「別布特」留到家裏。現在爲着避免疑惑起

見，他把自己的『別布特』送到——雖然他覺得這是可惜而且是侮辱——克倫伯的院裏，把它放到其他武器的一堆裏，傷心的說道：

『統統就這些，再沒有武器了。』

就往旁邊向村人跟前走去了。

芙落霞密縫着眼睛，跟着他把刺刀放到帳幕上，這刺刀在家裏是拿它當木槓，拴小野豬用的。

『把我的刺刀寫上吧。你們就是拿屋子挖遍，再多的武器也沒有了。』她大胆的對那往日記本上登記着戰利品的騎兵事務長說。可是騎兵事務長不懂得俄國語。

再沒有人來了。

『不大多，不大多，』農業部的官員用流利的愛多嘴的聲音說。『咳咳，老百姓！從前綫上弄回了滿滿一村子武器，可是交來的都是些廢物。傻蛋，不懂得什麼叫野戰軍注處嗎？是的嗎？』

他就用鼻子哼起羅曼斯來，大概這對他有一種重要的意義。

——在古哨舍那邊的濱海的沙灘上，

我愛那牽着猴子的夏麗特，

稱我作米奴特，

常常對我說：

『別忙吧，等一等，我的小米奴特，

等一等吧，我的好孩子。』

在這時，台加琴科和他的新傭工進到院子了。

台加琴科帶着肩章，戴着有帽章的軍帽和帶着自己的所有的四個勳章，那些都橫掛在胸前，好像一條橘黃色的帶子似的，他腋窩下夾着一本窄窄的公事房的簿冊。

如果那傭工跟在後邊的話，——傭工是應該走在自己主人的後邊的，——那麼，或許不會一下就看見傭工的。但是傭工走在台加琴科的前邊，前事務長恭恭敬敬的跟在他後邊，就好像跟着砲兵連長似的。

傭工的臉刮得很乾淨，頭梳得很光，腳上穿着帶着小馬刺的長筒黑紫色皮靴，代替了平常的氈靴。他伸着手，捧着一口帶繡子的紅柄的軍官的腰刀。

他走到廳台跟前，把金武器向衛戍司令官端着。

中尉一看見這位穿着破的皮短衣的怪模怪樣的農人的時候，就往椅子背上一倒，吃驚的說：

「哦！」

「閣下允許我同你說德國話嗎？」傭工用德國話說。

「納久列爾曼，」司令官站起來說。

「我是前俄國軍隊的騎兵上尉克倫伯，故克倫伯將軍的兒子，這所莊園的主人。此刻給您解釋這化裝的歷史，我覺得太無聊。現在請允許我執行您的命令，

把我的武器交給您。」

騎兵上尉克倫伯用那窄窄的，帶着突出的後腦的頭，行了一個敬禮。

中尉恭恭敬敬的拿起腰刀，在一隻眼鏡前拿了一會，然後用豪邁的動作交還了。

「哦，不！我看了這上邊的題字：『勇敢。』這樣的武器，空手是不能得的，你自己留下吧。德國軍隊會尊崇高尚的敵人呢。但是請你原諒，我沒有得你允許，佔了你的房子。」

「你用着的時候，我讓您盡管用吧。」

中尉，農業部的官員和克倫伯進到室裏了。克倫伯進去畫了三遍十字。

門隨着他們關起來了，但那時又開了。克倫伯喊着：

「喂！台加琴科！尼加多爾，瓦希里耶維其！好朋友，到我們這裏來吧。」
 事務長把制服在腰帶下好好整理了一番，用肘子夾着簿冊。他決然的低着頭，由那向兩旁閃開的村人中間走過去，就入屋裏了。

過了十分鐘，農業部的官員把台加琴科叫到廳台上。

「老兄，」農業部的官員說道。「一切法律，都有自己的習慣的基本的意義。在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的搶掠，會有法律根據的。規定搶掠是合法的政權，是違反了世界法律的一般意義，它本身就是非法的。誰要夢想着白晝的得到什麼，土地或者牲口或者農具，或者其他的東西，那他他就是傻瓜。土地不出錢，你是不能得到的；這真像得就同那二加二是四，而不是五是一個樣的。可是現在呢，你是新村長。歡喜不歡喜？幹吧，台加琴科。再見吧。」

台加琴科一個人留到廳台上了，同村人們面面相顧着，他來回走了一下，就好像從前在砲兵連的行列前面走着似的，然後撇開腿，手插到腰帶裏，說着這樣的話：

「那麼，朋友們。我不說——同志們，關於這個糊塗字，我們再沒有了，謝天謝地，我從前也不知道它，而且也不願知道。那麼，同村朋友們。不成事體的

局面完結了。你們願意那個也罷，或者不願意也罷，可是它總這樣的。不請就闖來的那些媒人——你們自己曉得，他們現在都在什麼地方。他們現在高高的吊着。如果你們誰沒有看見的話，那麼還有工夫看的，因為照德國司令官的命令，他們還要在那裏吊三天的。所以然要這樣作的，只是要叫人看見了好把自己腦子裏的那些可能的類似的糊塗念頭去掉。謝天謝地，現在騎兵上尉克倫伯大人回到我們這裏來了，那麼，非法的主人，我們沒有了。現在，朋友們，你們有多人乘機利用過克倫伯財物的，這統統都要無條件的歸還，不要再發生比今天早晨更壞的事情。至於那樣的財物——如牛，馬，羊——或者沒有保管好的，那麼，就照定價賠償。用無賴的手段耕種了的克倫伯的土地，按照法律，一定要做到秋天，並且把莊稼收了，那全部收穫都歸給合法的土地的主人克倫伯而大家都像雇農一樣，只領工錢。你們都準備這個吧。關於武器的話，我說你們交得不好。我要警告大家的。可是這個讓那現在來幫助我們反對那醜惡局面的我們的同盟者和友人的德國軍事當局去辦吧。這個你們自己想一想吧。今天我不再向你們多說了。明天上午十一點鐘開大會。那時農業部的官員再同你們講話的。都到會吧。把壞念頭都斷了吧。明白嗎？」

台加琴科不看民衆，來回地踱了幾次。

「解散！」他最後說。
村人向天瞻望着都走散了。

第二十五章 四隻小酒杯

黑藍的，火藥色的黑雲從天邊浮起來，升到村裏的去年的草垛和皂角樹的高空上。

這天台加琴科的家遇到了很大的光榮。飢餓的當局，不嫌棄到新村長家裏去吃飯了。

事務長的家，從來也沒有見到這樣有名的客人，德國貴族中尉威霍夫先生，騎兵上尉克倫伯大人，農業部官員梭洛維夫——這一天都在特任事務長台加琴科家裏吃牛奶湯，帶着奶油的乳皮餅和燒豬肉。美女蘇菲亞蒼白得好像死的一般，因此更好看起來了，她給客人端着菜盤，那粘着的睫毛，連抬也不敢抬了。

父親吩咐她，在這樣的場合，穿起最好的裙子和短上衣，把自己的最好的項珠帶到脖子上。他從頭到腳的把她望了一遍，望後說道：

『一句話：不把念頭打斷——就殺你；出一出門——就殺你；多一句嘴——就殺你。』

黑雲把太陽遮着了。風刮着，送來一股熱草麻氣。

台加琴科把九十七度的好酒精，適度的攪好了開水，擺到桌子上。客人們舉起了三隻小杯。頭一杯舉起的是騎兵上尉克倫伯大人。

『喝這一小杯，』他說，『敬我的忠實的僕役和朋友——我的救星台加琴科，同時也敬地主先生們，使大家知道將來應當如何管理和支配自己的土地，不要鄙薄鄉村生活，應同富農和忠順的良民來往，娶村中最美麗的女人作妻子，不要嫌棄她們是農民出身的；因為不是要用一隻手握住土地，而是要用兩隻手；不然你握不牢的。』

騎兵上尉克倫伯大人說着這幾句話，輕輕的向癡立在門口裏的蘇菲亞瞟了一眼，就一口氣把自己的一小杯酒喝了下去。

第二杯舉起的是農業部的官員 洛維夫先生。

『諸位，我請大家爲着戀愛，喝這一杯。』

於是客人們都喝了第二杯。

喝第三杯的是中尉威霍夫貴族。

『爲着印度！』他用德國話說，看到大家都在等他的下文，就繼續說道：『是的，諸位先生。在這裏，在這遙遠的烏克蘭的鄉村裏，在這祖國的農民的筵席上，爲着印度我喝一杯。』

他眼裏充溢着透明的蔚藍的空虛，兩隻眼向遠處注視着。

『我們給你們安寧，你們給我們糧食和往印度開闢一條安全道路吧。英國在西歐把我們閉死了。但是在東方去的道路不但可經斯坦波爾——巴郝達得。而且可經畿輔葉嘉德林諾斯拉夫和賽瓦斯多波爾。德國的輪船由那裏到巴統，台拉培松得。我君見美索布達米亞了。亞拉威的風向德國士兵的臉上吹着。於是——印度呀！印度呀！我們把英國的心要挖了的。爲着印度！』

第四杯酒舉起的是主人。

『蒙諸位不棄，光顧寒舍，異常感激。爲着證明諸位的信賴和對於百姓的處理，敬這一杯。』

室內黑暗起來了。由皂角樹上拔斷了的小樹枝，由窗子跟前飛過去，枝上的每個葉子，飛着都被電閃照耀着。好像炸彈落到彈藥箱上似的爆發起來，撒道鐵房頂上。

客人們喝了第四杯。

暴雨打到玻璃上。

暴雨的煙色的瀑布，一條跟着一條的在村上奔騰着。房舍一面即刻成了黑紫色了。街道濘得好像河一般。一隻被雷電擊了的烏鴉，在灰色的水上，在泡沫和塵芥中間，被暴風雨，水塘裏驅着。

天穹四面都被電閃燃燒着，每分鐘都要坍到這抖顫的大地上。

就在那時候，柳碧仰着那盲目的，但是瘋狂了的活潑的臉，渾身濕得水母雞似的，迎風在村裏走着，她穿着過節的長裙子，穿着袖子繃着花的小衫，滿掛着頸珠的絹條，從容的走着。暴風雨從那黑得好像柏油似的粘着的頭髮下邊，把那些頸珠和絹條都撕斷了。

她每一步都停着，向房子伸着兩手，暴雨在上邊擊得飛濺着。

她用那單調的，異常高度的熱情的聲音唱着：

呵，早，早，太早！

城外有橡樹和白楊。

城內有緋頰的女郎。

小柳碧在那兒擰着緋頰

母親到她跟前說：

「別擰吧，女兒。

我願你嫁給查列夫。」

「我自己愛查列夫。

戒指滾向那去了，

另一個上那找呢……」

她繼續徘徊着，用膝蓋排着有力的水，蹣跚着。

雷聲響了半夜，有時由村裏響出去，有時又回到村裏來。

第二十六章 暴動的人

當我一死的時候，就把我

葬到墳墓裏，

葬到那可愛的烏克蘭的

廣袤的曠野裏。

舍甫琴科——「遺言」(註)

深夜的時候，有人在謝明的門上敲着。謝明撲到窗子跟前。在遼遠的電閃的徑轆裏，他辨出了蘇菲亞的頭巾。他匆促的開了門。蘇菲亞跑進來，用抖顫的手抓住他。水從她的頭髮上往池手上流着。

『謝明，跑吧！』

『什麼回事？參老子嗎？』

『參老子。』

『潑潑的嗎？』

『比狗還壞。唉呀，我的脚再站不住了！』

『你坐下吧。』

『行個好，你跑吧！』

『喝點水。』

『跑吧，我告訴你……』

謝明那那冰涼的手，在爐旁的瓷窩裏，摸索着洋火盒。它沙沙的響起來。

『等一等，別點燈，或者有人從街上看的。』

芙落霞同母親無聲的在屋內慌張着，堵着窗子。

『現在點吧，』芙落霞渾身抖顫着低聲說。

抖顫不定的小燈光，照耀着用紅枕頭堵着窗子的屋子。

蘇菲亞坐在爐子跟前的板橙上，很快的轉動着壓在胸上的兩手，舔着嘴唇。她的眼睛在那蒼白的弄髒的臉上，乾燥而粗野的閃着光。

「跑吧，謝明，」她好像瘋了似的，忙快而單調的說着。「今天跑吧，因為明天就晚了！現在趁夜跑吧。行個好，把馬套上吧。那個老鬼，那該死的魔王——爹老子，——在德國司令官跟前告你了。他向他送呈子告了你，德國司令說：「古特」。」

「這麼一來，」他望着地說着，他的嘴唇悲苦的動起來：「這麼一來，我就得黑夜裏把馬套上，好像賊偷似的，從自己院裏悄悄的溜走了。我有家；有寡母，有孤妹，有我們本着牢不可破的愛情定了婚的姑娘。我有一所還像樣的房子，也有家業，也有用我的手掌了的，用我的汗澆了的田地。可是現在惡魔飛到了我們的頭上，阻擋住了農人的生活，剝了我的幸福，反正好像流浪的吉卜賽人，

(註)舍甫琴科(T. G. Shevchenko. 1814-1861)烏克蘭著名的革命詩人。出身農奴，後經作家茹科夫斯基以重金代為贖身，始得自由，後畢業於藝術學院。舍氏自幼身受農奴制度壓迫，在自己詩作中對於農民及烏克蘭民族的壓迫者——地主與沙皇政府，表現着強烈的憎惡與反抗，他因參加解放烏克蘭的秘密社團，被捕，流放，監禁。——譯者。

或玩猴的塞爾維亞人似的，黑夜間在曠野裏流浪了。我應該不等到太陽出來把一切都拋棄了——把親生母親，把孤妹，把了的田地，把定了婚的姑娘，把吊在樹上喂烏鴉、沒有埋的我的媒人都拋棄了，哭着由村裏出去了。」這時謝子想起了自己的砲兵連，想起了連長沙桑諾夫和他的臨別的寄語——就傷心的哭起來。

他用士兵穿的中央亞細亞的布衫邊，揩乾了眼淚，喝了滿滿一杯水，把細小的牙齒一咬，筋肉在跳動着。

「不，惡魔呵，你們等不到這樣丟臉的事呢！媽媽，你到院裏去把豬油和麵包放到車上，悄悄的到敝棚，把克倫伯的馬什加牽出來。小芙落霞，你把大皮靴穿上，即刻跑到伊凡辛克的家裏去。告訴你的鬼梅柯拉，叫他悄悄的即刻把自己的古俠客牽到咱們院裏來。我打算把他同馬什加一齊套上。因為明天反正人家要把他的馬牽回貴族莊園的。」

小芙落霞敏捷的把腳穿到那大皮靴裏，但是她却没有跑。

忘了上插門的門，微微的開了，梅柯拉自己把亂蓬蓬的頭伸進來，望着。他看見屋裏人都沒有睡，但他並不奇怪。在這樣詭咒的夜裏，怕不會有人家睡的。

「對不起，我在這樣不妥當的時候來了。我來找你的，謝明叔叔……」

自從梅柯拉同芙落霞進的那一天起，他對謝明恐懼和尊敬起來，他對他稱起「叔叔」了。

梅柯拉穿着走遠路的衣服，他的年少的、一次也沒有剃過的、幾乎還是孩童的面孔，充滿了嚴峻的果決。

「謝明叔叔，當你上巴爾達去的時候，我把我的馬借給你用過。現在請把你的馬什加借我用一用。我打算把它同我的古俠客一齊套上。」

「可是爲着同樣的車轎，我剛剛要打發芙落霞上你那裏去的。」

謝明聚精會神的望着他。

「你打算望那去的嗎？」

「去打算了的。」

「半夜去嗎？」

「是的。」

「上那去？」

「無論上那都好。謝明叔叔，再恭恭敬敬的請求你，別拒絕吧。我見過你有一枝帶着子彈的手槍……」

「唔，我們出去一下吧，」謝明不讓梅柯拉說完就說。

他們出去了，過了也只有半點鐘的光景，鐵匠爐那邊停着套着馬什加和古俠客的馬車。謝明把武器和挖戰壕的工具，都從鐵匠爐裏拿出來，放到車上。梅柯拉把這些都塞到乾草下邊。

蘇菲亞撲到謝明的胸上。

「別把我擲到這裏，把我帶上吧！」

「不能夠，蘇菲亞。不要夢想這個吧。那不是你們女人的事情，而是我們的——當兵的事情，你等着我，別抱怨吧。上帝保佑，我們快見面的。那些惡魔們在我們的地面上不會幹久了。再見吧。」

他們擁抱着，好久的互相吻着那淚濕的手，就好像在他們會親時那幸福的時候似的。

然後，謝明深深的向母親鞠了一躬，母親也深深的向他鞠了一躬。親親熱熱的照芙落霞背上拍了一掌。

謝明和梅柯拉坐到乾草上。馬車開了。可是當車剛剛繞過了鐵匠爐，芙落霞就比風還輕的跟在車後邊飛去了，跳上去蹬着輪軸心。

「怎麼最後連什麼話也不給我說呢？」她對梅柯拉低聲說。

「我說的也是那同樣的話：你等着，別抱怨吧。我們馬上就見面了。」

「你們往那去呢，發瘋了的？」

「我們不會死的——聽見了嗎！」

梅柯拉打着馬，馬車在咫尺莫辨的黑暗中消失了。

「唔，花花公子，你的魂還在你身上嗎，或者已經跑了呢？」當馬車到了教堂對面的曠場上的時候，謝明低聲的問着自己的未來的妹夫說。

天上一個星兒也看不見。可是雨已經沒有了。老梨樹勉強的從黑暗裏辨出來。

「可是我覺不着什麼叫魂。」妹夫咕噥着，突然馬往後退着；「我還沒有打過仗的。」

「郝爾特！」突然馬車跟前發了一聲德國衛兵的命令的聲音。

就在那一瞬間，用槍托狠狠的照他那帶着鋼盔的頭上擊了一下，打昏了的衛兵，一聲不響的倒下來了。謝明手裏拿着馬槍，梅柯拉拿着手槍，跳下車，向那躺着的人身上彎着腰。謝明趕緊抓住了妹夫的手。

「別開槍，傻瓜。悄悄的。別驚動人。」

梅柯拉從衛兵的頭上把鋼盔取下來，拚着全力，用手槍柄照他頭上連擊了幾下。後來他悄悄的到樹上用摺疊的刀子把繩子割斷。兩個不打彎的身子，重重地

的，但是柔軟的倒到草地上了。

把他們抬到車上，用乾草蓋起來，匆忙的把衛兵的屍首捧到上邊，——就趕着馬走了。他們到水塘跟前停住了，把那德國人一掄，就摔到離岸好遠的水裏了。

他們當心的出了村，縱開路，入到麥田裏，爲着找不出痕跡起見，在曠野裏兜了幾個大圈子，最後，用着所有的力氣趕着馬，就入到縣的偏僻的地方了。

到黎明時，他們走了如，果不到二十哩，那麼也有十八哩，他們到了一道又窄又深的溝跟前，就向裏邊去了。地方是荒僻的。由這裏順着溝底走，人不知鬼不覺的可以走到一個不大有人知道的小樹林裏。

天亮了。太陽在退去而雷雲中升起了。粘着曠野的花的厚泥皮，在車輪上慢慢的轉動着。

梅柯拉低着頭，用手蓋着臉，坐着。

『我的上帝呵，上帝呵，』他的發白的嘴唇低聲說：『請寬恕我親手殺了人吧。』

『即刻可見你還不會覺到真正的戰爭呢，』謝明嚴厲的說着。『別求上帝吧，因爲他反正瞧不起你的。他甚至連話都不願同你這傻瓜說呢。可是人們會寬恕

你，還會說謝謝你的。」

黃色的太陽，在窄狹的，銀色的，好像呢子似的野橄欖的葉子上，模糊的反射着光，睡眠矇矓的斑鳩，在樹上搖晃着。

午後，他們入到小森林裏，就在那一分鐘裏，有五六個人，舉起手榴彈，端着槍，從胡桃林裏跳出來。

「站住！什麼人？」

「村裏人。」

「這是向我們這裏來的。到那去？」

「到那沒有惡魔的地方去的。」

「又走近了。這是上我們這裏來的。有武器嗎？」

「有一枝兵士式的手槍，一枝三呎口徑的龍騎兵用的槍，兩個檸檬式的手榴彈和四枝德國槍——誰知道這些是多大口徑呢。」

謝明說的是真話，德國步槍確實是四枝，一枝是得自衛兵的，而其餘三枝——恰好也是同樣的，那三個德國的巡哨，在水手查列夫和柳碧的會親典禮上遺失的。那時把這三枝槍塞到乾草裏的不是別人，而正是梅柯拉。

「這不錯……德國步槍子彈也有嗎？」

「德國步槍沒有子彈。沒有想到弄這個呢。」

「唔，實在話，這樣人！只知道弄些德國的槍，弄些槍，弄些槍，可是誰會操心弄些子彈來。那可沒有人。有吃食東西嗎？」

「有豬油和麵包。」

「這些我們都吃得精光了。可是，有什麼機關槍沒有？」

「沒有機關槍。」

「唔，實在話，這樣人！反正都是小孩子一樣！車上還有什麼東西呢？」

謝明同梅柯粒把韃韋扒開。人都往車裏看着，默然的卸了帽子。有的畫着十字。

「我們的蘇維埃政權，」謝明低着頭說：「兩個都是我的媒人。兩個人都給我訂了婚，替我行了回親禮。這樣就沒得參加我的婚禮了。他們兩個不能參加，連我自己也不能了，從那來了那些惡魔，把我們農人的生活全都毀完了。」

把馬車包圍着的已經不是五個人，「十」而至少有四十來個人，他們都是由這些被「烏達馬克」和德國人蹂躪的各鎮各村裏逃到這裏的老百姓。他們都聚到那裏，執着槍，爲着自己的命運暴動了的。

他們都在沈默裏脫了便帽、軍帽和鋼盔，把馬車護送到森林的深處，在那裏

落着土屋。在綢裏煮着稀粥。就在這草地上，在年輕的橡樹下，把水手查列夫和鄉村蘇維埃主席李梅紐克埋葬了，在橡樹上刻着他們的名字，十字架上釘着水手的帽子。

第二十七章 在紅旗下

——德國人該怎麼呢，老爺爺？

——德國人無論他如何的專橫，

可是我們的斧子呵，

放着在等待時機呢。

——涅克拉梭夫。(註)

夏天完了。過着夏季的最後的一月——八月。

同志們！——革命委員會大會和畿輔省參謀部，在八月半發表的告烏克蘭工

(註) 涅克拉梭夫 (NEKRASOV. N. A. 1821—1878) 俄國民粹派大詩人，

在自己作品中反對地主——剝削者。——譯者。

農書中說：「五個月以前，受烏克蘭的地主和資本家支持的右派社會革命黨和孟雪維克們組織的烏克蘭中央議會，請了德國武力，而且仗着他們的援助，消滅了蘇維埃政權。他們在烏克蘭已經統治了五個月了，總共五個月的他們的統治，爲着資本家的勝利，流了工農的血。在這期間，蘇維埃政權的一切的革命的勝利，都被他們從勞動者手中奪去和都被興登堡（註一）的鐵騎踏盡了。」

「把土地從農民手中奪去，又重還給地主們，而且還往每個鄉村裏派「葛達馬克」——德國的討伐隊，兇橫的地主們仗着他們的幫助，掠奪了農人的最後的一點糧食和最後的一文錢。在勞動人民統治的時代，被蘇維埃政權奪取的他們的財物，現在他們要百倍的奪回去了。」

「他們的貪慾是無盡的，他們的報復也是無盡的。」

……由洛斯托夫到特洛陽堤，由古爾斯克到德仁柯，前去一直頂到黑海；在爸爸德尼普流域上，在它的弟弟的靜靜的頓河流域上，在它的弟弟的飛奔的德尼斯特流域上；在瑞典人的墳墓間，在斯吉弗人（註二）的古塚間；在那尖頂白楊和皂角樹下的粉白的茅屋的周圍，在那孤獨的曠野的風磨的周圍；沿着那到午後就好像到搖籃裏似的睡着密雲的淡紫色的陰影的沒有刈草的山谷；在豐富的，廣袤而美麗的全烏克蘭——莊稼都及時的放穗了，開花了，在暑熱裏發白了，把禾

莖都壓彎了，無邊無際的烏克蘭的田野，不久都被蜂房似的禾垛擺滿了，全烏克蘭就要像無數的蜂巢似的，在那日短的太陽下放起燦爛的光輝了。

但是，在這可怕的年光，人們對自己的土地的美麗與豐富，並不眉開眼笑了。自由的耕種了，却得奴隸的去收穫呢……

『現在，全烏克蘭的勞動者，都明白這些都同蘇維埃政權一齊失掉了。在那告工農書中繼續說着。

『工農的心，重新燃起了為蘇維埃政權而鬥爭的願望，用突擊來奪回以前的革命的要塞。

『德國人馬上要從農人的田地上，把糧食統統都運走了。

『只把富人的糧食留下。豐富的烏克蘭工人和貧農都要餓死了，而地主們將把農民的糧食算作馬克與克郎。一切人都應該明白，如果德國人和以史科洛巴斯基為首的地主們，就讓再支配一個禮拜的話——我們也將不可避免的要受到死的威脅。

(註一) 興登堡 (Hindenburg, Paul von) —— 德國大元帥，歐洲大

戰後半期任德國全軍總司令。——譯者。

(註二) 斯吉弗人——黑海北岸邊之古代遊牧民族。——譯者。

「現在呢，或是永遠不動呢？」

「過一禮拜就遲了。我們應當即刻發動羣衆暴動，同勞動人民的公敵開戰。除了鎖鍊，我們沒有什麼喪失的。或者我們像奴隸，像畜牲似的，將活活的餓死，將在世界資產階級的歡笑下，束手待斃呢；或者在世界無產階級的欣慰中，我們推翻了我們的壓迫者，爭取勞動與自由的統治——蘇維埃政權呢？在這時，鄉鎮和村落都已經開始暴動了。」

人民在科洛斯特頓附近打斃了豪紳子弟史科洛巴斯基首領。邵爾斯（註一）同自己的游擊隊員在畿輔附近，同「爹爹」包仁柯一起，在車尼戈夫一帶，使那些想嘗試烏克蘭的麵包和蜂蜜的「葛達馬克」和德國人，起了極大的恐怖。在莫格列夫——波多利以北，在庫柯夫克州，畢列比洛夫克和尼米列次暴動了兩千老百姓。就在那夜裏，在普洛斯庫洛夫的山坡下，翻了火車。在魯布那邊，燃燒着地主莊稼。

從脚到頂都是黑黢黢的頓巴斯的煤礦工人，由地底下爬出來，用那看不慣陽光的大眼睛，望着太陽。

春天，在紫米威附近同敵人死戰的魯甘的小鐵匠沃洛希洛夫（註二）此刻在自己的周圍，圍集了整軍人馬，向查利琴且戰且進着，去同自己的領導者和朋友

史大林（註三）同志取聯絡，爲着在適當的時機，協同去打擊兇寇，他的被太陽晒褪色的和被子彈打穿了的旗子，在曠野上出現的地方，工人和農人們，到處都來歡迎着。

着不慣陽光的煤礦工人們，都從地底下出來，沿着鐵路，行進着去歡迎。五月沒洗過澡的，汗毛長得把眼睛都護住了的游擊隊，都拉着機關槍和牽着在森林裏喂野了的農人的馬，在行進着。憎惡史科洛巴斯基的軍隊的逃兵，都整排的行進着。爲着自己的命運暴動了的哥薩克，都從古班和頓州進行着。

都行進着和停止到那些光榮的旗下，都在帽子上橫綴着赤色的綉條。

（註一）邵爾斯（N. A. Stors 1895—1919）烏克蘭第一師師長，內戰時可歌可泣的英雄，熱誠的布爾塞維克的煽動家，英明的積極的組織者。曾領導烏克蘭民衆，反德國侵略，與反動政權鬥爭。一九一九年八月三十日，與反革命派畢特柳爾匪徒作戰，在科洛頓頓戰死。「爹爹」包仁柯，亦爲當時烏克蘭游擊隊領袖，生平不詳。——譯者。

（註二）沃洛希洛夫（Voroshilov K. E. 1881——）出身小鐵匠。從一八九九年即參加革命運動。曾坐獄三年，充軍五年半。現在蘇聯國防人民委員長。——譯者。

(註三)史大林 (Stalin, I.V. 1879—) 蘇聯現執政者。——譯者。

第二十八章 結婚

在那年輕的橡樹下，葬着水手查列夫和鄉村蘇維埃主席李梅紐克的那個小森林裏，現在藏着的不是四十個人，而是至少住着一百五十來個人，如果不計算那兩個不願自己的丈夫遠遠的離開自己，同孩子和羊都在一起，在這裏創起家來業的失望吃醋的女人。

這已經不是小小的一羣逃亡的烏合之衆，而是有着自己的司令部，行軍廚房，機關槍隊，騎兵和砲兵的武裝很好的暴動的部隊。

砲兵有一門山砲，它是我們的富裕的游擊隊，用兩架手機關槍，四枝德國步槍，一副奧國帳棚和六磅豬油，同那從小森林跟前經過的另一隊窮游擊隊換來的。

砲是缺少前車，缺少彈藥箱的，這砲連一個砲彈也沒有。但是聽說在十八哩遠的畢斯昌村裏，有一個人在地窖裏埋着整整一大盆合適的砲彈，有希望想法把這些砲彈換來的。

大砲是歸謝明指揮的。他教着那些還沒上過前綫的青年夥子們瞄準和使用視覺上的用具。

在小森林裏，在年輕的橡樹旁的雨布下，放着從德國人奪來的軍需大馬車，兩輪車，麵粉袋和沙糖袋，烟草箱和洋油桶。要不是林邊架着的機關槍和被着軍用騎鞍，拴在樹上的馬匹，那就很容易想到這是漫遊的雜貨商人擺開自己的貨攤。

現在的小森林照着陣地的一般的規則，有一道很深的從兩旁看不出來的交通溝，通到山谷裏，監視哨帶着角號，日夜在樹上坐着，在小屋門口裏，用化學鉛筆在薄木板上寫着：『隊司令部』，梅柯拉戴着士兵的帽子，帽緣嵌到耳朵上，跪着用哭的聲音在哀里桑式的野戰電話筒裏叫着：

『史節潘，你聽見我了沒有？監視哨，史節潘，你聽見我了沒有？監視哨！監視哨！你這傢伙，老實說，滾你的吧，監視哨！』

但是監視哨沒有回答。

梅柯拉擺起十足的兵士的架子，放下了『那該死的哀里桑電話機，那一輩子好再同他這樣講話吧，』就去檢查電線去了。

在這天，隊司令部焦急的等待着秘密派出去的同秘密的省革命委員會取連絡

的騎探。部隊早已準備妥當要出發了。只是還缺少砲兵和詳實的戰鬥任務。但是還在上禮拜的時候，省革命委員會通知說，有紅軍的一個輕砲兵連來同部隊匯合。那砲兵連被隔在烏克蘭，而且因避德國人和白軍，在森林裏和德尼斯特河沿岸一帶偏僻的邊區的各縣，停了五個月了。

現在或者覺得這是難以置信的事情，但是在當時，在有些農家的院子裏，在乾草裏藏着等待時機的帶着全副彈藥的四吋半口徑的榴彈砲，在那神話時代的當時——誰也看不出這有什麼稀奇呢。

這樣一來，砲兵的問題是不能成立了。砲兵連應該是在說話之間就要來了。真到萬不得已的時候，可以專用機關槍去打。

成問題的是戰鬥任務了。很容易想像到全隊是如何焦急的等待着騎探。可是監視哨沒有叫通的原因很簡單：哨兵坐到樹上，同一個忽然來到森林邊的枯瘦的、帶着栗色頭髮的、十四來歲的姑娘談着話。

她穿着襤褸的衣服。上邊蓋着一層厚厚的八月的灰塵。細長的光腳，帶着發黑的踏出血的腳指，可是看出來他跑了不只十里地了。汗順着黑鼻子和瘦骨的太陽穴上流着。張着的口好像魚似的，艱難的呼吸着。青綠的眼睛，在那發燒的臉上，看來幾乎成了白的了。

如果不是那很好的花洋布條，繫着那栗色的髮辮，不是那圓圓的小鐵梳，插在那額前的頭髮上，就可以把他認成鄉下的小叫化子。

「站住！監視哨叫起來。」

「我站住了！」小姑娘回答着。

「到樹跟前來。」

「我已經來到跟前了。」

「你在我們的小樹林裏幹什麼的？」

「我找自己哥哥的。」

「你發糊塗的點？這裏是陣地，會有你什麼哥哥呢！你從那來，就從那去。」

「唔。」

「這裏是什麼陣地！是「葛達馬克」的，或者是老百姓的？」

「老百姓的。」

「我子是要老百姓的陣地呢。」

「芙落霞嗎！」恰巧在這時來到監視哨的梅柯拉突然說道：「這是真的芙落霞……」

於是他就轉過身就，臉對着森林喊起來：「喂，謝明！把砲丟開吧！小芙落霞到這裏來了！」

說到這裏，他就把小姑娘往露營的地方帶。她勉強的走着，每一小步她都在咬着嘴唇。

謝明一看見妹妹，不幸的豫感就包圍了他。

『你好吧，芙落霞。你們那裏發生什麼事情了？有什麼事情發生了？』謝明說，望着她的臉。

『謝天謝地，現在一切都好，』芙落霞說着，用那遊魂不定的眼睛，向四面八方張望了一下：『你們這裏沒有一點水喝嗎？』

她緊緊的把眼睛閉了一下，把牙關咬了一下，彷彿要抑制自己似的，但是沒有抑制住，就突然放聲大哭了，她從腳到頂都在顫着。

『啊，人們呀！那些該死的惡魔，對我們的胡亂作爲，再沒有力氣忍受了！把一切都收拾得一乾二淨，到處連一塊麵包也不留。人們都上野地裏去——去給紳士老爺收莊稼去了——可是都走不動了，都餓得倒到地下了，但是「葛達馬克」們用槍托照他們打起得，趕着，並且還嘲笑他們呢。人們把身上的衣服都脫了，把家裏最後一點東西，都拿到集上換幾個錢交克倫伯了。誰要沒錢交的話，那對他們誰也不饒的——不論很老的老頭子不論很小的小孩子，不論帶着小毛孩的女人。把一切都統統趕到克倫伯莊園的院子裏，一個一個的叫到敞棚裏，在

那裏放到燕麥口袋上，就打起來。兩個人扯住手，兩個人扯住腿，一個人按住頭，一個人打着，一直打到人累得不會喊的時候。有的用棍子打，有的用探條打。啊，我的親哥哥！把我們的一切都拿光。什麼也沒有留。爲着馬還叫我們出三百塊銀洋，可是我們連一個大也沒有，於是就把我同媽媽也拉到敞棚裏，用棍子一直打到我們累得喊不出聲的時候。謝天謝地打我的時候還不大，因爲我馬上就累得不喊了，發昏了。可是媽媽呢，因爲她不願叫喊，就把她打了好久，「葛達馬克」們還嘲笑着她，把她打壞得完全不能做事了。她現在帶着小布袋，到各鎮，到各路上要飯去了。可是沒有人給她，因爲人們自己都沒有吃的呢。至於蘇菲亞呢，她的爹老子台加琴科要把她嫁給克倫伯地主了。」

謝明眼裏發黑了。

「別忙！蘇菲亞自己願意了嗎？」

「不。她的爹老子強迫呢。他把她關到地窖裏，已經第二個禮拜了。前天夜裏我悄悄的溜到台加琴科的院子裏——隔着鎖同蘇菲亞說了話。她隔着鎖狠狠的哭着對我說——行個好，小芙落霞，你跑到謝明那裏，找着他，告訴他說惡魔們把我們分離了，告訴他說，或者他對我不想了，可是我爲了他，夜裏睡都睡不着，我總想，總希望着他一個人，希望他把我救出來的。再告訴他一下：讓

他快些吧。」

「什麼時候結婚呢？」

「今天晚上，就在我們的教堂裏結婚的。」

「這個我們瞧着看吧！」謝明叫着就要轉身去找隊長，可是即時就看見隊長自己同司令部的人和一切戰鬥員，都默然的在周圍站着。

「隊長同志和戰鬥員同志們，你們都聽見這些話了嗎？」

「你們都既然聽見了，那些爲什麼到現在還站着，不去騎上馬呢？隊長同志，支諾威，彼得洛維其，發動部隊吧！」

「不，謝明。沒有省革委會的命令和沒有砲兵，我無權發動部隊的。因爲這部隊不是屬於我和我的，而是屬於全體勞動人民的，首先是屬於蘇維埃政權的。這是軍紀。謝明，你是老兵，你自己應該很明白這個。」

「這麼一來，通過了那軍紀，我的命運豈不是就完了嗎？」

「不，謝明。爲着自己的命運，你自己去苦鬥吧。你從我們的車場裏，套上任何一輛四輪馬車，隨你意套兩匹馬，就讓最好的馬也沒有關係，架上機關槍，帶上子彈。就去你的吧。對於這個，我連一句話都不反對的。」

當隊長還沒走到自己的小屋跟前的時候，最好的神甫的馬車，套着兩匹最好的戰利品的馬，已經從小森林裏飛出去了。

梅柯拉和芙落霞坐在車夫座位上，謝明伏到機關槍上，在後邊座位上顛波着，他對面的坐位上，現在是空的，任何時候都可以坐上第四個人。

太陽已經過午了。曠野的風，在耳上嘯着。朶朶的遊雲，披散着鬚毛，鼓着雪白的胸膛，在那收獲後的原野上，在那寂寞的天空裏，迎着謝明的最好的戰利品的馬匹飛着。

太陽完全傾斜了。太陽沿着那些遠遠的墳山，溜下去了，沈沒到曠野的邊極了。鼯鼠最後一次的從自己的洞裏往外望了一眼，就溫柔的嘯起來。

「梅柯拉，趕馬吧，別心痛吧！用鞭子好好抽牠們！」
「我不心痛！」

口沫由馬嘴上噴上去，落到曠野的長生草上。

赤紅的火星在天上出現了。

馬車用午後由小森林飛出來的那樣的速度，飛進黑暗的村裏了。村中間只有那唯一的教堂的窗子發着火光。在教堂大門口認出了謝明的人們都吃驚着。他每隻手裏都拿着檸檬式的手榴彈，正走着他從車上跳下來。

「結過婚了嗎？」

「還沒有的。剛才把新郎接來。」

謝明進到教堂裏，即刻就看見了蘇菲亞。

她打扮得掛着頸珠和絹條，頭上披着紗；同克倫伯並排站到讀經台前面。新郎穿着輕騎兵的短上衣和大紅色的外套，漆皮的靴筒上裝飾着花字母。

克倫伯把一隻天青色的手，放到自己前面的馬刀柄上，另一隻手拿着戰鬥的輕騎兵的帽子，緊貼到胸上，伸着一隻腿站着，微微的低着長頭，頭上有戴着白手套的手，執着花冠。

貧窮的鄉村的教堂，充滿着酷熱的無數蠟燭的不習慣的紅光。甚至用藍顏料惡劣的在教堂頂上畫的星天中間的沙沃福神和黃光的三角中的全知的天帝，——謝明都看得清清楚楚的。

但是此外他什麼也沒有注意到。其餘的一切，對他都溶成了悲哀佳日的莫明其妙的印象。

「蘇菲亞，到我跟前跑！」謝明喊着，把手榴彈在頭上舉着。

蘇菲亞彷彿就只等着這一聲似的。她不發抖，也不叫喊，敏捷的轉回身來，推開來賓，就往謝明跟前撲去了。她跑到他跟前，就抓住他的衣袖。

「等一等，別扯住我，」他悲憤的說，「即刻跑到街上去，到我們的馬車上去。」

一瞬間——姑娘已經到街上了。但是一般迷夢過去了，都向謝明撲去。謝明看見台加琴科穿着禮服，在自己跟前。這服裝是希奇古怪的。是「葛達馬克」的。四個十字章，照舊橫在胸前。肩章是舊軍隊的肩章，不過不是事務長的，而是帶着一個星的軍官的金肩章。

謝明用肘子到台加琴科的胸上打着，揮着手榴彈。

「當心點，我要弄壞你的！」他喊着。

人都躲開了他。他跑到大門口裏，從那兒把手榴彈向後往那開着的門裏用力一擲，就擲到教堂的正中間。

空氣的可怕的爆裂，把燭都襲滅了。玻璃都在窗框上跳出去了。祭福燈也紛飛了。

可是謝明已經跳上馬車了，用那麻木的手，在那裏抱住機關槍，蘇菲亞在躺着。

「趕車！」

「我趕！」

馬飛開了。

從教堂的大門口，跟蹤着脫逃的人開槍了。被風的嗚聲掩沒了的子彈的叫聲，幾乎聽不見了。

馬車到了鐵匠爐對面了，過去就是曠野了。「葛達馬克」的騎兵巡哨，就在那一瞬間，由鐵匠爐後邊，橫着照馬車擊了一下。馬車停了。謝明還沒來及醒悟過來，就被打倒在地上，被綁起來了。兩個「葛達馬克」用馬刀砍着挽索。三個人由車夫座上把梅柯拉往下拉着，他用鞭子迴襲着。失了魂的蘇菲亞，死死的橫臥在道路上，從頭上落下來紗，在黑暗裏發着白光。過了五分鐘，一切都完事了。

誰也沒有瞧見美落霞。

當「葛達馬克」的騎兵巡哨從鐵匠爐後邊一跳出來的時候，姑娘在車開着就從車上跳下來，鑽到樹跟前。

戰利品的馬，拖着那在惶惶裏砍斷的挽索，由她跟前過去。她偷偷的走到一匹馬跟前，抓住馬鬃，爬上去，揮着肘子，拚着全力，用光腳照馬肋上踢着，就在黑暗裏消失了。

把浮屍帶到村裏了。

第二十九章 法庭

可怕啊，落到鏢鏢裏，

死在囚禁裏……

——舍甫琴科。

第二天，太陽還沒有出來的時候，村外的路上就騰起了塵霧。這次過的不僅是德國的步兵和騎兵了，德國的榴彈砲砲兵連在距村半哩遠的墳山上，從砲前車上卸下來了。

當太陽的最初的光線，在曠野上放射出來的時候，軍號就在那水晶般的空中響起了。

159
德國人照着村開了十發榴彈砲。五個榴彈，一個跟着一個的落到謝明家裏，把房子炸飛到空中，把地面揭了，留下的只有一個黑坑。另五個榴彈，一個跟着一個的落到梅柯拉的家裏，把房子炸飛到空中，也把地面揭了，留下的只有一個黑坑。

軍號吹着退却號。

在靠近中午的時候，德國的軍法處，乘着兩輛馬車，騎兵護衛着入到村裏了。

在克倫伯住宅的廊台上，放着一張桌子，和四把椅子。桌子用隨身帶來的藍呢子鋪着，放着鉛筆和紙。

在椅子上坐着的是野戰軍法處主席中尉威霍夫，報告人——檢察官畢林斯大人，辯護士農務官海軍上尉龍貝爾。

第四把椅子是首領史科洛巴斯基的農業部官員梭洛維夫翻譯官坐的。他的右手用黑色的頸巾攀着。他在教堂裏當伴郎，當爆炸的時候把手傷了。因此他用左手把紙煙盒掏出來吸着烟。

兩個證人也在這裏。頭傷了的騎兵上尉克倫伯，裹着傷，躺到行軍床上。准尉台加琴科筆直的站在他旁邊——好好的沒有受傷。

衛兵把謝明和梅柯拉押進來，安置到法庭上。

「啊里左，」中尉威霍夫說着，把自己的一隻眼鏡嵌到眼上。

「別就誤時候，」梭洛維夫翻譯着，把一枝麥沙蘇得的咖啡色的香煙，投到嘴裏。

審判繼續了一刻鐘。

『案子是這樣的，諸位，』最後梭洛維夫說着站起來，把用鉛筆寫的一頁紙，放到眼前。『宣告判決。農民謝明和農民梅柯拉因襲擊和殺害德國衛兵——此其一，作法藏匿武器——此其二，在敬神時襲擊教堂，手榴彈爆炸，傷騎兵上尉克倫伯和農業部官員梭洛維夫——此其三，凡此皆證據確鑿，即被告亦供認不諱，被德國野戰軍法處判處死刑，兩小時後，槍決示衆。軍法處主席中尉威霍夫貴族。完了，再見吧。』

中尉把手套揮了一下，把謝明和梅柯拉又押回敝棚裏了。

『唔，現在我可以問一問你，』當把他領到那裏，坐到乾草上的時候，梅柯拉勉強張開了發硬了的嘴唇說：『你的魂還在你身上嗎？』

『我的魂從一九一四年都已經跑走了，』謝明試着微笑起來說。

『可是我的還在呢，』梅柯拉低聲說着，忽然頓附到謝明肩上說：『啊，我的天啊，天啊！難道上星期我猜着了今天我躲不過德國的槍彈嗎？』他好像小孩子似的，就低聲哭起來。

『嗤，』謝明嚴厲的說：『讓別人都不曉得吧。』

他把頭轉對着敝棚的牆，兩腿在乾草上伸開，把被綁在背後的手，活動了活

動，就旁若無人的，高聲的，同時又悲哀的唱起自幼就知道的烏克蘭的古歌：

我有一匹馬，

一匹馴服的馬，

我有馬刀和槍，

還有那美麗的女郎……

時間過得真可怕，有時它帶着未有的速度，快得使人心都冰冷起來，有時它忽然停止住，用它的全部的經不起的重量，在頭頂上懸着。這樣一小時過去了，而二小時也已經快過完了。

在村裏不遠的地方，吹了軍號。

插門響着。門開了。台加琴科戴着「葛達馬克」的紅頂的帽子進來。

「謝明，你唱歌的嗎？」他對着謝明站着說。「快點唱完吧，不然，你的時間已經剩得不多了。」

謝明對這一點也沒回答他。台加琴科好像在戰綫上似的，在他面前來回踱着，又停住，用三個指頭掠着鬍子。

「你願同我說話嗎？真够糊塗了。或者你有什麼事情求告我的，可是我沒有什麼求告你的。謝明，在你將死的時候，我可憐你。」

「狼子可憐小母馬，留下的只餘馬鬃和馬尾巴。我不要這個。從那來，你從那去吧，在我將死的時候，不要叫我看你這可惡相。」

「又糊塗起來了！你是——子，謝明，——子。你向來是——子，此刻在步兵排面前還是——子。」

「可惜那些惡鬼們把我手綁起來了，——梅柯拉咬著牙，低聲說。」

可是台加琴科連正看他一眼都不覺配，只帶著冷笑瞭了一眼。

「謝明，如果你願意知道的話，那麼，在你將死的時候，我可以告訴你，——他繼續著，——你的鄉下人的糊塗在什麼地方。謝明，你不自明自治。你的腦袋不大够用。你玄想的過高了。你相把世上所有的幸福，都一下子弄到手裏來。謝明，你的眼睛是極貪慾的，你的手更其貪慾。你一看見一個漂亮的姑娘，自己的爪子即刻伸到她跟前——」

「噤的一聲就抓起來！你的腦袋也沒有想一想，或者那姑娘是有學問人的富家閨秀，是你直接上峯的小姐，她對你這窮小子不是配偶。其次，你一看見克倫伯的肥美的家畜和克倫伯的良田，一下子就把自己的奴才的爪下伸去——」

「噤的一聲就抓起來！你的腦袋也沒有想一想這些肥美的家畜，這些良田和這些耕種機，都是上帝和沙皇安排在我們頭上的。我們的主人克倫伯老爺的神聖不可侵犯的私產。可是這還不足表示貪慾的眼睛和貪慾的手。在其次，謝

明，你看見了政權，統治一切的政權，不過那政權不是在地上，在地下，在水中，在海上的；你愛那政權，於是你就跟自己的充軍的媒人去了，跟布爾塞維克們去了，同他們一塊，用自己的混賬手，對那神聖的政權——嗒的一聲就抓起來！謝明，你看這些把你弄到什麼地步了。可是聰明人怎麼下手呢？就拿我來看吧。我對自己的誓言嚴格的履行着。我不作過高的夢想，假如有時要夢想的話，也只是藏在自己心裏。我尊敬自己的上峯。我保護別人的神聖的私產，如同保護自己的眼睛珠一般。我因此受了人間的痛苦，可是我的目的達到了。而你的目的沒有達到。現在你是什麼人，我是什麼人呢？我因為忠於職守，從英明的首領史料洛斯基大人那裏得到軍官的勳章。我把蘇菲亞嫁給貴族，上帝保佑，我自己將來也成貴族了。可是你要像那死畜牲一樣，在那無名的墳墓裏腐朽了。」

「胡吹你的吧，」謝明跳起來叫着。「胡吹你的吧，敲詐鬼！爲着自己的幸福，我要從墳墓裏跳出來，好像硬骨似的把你噎死，壞東西。」

這時，軍號在村裏吹了第二次了。

「你的時候剩得很少了。謝明，很少了。或許連十分鐘也不到了。永別了，最好是我主耶穌勸告我們的話，我們都不要介意吧。你有一天尊敬過我……」

「我尊敬你那時候，我真是一個大傻瓜。」

『第二次我尊敬了你。第三次你又尊敬了我……』

『那我又是傻瓜了。』

『現在我最後尊敬你一次。謝明，吸一枝烟，別使家裏抱怨吧。』

台加琴科掏出銀煙盒，從裏邊取了一枝煙，送到謝明面前，想塞到他嘴裏，但謝明嚴厲的把頭扭過去了。

『不要！』謝明喊着。『你這敲詐鬼，爲了你這些話，我睡到你的混賬眼睛上。』

於是謝明就對他臉上唾了一口。

台加琴科躲閃了一下，用手帕揩了，揮起鞭子，橫着照他臉上抽了一下。

第三十章 支諾威 · 彼得洛維其

芙洛霞馬不停蹄的在曠野裏奔馳着。

她拚着全力用腳踵踢着馬，希望着盡可能的快跑到部隊裏求援助。但是她離開村跑了不到十五哩地，曠野裏就起了火光。

戰利品的馬，飛躍着把她帶進野營裏了。行軍的燈火，在周圍燃燒着。從砲車的前車上沒有卸下的火砲，在停放着。馬高興的叫着，就停止了。人們把姑娘都圍起來了。

在燈火的暗影裏，芙蓉覺得很多的面孔都是熟識的。有一個她清清楚楚記得是早上在林邊同他談過話的藍風；另一個極像隊長，兩個手中抱着小孩的女人，和把蹄子綁着放在馬車上的黑羊，這些都好像夢似的第二次又夢見了。

芙蓉霞下了馬，低聲說：「你這裏找不到一點水嗎？」她躺到地下。即刻就睡着了。

這確實就是那一個游擊隊。當謝團長發了一點鐘的時辰，騎兵終於把省革命委員會叫出發的命令，塞到帽子裏帶回來了。部隊剛剛趕來的砲兵連聯合起來，就要出發了。

隊長把被砍斷了的繩索一看，咳嗽了一聲，用胳膊把睡着的姑娘夾着放到車上，同女人和羊放在一起，然後把外套往自己的肩上一披，就叫部隊開拔了。

隊伍行進得遲緩而且謹慎。到黎明時候，隊伍就停止到距村七哩來地的溝裏。在這一夜中間，隊伍增加了三倍。村人們都帶着武器和馬，帽子上橫綴着紅絹條，從四面八方的出來，到曠野裏迎來了。現在不算砲兵，隊裏至少有五百多

名戰鬥員。

先派去的偵探，到正午回來了。他報告說謝明和梅柯拉被關在克倫伯的做棚裏，等候着德國的軍法處。

隊長往右翼派一百人，往左翼派一百人。一百人繞道從敵人後方進攻，非常溫和的請求新砲兵連長，把自己的砲架的盡可能的近些，好把敵人一下子轟毀，其餘的自己帶上，使他同一切馬車，機關槍，女人和軍用廚房等，從正面衝入到村裏去。

在村裏吹了第三次號了。

突然間，警鐘從鐘樓上響起來。誰在急忙的，少魂失魄的擊起教堂的鐘來。台加琴科傾聽着。

這時砲彈帶着嘯聲，低低的由棚頂上發過，就在那一瞬間，在院子中間爆炸了。砲手的耳朵不會有錯的；轟的是三吋口徑的俄國砲。第二個砲彈落到乾草堆上，蛋白色的濃烟，從草梁上騰起了。千百聲音的拉長的怒呼聲，飛進村裏來。機關槍的短短的排槍，向村裏掃射着。第三個砲彈從做棚上飛過，落到克倫伯的房頂上。台加琴科把腰一彎，就竄開了。

聽見有急忙的德國騎兵的號令，德國的騎兵連從院裏飛馳出來了。

在車上帶着機關槍。到克倫伯院裏先跳下車的一批青年夥子們，把謝明同梅柯拉解放了。他們把自己的被虜去的，想不到能活見面的同志，放到馬車上，就向教堂去了，隊長在那裏同時搭起了帳棚幹起自己的賞心樂事來——收容着俘虜和戰利品。

「唔，英雄，自己的命運戰勝了嗎？」隊長由眼鏡上邊嚴厲的望着謝明。

但是謝明對自己的隊長什麼也沒有回答。因為恰巧就在這時候，他看見了從人叢裏往他跟前擠着的自己的母親和蘇菲亞。她們走到近處停住，帶着可怕的神情，好像對鬼怪似的細看着他。

「啊，謝明，」她把手放在胸前翻轉着，低聲說：「啊，謝明，我的可愛的，好好的，沒有被打死……」

她向他撲去，可是謝明向隊長瞟了一眼，嚴厲的繃着臉說：

「託個福，你等一等吧，蘇菲亞。你瞧瞧——我正在同隊長說話的。你暫且站到媽媽跟前吧。這些女人！她們只會惹虛驚罷了。」

這時，人們都閃到旁邊了，五個青年夥子，把剛剛在曠野裏捕住的准尉台加琴科帶到隊長面前。

「這是什麼怪玩藝？」隊長從頭到脚的望着台加琴科說。「哦，你這人，少

轉一轉身，叫大家看看，或許他們認識你，關於你說句好話的。使我們知道把你往那裏送——往右呢，或者往左。」

「不必叫轉身了，」謝明說，「我們很知道這敲詐鬼，看的不是一次了。最近，或者——一個鐘頭以前，在那生死關頭的克倫伯的做棚裏，他同我說過話的。傷痕還在臉上的。」

「憑你的本心吧，」隊長說：「你怎麼說，我們就怎麼做。往右呢，或者往左？」

「往左，」謝明說。

台加琴科聽了這些話，就跪下去了。但是青年夥子們把他架起來站着。

「往左，」隊長說。

把台加琴科往教堂後邊帶去了。

蘇菲亞用手蓋住臉，把身子轉過去了。鎗聲在教堂後邊響了。

「現在是這樣的，」支諾威·彼得洛維其隊長對自己的司令部說。『我們戰爭還沒有完結的，而只是才開始。我想，趁現在德國人沒有恢復過來，我們肅清了村子就一直向科丹車站附近進攻，去破壞交通，不使他們把我們烏克爾的麥子往德國運。謝明，現在我們的砲兵要轉移陣地，你快去聽砲兵連長的指揮去』

，他正是在那裏訴苦着沒有好的瞄準手呢。站住，還沒有說完呢。兩句話，關於你家的女人，現在她們可以坐到馬車上，跟着第二種行李隊，那裏，謝天謝地，我們還有些更其少魂失魄的女人呢。現在去幹吧。」

第三十一章 兵士從前綫回來了

大炮停在村後的野地裏，在還沒有連走的小麥稜中間。

連長腋下夾着羅盤針，在收獲後的麥地裏踱着，分着砲兵連戰綫的段落，這是一個穿着紅邊的黑短褲，和綴着絨鈕環的瑞典皮短衣的鞞脚的人。淡色的大鬍鬚，好像繫在那被太陽晒成了栗色的臉上似的，帽緣遮護的地方，顯得是一白一白。可是在曠野裏熱得很，砲兵連長把帽子拿在手裏。他的刮得精光的白頭，在太陽下反着光。

謝明一看見三吋口徑的砲，就心動了，照着砲兵的舊習慣，跳到砲兵連長的跟前：

『砲隊上等兵——瞄準手謝明，奉游擊隊隊長同志命令，來聽受指揮。』

愉快的驚訝，在砲兵連長的少年似的藍眼睛裏，閃灼了一下。

「好極了，謝明。你去接管第三門砲吧，沒有忘記瞄準法吧？」

「可是你是誰呢？」

「我是誰，我不曉得，可是現在姑娘們同我開玩笑的時候，——都給我叫沙桑諾夫。你爲什麼瞪着眼睛看我呢？難道我的鬍鬚你沒見過嗎？」

「志願兵沙桑諾夫嗎！」謝明喊起來。

「就是他。鬍鬚是爲着壯觀膽的。」

「可是砲兵連呢？」

「就是這個砲兵連。貴重的野戰的三寸口徑的砲。」

「我的那門砲也在嗎？」

「在這裏。」

「啊哈，我的天啊！在世上夢想也想不到這事啊！」謝明用手掌揩着眼睛，喊着。「你有什麼話說呢？兵士從前綫回來了，可是又回到前綫了！」

「你這瓜，我勸過你，叫你留下的。你去流浪什麼呢？」

「去種地的。」

「種了嗎？」

「種了。」

「可是莊稼叫別人收了吧？」

「別人收了。」

「你瞧瞧這是什麼一回事。哦，好晒。現在我們又幹起來了。去站到自己的砲跟前吧。那小山上顯然是什麼馬匹往我們這裏下的。」沙桑諾夫趕快把軍帽戴上，勇敢的喊道：「砲兵連作戰！表尺七十。用直瞄準。照德國的榴彈砲兵連打。用榴彈！別丟臉。謝明。急發兩砲！」

謝明十肩貼着車輪——俯到自己的砲上，他的心甚至都冷起來。他在防盾上和車輪上認着和數着每一個記號，每一個痕跡，就好像母親認着和數着自己嬰兒身上的每一個小血斑似的。

謝明在一瞬間，對準了砲，把單個的砲彈裝進去，關上門，就拿起拉繩。

「發射！」

一股紅火從那跳動的大砲裏噴出去。砲兵連急發了兩砲。一砲——跟着又是一砲。謝明把眼睛緊貼到表尺上。

第一砲發出去，在德國砲兵連的緊前邊，有六棵黑樹從地下長出來，第二砲發出去，在德國砲兵連的緊前邊，有六棵黑樹從地下長出來了。

「發射！」

第三砲發出去，就在德國的砲兵連裏，有六棵黑樹長出來了。彈藥箱碎，片向上飛去了。車輪飛去了。前馬倒下去，亂彈着，糾纏到鐵索裏，砲手都逃跑了。

「好漢，謝明！再幹一下。幹完他。急發兩砲，發射！」

可是一幕跟着的一幕的游擊隊，橫截着從小山上下來的德國隊伍，就散開了，而坐在馬車上，走在最前面的，是好像主人似的裹着黑外套的支諾威，彼得洛維其隊長。

德國人第二次在這天逃亡了。但是，隊長說得真不錯，戰爭遠遠沒有完結的，這只是才開始。

德國人還常常圓月打呢，從正面打，從後方打，從右翼打，從左翼打，一直打到他們完全而且永遠的退出烏克蘭的時候。詳細的述說這個的，並不是人的事，而是歷史家的事。

我對自己的小說，可以補充的只是，支諾威·彼得洛維其的游擊隊，最初變成旅，後來變成師，在十月末，光榮的結束了德國軍隊，就完全加入到下幾紅軍的旗幟之下了。沙桑諾夫同志的砲兵連，擴充成了砲兵營，謝明被委任為那營裏的一個砲兵連的連長。他叫自己的朋友梅柯拉做電話隊長，關於女人們——關於

蘇菲亞、芙落霞和謝明的母親——那麼，他們在第二種行李隊裏，跟部隊走了好久。這自然是軍規所不許的，但是支諾威，彼得洛維其敬重謝明的勇敢，破格的這樣作了。在十九年中間，就在那第二種行李隊裏，蘇菲亞給謝明生了一個兒子。爲着紀念被國際陰謀家虐殺的第一任鄉村蘇維埃主席和謝明的第一個媒人李梅紐克同志，就把那個兒子起名叫特洛非牟。騎兵上尉克倫伯失落得無影無蹤了。但是，或者他曾在什麼地方再出現的。當沙皇的軍官們，把自己的武器，三次出賣的時候，我們的歷史是知道事件的：一次出賣給德國人，第二次出賣給勞動人民，第三次——最後一次——又賣給德國人了，不過在這兒克倫伯無論穿着什麼樣華麗農的外套，他是再騙不住人了。

結 局

175

幾乎過了一世紀的四分之一了。這期間，有好多不速之客，來到蘇聯領土上。他們有些已經到了莫斯科附近，但是他們沒有人避免了瑞典人和德國人的命運的。

在從前謝明的窮茅舍所在的那鄉村裏，出現了大而且富的集體農場，經理那集體農場的是梅阿拉。在那大而且富的集體農場裏，有一個模範的、全蘇聯著名的養豬場，而經理那著名的養豬場的是梅阿拉同志的夫人——葉芙洛西亞·費杜洛夫娜，或者說得普通些，就是芙落霞。

距村不遠的那個小森林，還在原地方。在那下邊埋着特洛非牟。李梅紐克和他的朋友水手查列夫的光榮枯骨的那棵年輕的橡樹，到現在還留在那小森林裏。他們的名字，被樹皮長得把縫合起來了，從前在橡樹上釘着水手帽子的那釘子的痕跡也沒有了。但是世人都知道他們，在詩歌裏記着他們呢。

年輕橡樹的缺綠的樹葉，在靜寂的墳墓上發着光輝。我們說——年輕的橡樹，它過去是年輕的，現在還是年輕的。因為要叫橡樹變老，需要好多年代呢，二十年的光景——對橡樹算什麼呢？而關於英雄們的光榮，永遠是不會變老的。

每年春天，當斯巴斯塔上的鐘聲一停的時候，國防人民委員長蘇聯大元帥沃洛希洛夫，就到紅場上舉行五一節大檢閱了。他騎着金光絢爛的栗毛的壯美的馬，由軍隊前面繞行一匝，向那些巍然不動的，好像由灰色花崗石砌成似的部隊致意。然後，他下了馬，把馬韁繩交給傳令士官，就登到列寧陵的左台上。在萬分的靜寂裏，他强有力的、明確的、從容的聲音，由那裏傳來了。

『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註）

於是青年戰鬥員們，都跟着他重複着誓詞；從容，明確而有力：

『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

謝明及其妻蘇菲亞，站在陵跟前的檢閱台上。他們用脚尖站着，聚精會神的望着無產階級的行列裏的青年戰鬥員，想在他們中間看出自己的兒子。爲着這，他們才特別抽了一天工夫從查波洛日來的，謝明在那裏開創了綜合鋸工廠。他雖然略微發胖了，但他的眉毛裏，仍蒼然的發着光，可是相貌很少變。他戴着皮軍帽，穿着青雨衣，因爲早上天像要下雨的，所以他穿了雨衣。可是天又放晴了，熱起來了，謝明就把雨衣釦子解開來。西服的衣衿上，露着紅旗勳章，胳膊彎上掛着去年在梭其買的黄楊木手杖。蘇菲亞打扮得如同查波洛日的經理們的一般不大年輕的妻子們一樣；她戴着小氈帽，和穿着粗布外套，鑲着好像海狗皮似的兔皮領子和袖口。她也有點發胖了，她的頭髮裏也間或蒼然的閃着光。眼圈的旁邊，起着慈祥的乾皺紋。可是驕眼睛的本身，依然是年輕的，鼓鼓的，櫻桃般的。

『啊，謝明，』她快口的低聲說：『我的確看見了。那不是他，那不是。』

在第二行左邊的第四個。實在的。你瞧！同他並排站着的還有一個，也戴着那樣

（註）『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爲蘇聯紅軍誓詞首句——譯者。

的鋼盔，也穿着那樣的上衣，不過白一點，不過是淡色頭髮的，而我們的特洛非車是栗色頭髮的。

「實在說，蘇菲亞，你真叫我奇怪。怎樣能在這樣多的戰鬥員裏看出一個人來呢？別叫我在衆人面前臉紅吧。你瞧閱兵吧，最好別開口吧。你說特洛非車在那裏呢？」

「在那裏。在第二行裏，從左邊數第四個。」

「那不是我們的特洛非車。」

「可是我告訴你，那是我們的特洛非車。」

「算吧。就讓是我們的特洛非車吧，如果你要這樣的話，」謝明繙着臉，在和氣氣餒餒。

斷斷續續的有力的聲音，在曠場上滾着：

「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

於是到處都響着這一聲。

「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明光如鏡的墓石在響着，史大林穿着用兵士的皮子做的粗外套，嚴肅而誠樸的站在陵的左台上監誓。

『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克里姆宮的宮牆在說着。

『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米寧和波仁爾斯基的銅像在響着。

『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顫動的空氣在歌詠着。

……我誓不惜自己的精力，不惜自己的生命，應着工農政府的第一聲號召，從牠的一切敵人所進行的各種危險與迫害方面，來保衛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和爲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爲社會主義的事業與各民族的友愛而鬥爭。

『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

——一九三七年九月，原作于莫斯科。

——一九三九年八月，譯完於白沙。

我 是 勞 動 人 民 的 兒 子

著 者

蘇聯。卡達耶夫

譯 者

曹 靖 華

行 行

張家口市解放大街一號
新華書局
晉察冀分店

總 經 售

張家口市解放大街一號
新華書局
晉察冀分店

分 經 售

邊區各地新華書店支店
總分銷處及各大書局

定 價

壹 元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出版

1-951000



定價壹百元